

惱火春色

汪仲賢遺稿：熱情長篇小說



萬象書屋印行

∴新 型：熱 情 小 說 第 一 輯 十 六 種 · 合 購 另 售 · 均 依 定 價 七 折 ∴

新 型 長 篇

熱 情 創 作 小 說

汪 仲 賢 著

春 惱
色 人

二册 上 下
價 實

幣 國
· 費 匯 加 酌 準 外 ·

◎ 者 版 出 ◎

【 屋 書 象 萬 海 上 】

◇ 售 經 代 總 ◇

◁ 中 路 州 福 海 上 ▷

← 店 書 央 中 →

售 有 局 大 埠 各
處 分 均 書 各 大

一 篇 長 型 新 代 現 一

庫 說 小 情 熱

◁ 種 六 十 · 輯 一 第 ▷

- 一、汪仲賢：惱人春色
- 二、金小春：小樓春暖
- 三、馮蘅：春華露濃
- 四、捉刀人：野花香
- 五、長虹孫：燕雙飛
- 六、捉刀人：天外奇峯
- 七、金小春：千里香
- 八、馮玉奇：魂斷斜陽
- 九、李阿毛：唐小姐
- 十、孫長虹：鳳還巢
- 十一、艾瓏：春水情波
- 十二、捉刀人：桑中人語
- 十三、馮玉奇：月缺花殘
- 十四、艾瓏：熱帶情花
- 十五、捉刀人：人體展覽會
- 十六、李阿毛：紅褲女郎

以上各種小說，悉出海上第一流作家手筆，故事生動，文筆流暢，適合現代青年閱讀。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回 空亭驚魅影慷慨解囊 宿舍會情仇悽其割席

却說秋塘點頭稱是。攙着佩芝。走到那人身傍去。那人的精神已漸恢復。喜得太陽光很好。還不至分寒冷。那人見了秋塘。禁不住淚下如雨。秋塘先安慰了他幾句。便問姓甚名誰。爲何要投水自盡。那人嗚咽道。我叫黃爾強。是廣東人。從前是做銀行生理的。派往漢口做事。不幸遇見了兩個姓田的女騙子。也是我自己不好。一時糊塗。中了她們的圈套。居然與女騙子結婚。把幾個血汗所積的銀錢都花在她身上。後來她又勸我舞弊。私用銀行款子。錢被她騙了去。又出首告發。將我拘押起來。使我有口難分。判我監禁了三年。我出獄以後。打聽得我的伯母也氣死了。名譽破裂。當然謀不到職業。我那姓田的妻子是上海人。我舞弊所得的錢都是被她捲去的。我在她身上還有些心不死。便湊了幾個盤費到上海去找她。希望她或者還能念着夫妻香火情。償還我幾個錢。好讓我做些小本經紀。有一天居然被我在馬路上遇見了她。我上前去招呼她。誰知她竟不認我是丈夫。自

稱是魏太太。反說我搶她的東西。又將我關在外國牢監裏。吃了三個月官司。說到這裏。那黃爾強氣喘不已。咬牙切齒的恨着。秋塘等他氣息漸平。問道。你既與她正式結過婚。當然能提出證據來的。呵。黃爾強歎道。誰娶了老婆。會預備打官司的。所有結婚證書。和拍的結婚照片。都被她收拾去了。我是剛由獄中出來。弄得家破人亡。一根草都不會留得。當時那裏還拿得出證據呢。所以我在西牢中出來。就想趕回漢口去。託照相館去尋一張照相。我們是在教會中結婚的。想去求證婚的。牧師出來做一個公正人。只是那女人已經移名改姓。即使請到牧師。她也能抵賴。最好還是照相。黃爾強好像自問自答。說話毫無次序。佩芝微歎道。此人受的刺激太深了。真是可憐。秋塘又問道。你要到漢口去的人。怎麼又會流落在南京呢。黃爾強道。到漢口是要盤費的。我身無分文。又無處告貸。只得冒險上了船。再說。在船上沒有票子。被我混過了鎮江。後來終被查票員捉住了。將我吊了幾個鐘頭。船到南京。便推我上岸。在此地我也有幾個銀行界的熟人。奔走了一天。到處都撞木鐘。實在沒有法子。只得信步走到此地。在這亭子中過了兩宿。屢次要想到下關去搭船。拚着挨幾頓吊打。總會被我混到漢口的。怎奈我已三天沒有吃東西。兩腿沉重。實在走不動路。惟有坐

在這裏等他餓死罷。豈知偏又不死。我想活在世上。無法報仇。不如待我死後。化作厲鬼去找那婦人算帳。偏偏又被你們救活。也許是我命不該絕。要我多挨幾點鐘餓再死呢。秋塘聽罷。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心想我與他正是同病相憐。大家都是上了女人的當。幸虧我脫離得早。否則只怕被生活所迫。也難免上當犯法。聽他一番申訴。秋塘驚出一身冷汗。佩芝是軟心腸人。聽得傷心不住的背人擦淚。秋塘又問道。我們現在不能看你死。最低的限度。要怎麼樣才能救你的命呢。黃爾強道。我別無希望。但求能夠報仇。與那狼心的女人同歸於盡。秋塘道。你現在死了。與她無損毫髮。大概你受的刺激太深。腦筋有些昏亂。還是我來代你出主意吧。你在南京舉目無親。不必再留罷。快到漢口去找結婚證據。預備去與女人打官司罷。黃爾強向秋塘翻了幾個白眼。就低頭不語。微微歎息。秋塘悟會他的意思。便在身旁掏了五塊錢給他道。這是給你做盤費的。你把衣服晒晒乾。先買些東西吃了就走罷。說罷又掏了幾角錢給他買東西吃。黃爾強接了錢。不禁痛哭失聲。掙扎起身。爬在地下磕了兩個頭。要想說感謝的話也說不出口。秋塘連連擺手。佩芝又塞了幾張一元鈔票。在秋塘手裏道。他到了漢口。沒有盤費回上海也是枉然。我也給他幾塊錢罷。秋塘接過來。丟在

那人面前。黃爾強擦乾了眼淚。對他們倆注視了許久。顫聲問道。先生。請你能否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是甚麼。以後我若不死。也許有圖報的機會。秋塘道。我們今天遇見你。也是有緣。決不希望你報甚麼恩。你也不必打聽我們姓名罷。黃爾強一眼不瞬的注視着他們面孔道。你們兩位慈善大家的臉。深印在我的腦中。我決不會忘記你們的。佩芝不待他說完。便拉着秋塘走開道。我不忍再看他可憐的臉。去罷。秋塘就跟着走到寫生原處。幸喜畫具依然。並未有人動過。少時游人漸多。秋塘的畫已完工。便收拾畫具。另覓清靜處去休息。回頭看那投水人已不在了。小划子已由太平門回轉。秋塘常在湖畔徘徊。船夫都有些依稀相識。見了秋塘。把一件破綿襖一揚。小舟便飛馳而去。佩芝剛才用力拉秋塘的手。使勁的時候並不覺得。此時却有些痠痛。坐在一張鐵椅上。摩挲不已。秋塘也傍着牆坐下。問她今天何以出來得這樣早。佩芝生性袒直。便把余氏兄妹與她纏擾不清的事說了出來。秋塘知道姓余的追逐得很厲害。也許將來佩芝與余守廉的婚姻會成事實。女孩子的心事不可捉摸。此時不便批評是非。只是唯唯否否的聽着。等她說完。秋塘笑着問道。密斯蕭對於剛才那尋短見的人。覺得有甚麼感想嗎。佩芝道。看他的神態。的確是很可憐的。不過我以爲

此人的話總有些言過其實。我想世界上決沒有這種狠心腸的婦人吧。秋塘道。女士與社會接觸的機會不多。須知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假裝落難。借此斂錢。在這奸詐百出的社會裏。却是難免的事。不過。佩芝忙搶着說道。夏先生。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那人的投水。日盡是假裝的。我是懷疑他所說的妻子。不致於會害他到這般田地。秋塘道。女士大概不知道社會上有幾句流行的俗語。叫做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佩芝不樂道。這是侮辱女性者造的謠言。夏先生是知識階級中人。也能深信他嗎。我以為女人的心腸。都是慈祥的居多數。縱有狠毒的。也不能像男人那樣刁鑽促狹。秋塘恨不得把自己親身所歷的故事說出來。證明他的見解不誤。只是這種污穢的事。怎能在一個初交的少女面前傾囊倒篋的吐露出來。話滾到了嘴邊。又和涎沫嚙了下去。今天若是與男人談話。非與他辯一個一明二白不可。佩芝是女性。只得讓她幾分。又見她面紅耳赤。怏怏不樂。便益發不敢多辯。當即點頭稱是道。我也是這樣想。那姓黃的自己定有不端的行爲。所以女人才會用毒手對付他。佩芝這才點頭道。對了。一定是他先惹毒了女人。並且那女人的行爲也不致於像他說的那樣壞法。秋塘笑道。你對此人既有懷

疑。何以又肯賙濟他的錢呢。佩芝也笑道。這是我當時被他的可憐樣子所感動。也無暇計及此人的心跡如何了。佩芝忽站起來一摸身邊衣袋。大叫道。我只顧了賙濟別人。把袋裏的錢都掏空了。連回去的車錢都不剩。秋塘大笑道。你不但是解囊相助。簡直是傾囊了。佩芝道。我倒並不肉痛六七塊錢。要我走十幾里路回學堂去。未免太難爲我的兩條腿咧。秋塘道。這倒不必担心。我身上還留着三四塊錢。足夠飽嚼一頓。再僱車送你回去。佩芝笑道。現在我也落難。要求你賙濟了。吃飯可以不必。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余家兄妹定然出去游玩。我想回學校去吃飯。但請你借四角小洋車錢給我。就夠了。秋塘見她執意要去。未便堅留。當即將身傍剩餘的錢。盡數掏出來。攤在掌心中。佩芝只檢了兩個雙毫。挾了兩冊書。興匆匆的告辭去了。下星期日。佩芝特地來尋秋塘。還他四角車錢。從此以後。他們的交誼更形親密。秋塘是曾經滄海的人。對於蕭佩芝雖是十分愛慕。然而不敢稍存非份之想。因爲他已經上過陶留春的當了。處處防備週密。連笑話都不敢說。見了面只是不即不離的應付着。佩芝却因此格外與他親熱。只因她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好女子。最恨人家與她談愛情。但她在南京認識的男同學也不少。見過幾次面之後。就會與她談許多肉麻話出來。嚇

得她不敢與男人會面。惟有這位夏春圃先生，却始終如一，都保持着朋友的態度。沒有在她面前吐露過半句混帳話。至於女同學，與她們親近了幾次，也會灣灣曲曲的介紹不相干的男朋友給她認識。而認識她的目的，都是不懷好意的。余守貞就是一個榜樣。因此夏春圃便成了佩芝在南京最親近的朋友。星期日不看見，就會想念着他。次晨就要寫信去問候了。佩芝這種舉動，縱然心地十分坦白，却引起了旁觀人的注意。尤其關心的是余守廉。此君到南京來求學，可說全爲了追逐蕭佩芝。費了許多心思，愛情毫無進展。後因守貞探聽得佩芝新結識了大學教授夏春圃，便把一口毒氣全噴在秋塘身上。只是奈何他不得。守廉與妹子商量，幾欲去與秋塘爲難，還是守貞阻止哥哥。不許他有越軌的舉動。對他說道：「你要娶蕭家女兒，還是回去與父親商量。挽媒人去向蕭吟笙求婚。吟笙是寒儒，聽說我家有錢，未有不答應的。上次去求婚，聽說是華伯禮反對。我想姓華的與蕭家並無大瓜葛。不過他供給佩芝的學費罷了。我家還希罕這幾個錢嗎？定婚以後，她的學費可由我們供給。就是以前華老頭兒在他身上所費的錢，都由我家算還他。也無不可。去年我爹爹就爲客借這一千多塊錢，所以婚事沒有談成。此次暑假回去，由我去與祖母商量，大約沒有問

題守廉道暑假回鄉再談。只怕遠水救不得近火咧。近來阿芝的態度大變。每星期日去與那個姓夏的會面。打得火一般熱。見了你我反而十分疏遠。我恐等不到暑假。阿芝這孩子。就要壞在此人手中了。守貞道。這倒我可以保險的。阿芝完全是小孩子脾氣。她還不懂得甚麼叫做戀愛。她所以怕見你的原因。就是爲你常要與她談愛情。我勸你以後見了她。自己應該放尊重些。免得她見了你害怕。守廉道。我看那姓夏的。也未必是好人。見了阿芝這樣美色。未必就會不動心。阿芝常與他親近。正似黃鼠狼逗留在鷄棚上。豈有不想染指之理。好妹子。你總要想法子監視着她才好。守貞道。你不要多疑。那姓夏的既爲大學教授。年紀一定很大。阿芝讀書很用功。也許是爲了研究學問。才與他親近。男女同在一起。何以見得就會有不正當的行爲呢。守廉道。那姓夏的我已見過幾面。面孔很熟。好像是從前在那裏見過似的。他只有二十多歲。長得非常漂亮。衣裳雖很樸素。却十分整潔。一臉不正經的樣子。實屬學界的敗類。我恐阿芝定要上他的當。守貞見他亂抓頭皮。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氣。只得答應他以後決定代爲監視着佩芝的行動。只是勸他切不可再在佩芝面前露出輕薄的行爲。以免鬧僵之後。要障礙婚事的進行。守廉心裏依然憤憤不平。時欲藉故去向秋

塘尋覓。守貞恐怕鬧出事來。竭力阻止。秋塘睡在鼓裏。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情敵。與佩芝的感情日深一日。雙方相處日久。雖然沒有談到愛字。佩芝的一點芳心。却早已傾向在他身上了。他們見面無話不談。佩芝曾有一次說到她的家事。秋塘聽得。不免吃了一驚。知道佩芝就是蕭吟笙的女兒。她的求學費用都是華伯禮供給的。上次伯禮逼着秋塘娶吟笙的次女爲妻。原來就是這位蕭佩芝女士。秋塘心中十分後悔。却又十分慚愧。總無勇氣把真姓名表白出來。在佩芝中間接探得父親又新得了一種氣喘病。每逢病發。甚是痛苦。這不問可知。又是爲秋塘氣出來的。聽了更覺不安。佩芝又提到華老先生的兒子。說他是一個下流的浪蕩子。已被華老先生驅逐出去了。把秋塘批評得竟是一個無賴的流氓。秋塘被她當面辱罵。實在有些置身無地。但也無從分辯。心裏却萬分難過。佩芝若知道夏春圃就是華秋塘。當然逃避都來不及。還敢與他如此親熱嗎。秋塘原也很愛佩芝。留春既與他脫離關係。他很想續娶佩芝。現在知道佩芝的家世。便不得不把此意打銷。因爲他不願意欺騙佩芝。將來終有一天要被他知道。華秋塘的真姓名。豈不使她大大的失望嗎。所以秋塘以後便益發自重。只拿佩芝當作學生看待。不敢與她談半句私話。佩芝却似小鳥依人。

臨別之時總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這一天的話談得特別長久些。佩芝回校已經很遲。被余守廉知道。心裏更酸得難過。他忍無可忍。也不與守貞商量。當夜就趕到秋塘的學校裏。原來秋塘賺的薪水要撥還舊欠。爲節省起見。就住在學校宿舍裏。他晚上正在看學生的課卷。忽然遞了一張余守廉的名片進來。這名字是常聽得佩芝提起的。知道此來定與佩芝有關。使命請進來相見。守廉蹣的一脚踏進房間。怒容滿面。好像來尋事似的。秋塘一面命他請坐。揮校役出去。把門關上。問他到此有何見教。守廉劈口就問道。先生你愛蕭佩芝嗎。秋塘笑道。像蕭女士這樣的好女子。當然是愛的。不但我愛她。凡是認識她的人。無不愛她。守廉圓睜怪目。恨不得一口將秋塘生吞下肚。氣洶洶的說道。你既愛她。就不能欺騙她。秋塘心裏突的一跳。以爲自己的祕密被他探聽到了。但仍鎮靜的問道。余先生。何以見得我欺騙蕭女士呢。余守廉呆了半晌道。老實告訴你吧。我是極愛蕭佩芝的。蕭佩芝也很愛我。我們又是同鄉。一向是很好的感情。但是自從她認識了你之後。她就不很愛我了。一定是你引誘她。教唆她不愛我的。她雖不愛我。我還是很愛她的。她即使不嫁我。我還是很愛她。秋塘笑道。她愛你不愛你。這是她的自由。與我無涉。你愛她不愛她。更與我沒有相干了。何必

來告訴給我聽呢。她不是三歲小孩子。如果她真心愛你。決不是別人所能教唆的。至於引誘二字。你下得太重了。與我的人格有關。請你鄭重發言。守廉道。我並不是干涉你。不許你愛佩芝。因爲佩芝是我心愛的人。我在她身上。下過幾年苦功。她剛要想愛我的時候。忽而半路上殺出你這程咬金來。生生的從我手裏將她奪去。你如果真心愛她的。我也很歡喜。只是你要始終如一的愛她。我也很高興見她終身有靠。萬一你是家裏有妻子的人。或者雖未娶妻。僅把她當作玩藝看待。使她將來在你身上大大的失望。那是老實不客氣。我爲了我的愛人受了你的侮辱。我少不得要替她出頭。即使你上天入地。我也要尋來與你拚命的。夏先生。你與我放仔細些。說罷用拳頭在掉子上。一碰。秋塘不禁大笑道。余先生。你可誤會了。我愛蕭女士。是愛她的學問人品。與你的愛她不同。我是以教師的資格與她研究學問。並不存有絲毫邪念。不瞞你說。我是一個情場失意人。尤其是對於蕭女士。我更不敢存一絲妄想。請你但放寬心。守廉今晚是預備來決鬥的。他想與秋塘爭鬧起來。被學校當局知道。使他不能再在學界立足。最多守廉自己也陪他革除學籍。好在自己並不一定要在南京求學。現在想不到秋塘肯如此謙讓。真是出於意料之外。連忙站起來陪笑道。夏先生

的話是真的嗎。秋塘笑道。我若要娶蕭女士。爲甚麼定要瞞你呢。守廉連連作揖道。我知道夏先生是誠實君子。決不會扯謊。剛才多多冒犯。請恕我冒昧魯莽。不過學生還有一件非份的要求。務請先生幫忙成全。秋塘見他前倨後恭。未免暗地有些好笑。便問他甚麼事。守廉道。你……先生既不想娶蕭女士。她對你的感情却甚好。你說的話。她一定肯聽的。可否請你代我們做個介紹人。成全我們一對美滿姻緣。秋塘莊容道。這件事請你恕我無法效勞。我同蕭女士根本就談不到她的婚姻問題。你不是說蕭女士也很愛你嗎。何不與她當面談判呢。守廉眉頭一蹙道。不瞞先生說。我已經與她談過幾次了。她見了我就掩耳逃走。實教我無從下手。秋塘笑道。她是愛你的人。尚且如此。我與他無愛可言。更談不到此了。這個介紹人你去請別人罷。守廉道。先生。你不肯與我做介紹人。就是沒有誠意實踐你方才所說的話。秋塘便有些生氣道。你怎能強迫我代你做媒人呢。告訴你罷。我在蕭女士面前。成事雖不足。敗事却有餘。你若過份使我難堪。我就有力量勸她不要嫁你。守廉惶恐遜謝道。先生你不要生氣。你既不願作冰人。學生也不敢勉強。只是萬一你不愛她。她倒真個愛起你來。那時你也能拒絕她嗎。秋塘道。說了半天。你還是不放心我。可惜我不能寫字據給你。

反正我不會失信於你。以後除了她來會我。我無法拒絕以外。我自己總不去找她。守廉又囁嚅道。可否請先生好人做到底。以後她來見你。也請你藉故推却她罷。秋塘怒道。你怎麼得步進步起來。連我與蕭女士交朋友都要限制嗎。我此地功課極忙。時間很是寶貴。恕我不能陪你多談天。請便罷。守廉討了一場無趣。只得起身告辭。秋塘此時心裏猶如車輪般旋轉。問他的良心原不願捨棄佩芝。怎奈她就是被自己拒絕過的人。如與她結合。將來瞞不過老父。自己是已經結過婚的人了。怎能與她重婚呢。況且現在又有人在追逐她。事實上萬不能與她親近。不如寫一封婉轉些的信去告訴她。請她以後與我疏遠些罷。秋塘主意打定。先把卷子看完畢。然後執筆凝思。想了多時。不著一字。不知何從措辭。這封信竟不能寫成功。到了休假日。預料佩芝又要來看他。只得絕早起身。遠而避之。她寫信來詰問。也置之不復。用這消極抵制的方法。使佩芝心裏明白。秋塘近來稍覺舒泰。爲了佩芝。精神又增許多痛苦。尤其是到了休息日。獨自到荒山僻境中去隱藏著。踽踽涼涼。心地十分悽慘。這隱避的方法。雖然有效。但是腦海裏却無一時一刻不縈繞着佩芝的倩影。兩星期後。秋塘很無聊地翻閱上海當日報紙。突然看見一條報喪的廣告。原來他父親華伯禮已經壽終。

正寢了。父子終關天性。心裏萬分哀痛。知道父親死後。家中並無親屬。少不得要回去服孝。料理一切喪事。他匆匆的去告假。正在收拾行李。並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報告王道一。忽又接到一封電報。乃是韋克剛以律師名義拍來的。爲承繼遺產問題。要他趕緊到南通州去。秋塘當日就奔下關。搭下水船到南通。同時蕭佩芝女士也接到華伯禮的噩耗。她也像死了父母一樣傷心。立刻動身回鄉。却因遲到一步。待第二天始搭到下水船。與秋塘先後到達南通。要知他們在家鄉見了面。秋塘用什麼態度對付佩芝。且聽下回分解。

請看：文藝每日刊

金鋼鑽報

每月六角 全年 元

◎館址 上海牯嶺路北河路人安里三十三號

有名家撰述的各種小品

有名家撰述的長篇小說

有消息靈通的時事新聞

有醫家撰述的醫藥論文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一回 垂暮念親兒愁來斫地 耗音傳老父恨抱終天

却說華伯禮一時氣憤。將兒子秋塘驅逐出去。自己遷移到南通鄉間去住着。一個孤老頭兒。住在冷僻之區。只有幾個僕人伴着他。舉目無親。實屬淒涼。雖有蕭吟笙常來陪他吟詩作賦。他也覺得心緒不甯。幾個月後。性情變得十分暴戾。動不動就把僕人來出氣。將合家人狗血噴頭的罵一個滿堂紅。他心裏甚是後悔。很想教一個人出來圓轉。仍把兒子叫了回來。只是這一句話不好意思說出口。別人也猜不出他的心事。以爲他仍舊懷恨着秋塘。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秋塘的名字。後來他憂鬱成病。得了個氣喘症。病發時就十分厲害。他已知道病將不起。便把蕭吟笙喚來。將想念兒子的話告訴出來。要他做個圓轉人。設法去把秋塘找回來。並對吟笙說。兒子並無別的壞處。只是脾氣倔強些。所有別人說他如何如何不好。都是過甚其詞。只要他回來在我面前賠一個禮。做些面子給人看看就完了。他的婚姻問題我也不干涉咧。吟笙奉命維謹。但是要他去尋秋塘。却是

一個難題。他只有寫信去轉托韋浩東。浩東也無法尋訪。又去轉託他的兒子克剛。克剛新得律師開業執照。近來正鬧得天昏地黑。尋着了秋塘。雖可以靠他身上撈一筆錢。但恐消息傳入陶留春耳中。與自己有些不便。克剛在父親面前胡亂答應。却沒有通信給秋塘。過了幾天也就忘記了。後來得到伯禮的電報。這才拉了父親同到南通。其時伯禮已喘得不能開口說話。只有蕭吟笙和老僕劉升在傍邊。伯禮拿出一張親筆的遺囑。將所有的遺產。除捐助一部份給地方慈善事業以外。其餘完全交給秋塘承繼。遺囑上已有蕭吟笙簽名作證。並載明秋塘沒有歸家以前。遺產盡歸蕭吟笙保管。韋克剛乃以律師資格證明。伯禮將全文仔細看過。又過了一天。始行斷氣。韋克剛趕回上海發喪事廣告。這才打電報給秋塘。等秋塘趕回南通。伯禮剛要入殮。秋塘呼天搶地的痛哭了一場。由蕭吟笙與老家人將他勸住。然後蓋棺成服。蕭吟笙便將伯禮臨終的病狀。與一向思念秋塘。屢次教人去尋訪秋塘沒有下落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秋塘聽罷更是傷心。深悔自己不該與父親賭氣。即使出去。也應時常寫信回來報告自己的行蹤。若能常常安慰老父。恐怕他不會就憂鬱而死。秋塘痛定思痛。百死莫贖。望着伯禮遺像。不由自主的雙膝跪下伏地大哭。蕭吟笙勸解道。

人死不能復生。你既不能承歡於生前。但能盡孝於死後。也可以略盡人子之責。請不必過份悲傷。經營喪葬之事要緊。秋塘平日本不相信神鬼。此時也會命人召集了許多和尚道士來。追薦他的老父。他換了孝服。在靈柩傍邊伴宿。不忍離開一步。所有家事全託蕭吟笙與老僕管理。第二日。靈前正有許多和尚在誦經。忽然來有一個女客。伏在靈台上放聲大哭。蕭吟笙也陪着她流淚。秋塘匍伏在靈幃後還禮。心想我家在通州並無至親。這位女客哭得如此傷心。定與父親有特別關係。他爲好奇起見。掀開一些孝幃。望外偷看她一眼。不禁面部漲得通紅。原來那女客不是別人。就是在南京常常見面的蕭佩芝女士。秋塘連忙將孝幃拉攏。心裏却不知怎樣是好。按理今天她是客人。我是主人。平素又是談得很投機的朋友。應該出去招待。並向她道一個歉。怎奈她只知道我姓夏。她到華家來弔孝。跑出一個姓夏的孝子來。豈不要累她吃一驚嚇。這是甚麼時候。當然不能細細的去向她解說明白。只得躲在孝幃裏不見她。但是事到如今。還不將真相與她說明。又好像欺騙她似的。覺得不甚妥當。秋塘心裏打着算盤。伸伸縮縮了好幾次。他正要硬了頭皮出去對她表示歉意。只聽佩芝已被她的父親勸了出去。他也只得罷休。從此以後。秋塘却懷着鬼胎似的。終像

做了一件虧心事。不敢再見蕭佩芝。好在他是守制。可以躲在家中。不見人面。蕭佩芝因華伯禮死後。學費無人接濟。無法繼續求學。現在離假期尚有兩月。依蕭吟笙夫婦之主張。教女兒不必再去南京。就此輟學罷。佩芝却捨不得此兩個月功課。並且書籍衣箱都在學堂中。即使中途退學。還能取回一張修業文憑。所以佩芝在家裏住了幾天。仍回南京去了。與秋塘並未會面。南通在華家附近的鄰家。總以為秋塘是一個浪蕩子。致被伯禮驅逐出外。大家都有些瞧他不起。現在見了秋塘的行爲。才知道他並不像伯禮說的那樣壞。漸漸的都與他親近起來。秋塘遵老父遺囑。將一部份財產捐充地方善舉。又拿了幾百塊錢出來。散給鄉下貧民。附近村人都有沾潤。秋塘的聲名。傳誦人口。便個個都說他是好人了。但等辦完喪事。秋塘到親友人家去一一踵謝。蕭吟笙家裏少不得也要去走一遭。幸喜他打聽得佩芝已到南京去了。一重難關暫時可以免過。他便放心大膽到蕭家去。吟笙夫婦當然把他當作貴客看待。先安排着四個碟子乾果。請他茶宴。秋塘反覺得不安起來。隨便坐了一刻。站起身來。四處觀望。但見吟笙裏地方不大。收拾得甚是整潔。三開間平房。共分兩進。第一進是一明兩暗。中間是客堂。東廂書房。書畫琴棋。排列整齊。靠窗設一張書案。這是吟

笙讀書的地方。西廂是起居室。臥室都設在第二進。後進還有兩個耳房。此地的宅基。共有三畝多。地。房屋僅佔一小部份。前後皆有餘地。門前也種植些花木。雜堆幾塊太湖山石。一條小徑。曲折有緻。頗具邱壑。庭前兩株高大梧桐。屋後繞着修竹。很像一座遮陰的屏風。竹園外更有餘地。都種着自食的蔬菜。如此佈置。足見主人不俗。秋塘參觀了一遍。嘖嘖稱贊道。老伯住在此地。舒服極了。享慣了林泉之樂。無怪不願度都市生活咧。吟笙歎道。我們住在鄉下。與伯禮先生的情形不同。他是在此娛老享清福。我們是被都市中淘汰出來的無用份子。只得躲在鄉下偷生。誰願意在鄉村中度此清苦生活呢。世兄偶而在此住幾天。果然覺得清鮮。如果日子住久了。就會厭煩的。休說你們年輕人。就是伯禮先生住在鄉間。若不是我常常去陪他吟詩聯句。恐怕他也不肯久住呵。秋塘起身稱謝道。老伯一番苦心。伴着先君。這在先君的日記中。寫得很多。使我讀了非常慚愧。你是一位很忙的人。爲了我家的事情。耗去你許多工夫。不但小姪感激。就是先君在地下也當感謝的。吟笙道。這就說不到了。我在鄉間。倚靠幾畝薄田。每年不夠養活全家。全仗伯禮先生常常賙濟。始免凍餒。他真是我家的大恩人。今生若是無法圖報。惟有待之來世再報答他老人家罷。言時不勝唏噓。秋

塘道。老伯請放寬心。以後如有緩急。儘管吩咐。小姪理應承繼先人的遺志。儘力幫助老伯。吟笙連忙起身作了個長揖道。這就感恩不盡了。老賢姪。我倒不想再沾光你家了。但求以前所欠的款子。暫時寬限時期。等兩個小女出閣之後。再行設法歸償吧。秋塘詫異道。老伯何出此言。誰向你要債。呵。吟笙道。伯禮先生去世以後。上海來了一位大律師的信。說是要清理遺產。是奉世兄的命令而來。凡是伯禮先生生前放出的款子。限在三個月要一律收回。秋塘大驚道。我並不會託甚麼律師要債。連律師的面都沒有見過。吟笙道。若是別人。我還不相信。只因那律師是伯禮先生的老友。韋浩東的兒子。他一向與你很接近。伯禮先生病了幾天。自知不起。很想念世兄。苦於無處訪問。這才打電報到上海去將韋家父子請來。等他們來後。看見伯禮先生將遺產交我保管。他們就有些不樂意的樣子。那韋克剛便把賬簿拿去清查。過了幾時。就寫了一封雙掛號信來。說是你教他來向我討帳的。限我在一個月內要將所欠的幾千塊錢一律還清。這教我賣女兒也來不及呵。秋塘恨道。韋克剛這東西太荒謬了。老伯。你不必去睬他。我決不會向你要債的。況且你根本並沒有欠我家的錢。以後分孀的學費。依舊由我家繼續擔任。吟笙連連作揖道。這倒不必。小女年紀也大了。

我也不希望她做什麼女博士。以前是伯禮先生一番好意。我們不敢違背。實在我們也不放心把女孩子放到遠處去求學。所以從下學期。決計不教她出門去了。明年我想把兩個小女親事談妥。就算完了做父母的責任咧。秋塘呆呆的問道。兩位小姐都有人家在提親事嗎。吟笙道。大小女阿芳的婚事到容易解決。就是阿芝。提親事的人家有許多起。就說前村的余家。差不多年年來提起一兩回。依我們老夫婦的意思。像我們這種門第。配了余家。女婿還答應養我們二老。也就足夠滿意了。怎奈阿芝本人常表示不願做余家的媳婦。對於那個小夥子更沒有好批評。不過女孩子家的脾氣是捉摸不定的。那小夥子也在南京讀書。同阿芝見面的機會很多。也許今年放假回來。他們倆的感情變成十分融洽也說不定的。秋塘呆了半晌問道。若是阿芝與余家的感情仍舊不融洽。便怎麼辦呢。吟笙歎道。女孩子家如當真不懂事。惟有苦苦的相勸她。她一向很孝順的。終不忍心看我們老夫婦受凍餓而坐視不救。秋塘憤然問道。老伯。你們從前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吟笙歎道。少爺。你不知道。現在鄉下的情形。到處農村破產。沒有收成。捐稅加得奇重。種幾畝薄田。弄不好還要虧本。一年的辛苦白費。田地等於廢物。送人都不。長此以往。怎能支持下去呢。秋塘道。我

若有餘力。定來幫助老伯。請你不要去壓迫阿芝小姐吧。吟笙道。救急容易救窮難。你雖然慷慨。我們却受之不安。小女性情高傲。更不願受人家非份的濟助。何況你未必能長住在鄉間。少夫人的心意如何。我們又無從得知。倒不如靠女壻養活。落得名正言順。秋塘瞠目問道。你說的少夫人是指誰。吟笙笑道。當然是你與她自由結婚的少奶奶呵。秋塘聽得人家提起留春。好像觸着電流。頓時面色灰白。目定口呆。爲了她弄得父子失歡。半生名譽全喪。失在她手裏。現在好容易與她斷絕往來。如釋重負。而外人不察。還以爲他與蕩婦結合在一起。要想對人解釋。又不知怎樣措辭。是好。只急得他汗流浹背。手足失措。秋塘正在爲難之際。恰巧家裏的小使小福奔來請他回去。說是韋大律師由上海趕來。請少爺速即回去。秋塘如逢大赦。就能借此脫身。對吟笙作揖道。我去囑咐律師。不准他向你家多嚙嚙。我的家事。以後空閒些。再與你細談罷。說着跟了小福就走。吟笙跟着送出大門。秋塘走到門口。正遇見一個布衣穿得很整潔的女子。挽了一籃野菜。站在門口對秋塘笑嘻嘻的望着。秋塘以爲是佩芝。不禁面孔漲得通紅。吟笙連忙介紹道。這是大小女阿芳。秋塘這才定心。原來佩芳與佩芝是同胞姊妹。面貌原有幾分相像。他幾乎誤認了。佩芳不善交際。見了生人。

就愛躲避。吟笙逼着她過來與秋塘灣了一灣腰。不敢抬頭仰視。面孔一直紅過了耳根。秋塘還禮不迭。與吟笙告辭。回到家裏。走進客室。見韋克剛將整個身體埋在一張沙發裏。滿面雪花粉。滿頭司丹康。正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他身上的西裝雖比從前漂亮了許多。但是他的面部却越發消瘦了。鈎股形的鼻尖。成了一個銳角。上嘴唇還留了一撮小髭。可惜短了一些。否則倒像漫畫上的王先生。形狀甚是滑稽。他精神萎頓。好像沒有睡醒似的。鼻尖上積留着一滴清水鼻涕。明晃晃亮晶晶地好似一顆精圓的珍珠。他見秋塘進來。懶洋洋地抬了一抬屁股。伸長了手臂。等秋塘走過去。湊着他握手。開口就向秋塘道賀道。老哥。恭喜恭喜。秋塘不悅道。你何出此言。我父親去世。身遭大故。悲傷都來不及。請問何喜之有。克剛笑道。你在我面上可不要裝假惺惺罷。你的老子不死。那裏有這許多財產到手。現在你是發財的大富翁了。我怎得不同你道喜。秋塘怒道。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後請你少說混賬話。克剛還是嘻皮笑臉的說道。不說就不說。有了錢的人當然會有脾氣的。誰教我擔任管理你家的財產的呢。現在你是我的東家。我要靠你身上賺錢的。人人可以作對。決無與館東作對之理。你要我往東。我就不敢到西。你不准我開口。我就不敢放

屁。秋塘極不願聽他的廢話。厲色問道。你今天來有什麼事。請談正經罷。韋克剛態度自若的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照規矩呢。應該當事人到我們事務所中來接洽的。因為這是一件大生意。並且你們家裏的財產還沒有登記。非我親自來清查不可。還有你父親的一切契據。存在上海銀行的保管庫裏。要你把印鑑交出來。等我去取出來。一一登記。以後才能依法經營。事關重要。故不得不破例移樽就教。秋塘道。我家既不是公司商店。又沒有宣告破產。用不着你清理財產。以後更不必費你心經管了。韋克剛聽說。突然直豎起來。瞪着眼珠說道。這是你家的老頭子。財產主有人委託本律師管理的。依法你已經被華姓驅逐出族。你早已改姓了夏。本無資格承受華姓的財產。是我念你流浪在外。十分可憐。才把你收留回家。你反以怨報德。不讓我做生意。我非與你法律解決不可。秋塘道。法律不是你個人的私有物。我並不會違背法律。不知道你要與我解決些甚麼。韋克剛見他並不屈服。便又軟了下來道。我們是自己弟兄。你好意同我翻臉嗎。我為你清理財產。並不想侵佔你絲毫利益。只因華老伯生前太埋呼。別人欠他的錢。無法收回來。你呢。也不好意去向人家要。由律師出面。比較容易收些。據我們父子所知道的欠款。為數已極可觀。這是保全你的法益。你

不要誤會我的好意。秋塘道：我父親的脾氣，我很知道。他借錢給人家，無交情的人不借。既借了給人，總是有交情的。他就永遠不希望人還給他。如果要認真的算帳，那就是你父親欠的錢最多。第一個應當向你的父親要錢。韋克剛道：親兄弟明算帳。只要提得出證據。由我去向老頭子要回來。秋塘道：所有的借款，我願意全部放棄。不必去要吧。我父親一輩子慷慨好施，死後我不忍去牽他的頭皮。所有你拿去的什麼證據，請你交還給我。當面消燬。免貽後患。韋克剛面望着窗外長歎道：怪不得華老伯說他荒唐。竟拿祖宗的遺產這樣的送掉。秋塘道：請你把我家的文件一齊交出來吧。以後處理財產，我自有的權衡。不必你費心代謀。韋克剛把臉一沉道：這可沒有這樣容易。我受了華伯禮的委任。你沒有權力撤消委任狀。秋塘道：你不交也不要緊。只怕我登報撤消你的委任。與你的面子上不大好看罷。韋克剛打了一個哈欠，忽又軟求道：我們究竟是自己弟兄。我決不是想靠此賺錢。這是面子關係。因為你家是有聲望的人家。做了你家的法律顧問，就能提高我律師的地位。業務上沾光不少。請你幫幫我的忙罷。不知秋塘如何答覆。且待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二回 俗客觸前塵難消憤火 故鄉逢舊侶滿佈疑雲

且說秋塘彼韋克剛軟騙硬嚇。心中頗爲不悅。隨卽答道。我家無事涉訟。用不着法律顧問。你如不把借據帳簿交出。我也不要了。只要登報聲明。一律作廢。你不見得更能借此空詐。秋塘說罷。掉頭就走。給克剛一個不得下場。原來克剛累次作弄秋塘。秋塘究竟不是傻子。事後豈有不明白之理。秋塘當初與留春結合。也是克剛一力擔承。後來發現留春有不端行爲。克剛更是形跡可疑。秋塘認定他不是好人。決計親近不得。現在見秋塘得了遺產。他更想借此舞弊。到處招搖。就是向蕭吟笙討債一事。已引起秋塘大不滿意。所以毅然決然與他斷絕往來。韋克剛討了一場沒趣。心裏十分懷恨。只恨自己失算。沒有從蕭吟笙手中將遺囑騙了下來。受華伯禮的委任。也因病在危急。當場未簽過聘任書給他。所取到的只是歷年的流水帳簿和幾張借據。如果當事人肯出頭。他去是毫無用處。所以他暫時無法可施。只得快快的回去。另轉念頭。此地秋塘見韋克剛去後。便去

通知蕭吟笙。教他不必發愁。以後不再有人來向他討債了。吟笙當然十分感謝。以前鄉下人都當秋塘是一個甘習下流的浪子。秋塘在此住了一兩個月以後。看他行爲甚是端正。一時謠言盡息。疑慮都消。覺得華家的小主人比老頭兒更漂亮。大家都樂與交遊。光陰迅速。轉眼又到了暑假期間。蕭吟笙合家知道佩芝將要歸來。佩芳母女已將她的臥室收拾整潔。此次阿芝歸來。吟笙即將爲其決定婚事。因爲余家已屢次派人來求親。吟笙會命老妻探過阿芝的口氣。阿芝絕對表示不願嫁給余家。把守廉批評得半文不值。吟笙夫婦也就不敢十分勉強。待華伯禮死後。蕭家失却靠山。以後將發生經濟恐慌。復因韋克剛寫信來向他逼債。他一時情急。無路可走。便反而挽媒人去向余家說項。附帶的條件。就是要求余家償還佩芝所欠華家的學費。余氏家長嫌得所費太多。須等守廉回鄉商量之後再行定奪。後來秋塘答應吟笙不再索舊欠。吟笙心裏雖然一寬。但是女兒遲早終是要嫁人的。遣嫁遠去既不捨得。嫁在本鄉。除了余家確無更適宜的人家了。女兒心裏不願。吟笙想把家裏的困難情形。開誠佈公的對她開導一番。女兒知書識禮。斷無不肯救父母困苦之理。合家的幸福都繫在佩芝一人身上。所以此次佩芝回來。家裏好像開什麼歡迎會似的。謹候

着這位小姐。吟笙接到了佩芝報告歸期之信。親自到天生港碼頭上去迎候。下水輪船到通州。都在黎明時候。吟笙落了棧房。等輪船將到。先僱了一輛馬車候着。天色微白。船已到港。吟笙站在江邊。遠遠望見一條大划船上載着許多旅客。隱約看見有幾個女學生在船上。吟笙便高聲喊着阿芝。待船駛近。天亦大明。佩芝也看見老父。手持白巾向空揮颺。划船抵岸。吟笙招呼了阿芝。又在人叢中亂找道。余家兄妹怎麼不與你作伴回來。佩芝道。爸爸。你到這時候還不知道我不願意與他們結伴嗎。吟笙暗暗的歎了一口氣。便知道女兒與余家兒子的感情並無進步。口中雖不明言。心裏却很不快。當時幫同佩芝將幾件行李運上馬車。馬夫策的一鞭。那頭老馬便一顛一簸的踱起來了。佩芝很高興的說道。我此次大考甚是得意。成績比以前都佳。學校當局知道我中途退學。甚爲惋惜。幾個談得投機的同學。更與我依依惜別。只有一個學期就能畢業。大家都說我半途而廢。太覺可惜。但是我以爲我的志願。不想當甚麼大學教授。但能賺錢養活父母。於願已足。早一天脫離學校。就是早一天能謀職業。早一天能解決我家的生活問題。倒並不覺得可惜。我已經託人介紹。下學期定能在教育界謀得一個位置。吟笙道。你現在倒不必急急想賺錢顧家。欠華家的錢暫

時也不必歸還。我所希望解決的。是比此還要重大的問題。佩芝道。欠了人家的錢。應當要還。我們爲甚麼要去求人家的哀憐。只怪華老先生早死了一年。她說到這裏。眼圈禁不住一紅。吟笙道。小華先生人家都說他荒唐下流。其實都是謠言。他對於我們。却同老華先生一樣厚道。佩芝納罕道。你寫信給我。不是說他請了律師向你索債嗎。吟笙道。那是韋浩東的兒子冒了他的名做的事。他同我解釋明白。非但不問我要債。還肯繼續擔任你的學費。我也不想再去多破費人家的錢。所以沒有通知你。這位小華先生到了我家幾次。對於你的學業甚是關心。你到了家裏應該去謝謝他。佩芝道。你不能見識太小。不要以爲肯花錢的就是好人。余家那小子。花錢也很慷慨。你知道他安的是甚麼心眼。吟笙見女兒提到余家就沒有好臉色。便低頭不語。暗暗的歎息。父女兩個沉默有頃。吟笙恐把余家的親事說僵。不敢再提。只是絮絮的談着華秋塘的待人仁厚。佩芝笑道。爸爸不是我笑話你。你們住在鄉下的人。究竟見識太淺。看見了稍微能說幾句漂亮話的人。就當作天神一般敬奉他。從前我也是如此的。往往容易相信人家是好人。現在我却不輕相信人了。非經過長時間的試驗。決不敢信他們是心口如一的。吟笙笑道。你的眼界未免太高了。在你眼光中看來。只

怕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好人。佩芝也笑道：世界上怎麼沒有好人呢？你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呵！就是因爲太好過了份，便容易上人家的當。吟笙道：我也很知道，好人就是無用的別名。個個人都像我這樣不中用。中國早已亡了。佩芝大笑道：你太會多心了。我說的好人，不一定指無用的人而言。我以爲凡是誠實無欺的人，終不致於壞到那裏去。精明強幹，與有大學問的，照樣也有好壞之別。吟笙道：照你的眼光中看出來，誰是好人呢？不要把我算在內。佩芝道：我上次寫信告訴你的那個姓夏的教授，此人就不壞。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誠懇的人。吟笙笑道：小華先生同你沒有見過。面你何能肯定他不是好人呢？佩芝道：未觀其人，先聞其行。他若是品行端方，何至於被老華先生驅逐出去呢？知子莫如父。其爲人也可想而知。吟笙的口才原甚拙鈍，被女兒駁得頓口無言。雙目對她瞪着。佩芝恐老父不快，便自己轉灣道：爸爸，我們究竟受過人家的恩惠，現在又無力償還人家。他又肯繼續擔任我的學費，不管是真是假，都該登門道謝。不知小華先生還在鄉下嗎？吟笙道：他一向在家守制，從未離開鄉下一步。佩芝道：他的太太也在鄉下陪他嗎？吟笙道：他到鄉下，並不見有女人同來。佩芝道：這可奇了。哦！只因老華先生不承認這個媳婦，所以那少奶奶也不願來替

公公服孝。大概小華先生是怕老婆的。吟笙道。我也曾問起過小華先生。他好像不願別人提起這位少奶奶似的。不知甚麼緣故。佩芝也就一笑置之。其時馬車已抵村口。遙見蕭太太與佩芳都站在樹陰下迎候。佩芳高聲歡呼妹妹。佩芝在車箱裏站起身來揮巾招呼。須臾下車。佩芝奔到母親面前。蕭太太撫弄着她的秀髮。絮絮的問她平安。另有兩個長工笑嘻嘻的招呼了一聲二小姐。自去幫同吟笙搬運行李。打發馬車。鄰居人家聽說阿芝小姐回來。扶老攜幼的奔出來瞧熱鬧。佩芝向他們一一含笑招呼。蕭氏合家回到屋裏。鄰居男女圍在客堂庭前。望着佩芝姑娘。見她出落得益發人才出衆。洒脫大方。一個個都在嘖嘖稱讚。佩芝到了家裏。恰似久雨初霽。雲開日見。家庭間充滿了融和空氣。顯見得熱鬧了許多。佩芝辯才無礙。經她有說有笑的哄着父母快樂。更顯得她的姊姊阿芳的樸質無華了。吟笙雖則爲了婚姻問題。與阿芝的意見有些相左。但是看見了她如此聰明伶俐。也不忍去過份勉強她。聽得她們嘻嘻哈哈的談笑。他也跟着笑逐顏開咧。佩芳與妹子敷衍了一會。便去備飯。天氣燠煖。佩芝打開衣箱。回房去換了一身紗衫出來。鄰居已陸續散去。前莊余家聽說佩芝小姐回家。便着人來打聽守廉守貞的消息。佩芝不悅道。余守貞已不與我同

學。她回來不回來。我怎會知道。講到余守廉更與我沒有相干咧。吟笙怕來人傳話到余家去。連忙打岔道。余家小姐並沒有與阿芝同行。大概放假略有先後。遲一兩天也快回來了。他說着向蕭太太擠擠眼睛。拉女兒到書房裏去。自己便去敷衍余家的來人回去。佩芝隨母親進書房。一眼瞥見書棹上攤着一張素箋。幾道行書。寫得熟極而流。筆跡極熟。一望而知是誰寫的。她不覺吃了一驚。連忙去看署名。乃是世愚姪華章。華字下還註着一個小制字。再看字句。開首寫着些感謝的客套。後面請吟笙合家到他家中去便酌。因為他不日就要到外埠去。當面奉托吟笙照料家務。佩芝望着素箋出神。心想華家少爺是出名的無賴子。想不到他却能寫得這一手好字。詞藻也像六朝小品一樣美麗。可惜他爲甚麼不習正道呵。蕭太太笑道。你爲什麼看了這張字條儘在搖頭歎氣呢。佩芝正要說話。吟笙已跨了進來。對佩芝說道。華家少爺今天請我們合家去吃飯。阿芝。你正好去當面謝謝他。因爲他也贊成你去求學。很懇切的答應繼續供給你的學費咧。佩芝道。我以後再也不敢無故的領別人家的情。我已經決定輟學了。何必再去謝他。吟笙道。我們雖不去領他的情。但是他的一番好意。也應去當面謝過。佩芝道。照理是應該去的。不過此人的品格太壞。我不願見他。

蕭太太合掌道。阿彌陀佛。華少爺你再要說他壞。只怕世間沒有好人了。吟笙道。連你母親都說他是好人。足見他的確不壞。耳聞不如目見。華少爺沒有來之前。人人都與你抱着同樣的心理。現在見了他的行爲。便異口同聲的稱讚他了。佩芝笑道。鄉下人得了一點小惠。就會把人捧到天上去。這是人情之常。不足爲奇。吟笙也就賭氣道。同你說話。你始終不信。你的自信力未免太强了。你既不肯去。我同你娘與姊姊回去。留你在此看家罷。佩芝大叫道。你們都跑空了。把我一個人冷冷清清的留在家裏嗎。吟笙笑道。華秋塘學貫中西。甚是淵博。你也是大學生。他要考考你的功課。只怕不是他的對手。我勸你不去也罷。佩芝大笑道。爸爸現在也學壞了。懂得用激將法咧。說得蕭太太也笑聲不絕。佩芳已備好飯菜。大家同去吃飯。佩芝望着棹上笑道。阿姊今天拿我當客人了。燒了這許多好菜。爲甚麼今天要這麼客氣。佩芳笑道。妹子難得在家裏的。今天第一餐下馬飯。還能怠慢你嗎。佩芝道。不得了。我們的芳姊姊現在也學得口齒伶俐。能說俏皮話咧。佩芳被妹子打趣了幾句。脹得滿面通紅。坐在棹角上低頭吃飯。蕭太太也隱約的說道。女兒大了。與父母姊妹少不得要分離的。趁你們在家的時候。待你們客氣些。將來到了婆家。才不致於完全忘記娘家的人。今天

我們合家團聚在一棹吃飯。只怕明年今天就不能有此熱鬧咧。佩芝道：姊姊年紀大，也許她想找婆家。我却願意奉養你們二老，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吟笙拈髭微歎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與你娘就是爲了你們的終身大事，常在這兒發愁呵。佩芝道：今天好容易我回家來，大家應該歡天喜地的方是。你們再要說甚麼分離不分離的話，我這一碗飯也吃不下去了。吟笙夫婦原想轉灣抹角的說到婚姻問題上去，以便成就余家的親事，被佩芝這樣一打斷，只好不說下去。飯罷，佩芝自回房去整理書籍行裝，寫了幾張平安信片去通知師友。她心心挂念的，還是那位品學兼優的夏春圃先生。他們已有兩三個月不見面了。隱約聽人說起，他已經請假回鄉。佩芝與他感情不錯，似乎不應該不辭而別。她回南京後，曾去訪過他幾次，都說尙未銷假。她未便向人仔細打聽。夏先生因何請假，大概總有重要事情發生。否則像夏先生這樣忠於職務的人，焉肯曠課太久。事變突然發生，他匆促回鄉，不及告別，連通訊地址都不及告知，不曉得他下學期還能繼續到南京去擔任職務嗎。佩芝在癡癡的想着，只聽得佩芳已在隔窗催促道：妹妹，你打扮好沒有。華家打發人來催客了。佩芝推窗一看，只見佩芳換了一件雪白的洋紗衫，下身穿了黑色短裙，白紗長襪，布鞋。高

高的梳了一個髮髻。却是個女學生的樣子。佩芝笑道。阿姊難得打扮的。今天作客。穿得這樣齊整。越發見得標緻了。佩芳對妹子橫了一個白眼。面孔脹得通紅。蕭太太趕出來說道。阿芝不要打趣她罷。這套衣服是我逼着你姊姊換的。你再說她。她又要脫下來了。佩芝也換了一件乾淨布衣。跟她們出去。吟笙已在門口等候了多時。佩芝道。人家請吃晚飯。何必這早就去。吟笙道。華家少爺就在這幾天內要出門去。我們有話要說。應該早些去談談。他還不知道你回家。你們也沒有見過面。聽了人家的話。你總不相信他是好人。你早些去多聽聽他的談吐。也能解除你的懷疑。佩芝笑道。他是好是壞。與我沒有相干。我相信了他。與他也無益處。吟笙也覺得這句話說得太突兀。連忙將別的話岔開。他們一家人除了蕭太太在家看守門戶。只有父女三人同行。佩芳穿了這套衣服。覺得渾身不得勁。佩芝知她臉嫩。不敢打趣。只是忍着笑。好在距離不遠。父女三人緩步當車。沿大路走不到十幾分鐘。就到了華家園門。老園丁早在門口含笑相迎。進得門去。由老劉與小福等招呼。佩芝先到靈堂去向華老先生的遺像行禮。吟笙見她呆呆望着遺像出神。怕她又要傷心。連忙拉了她出來。同到客室中去。小福送上茶來。吟笙問少爺在家嗎。小福道。少爺不知道你們來得這樣

早他因爲今天燥熱正在洗澡呢。吟笙道：你們不必去通知他。我們到花園中去逛逛也好。佩芝望着父親嫣然一笑。便拉着佩芳同到園中。吟笙也跟了出來。這所花園的確收拾得十分整潔。後山又點綴了幾所亭台。遙望絕似畫圖。他們同去繞了一轉。下得山來。經過住宅。正見秋塘與小福站在圓洞門口談話。秋塘背着臉。低頭沉思。小福先看見蕭家父女。對他們一指。秋塘突然回頭。正與佩芝打了一個照面。佩芝大吃一驚。倒退兩步。雙目眈眈望着秋塘。以爲眼花錯認了人。不敢招呼。秋塘正欲開口道歉。不意吟笙已搶步上前介紹道：阿芝。這就是華秋塘少爺。初次會面。阿芝過來謝謝華少爺培植你的一番盛意。秋塘欲待佩芝先過來說明我們是舊識。等着她不開口。以爲她不願給父親知道我們的舊事。秋塘便不敢冒昧。佩芝見此人的舉動。笑貌確實是夏春圃。也想等他過來先聲明前事。豈知他竟裝做不相識的樣子。便以爲他的身份與前不同。居然搭起架子來了。佩芝便也裝出很倨傲的態度。虎起了臉。向秋塘一鞠躬。秋塘見他突然翻臉。當時也莫測高深。依舊很謙恭的答禮不迭。吟笙更是莫名其妙。又把佩芳推過去行了禮。秋塘讓他們到客座中去坐地。吟笙見佩芝臉上大不快活。想讓她先行。豈知她低垂粉頸。兩條玉腿竟似釘住在地上一般。

吟笙低聲催促道。走呵。佩芝把身體擺了一擺道。我要回去了。吟笙生怕開罪了飯東。急出一身冷汗。要知佩芝與秋塘如何說明真相。且聽下回分解。

程瞻廬著兩種中篇小說

原 諒

此書係蘇州程瞻廬所著社會小說也。亦言情小說也。述一蘇州女學生赴滬求學。誤認拆白黨爲好人。幾致墜入陷阱。幸覺察尙早。懸崖勒馬。乃得嫁與故鄉舊友新婚之夜。一聲原諒。令人廢書。

三嘆定價四角實售大洋

廢 妾

程瞻廬先生以滑稽小說最爲擅長。此書叙一妾婦因主張廢妾。召集全國婢妾作大罷工運動。以爲抵抗男子之工具。因之鬧出許多笑話。讀之可發一噱。定價四角實售。正外埠寄費加一。

◎ 發 售 處 上海 北 河 路 中 市 嶺 路 金 鋼 鑽 報 館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二回 疑信相參貽書堪慰藉 笑言如舊覆水莫重收

却說蕭佩芝女士。一向眼界很高。平常男子。他都有些瞧不入眼。他平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夏春圃。在他父親吟笙面前。也常稱揚過此人的品學兼優。於吟笙的小主人華秋塘。則大家公認是一個墮落青年。佩芝也把他批評得一文不值。今天吟笙逼着她去向華家道謝。想不到登門所見的華秋塘。就是他所心許的夏春圃。並且此人忽然裝模做樣。假裝與他初次見面。並不將以前的改名原因向她解釋。她便深鄙其人。不願再與他交接。今天更不願擾他這一餐飯食。一賭氣就要回去。吟笙視華家如衣食父母。老華雖死。小華猶在。仍舊可以世襲他的飯碗。輕易豈肯開罪飯東。當時攔住佩芝。不讓她走。佩芳渾渾噩噩。站着呆望。秋塘也不知佩芝今天回家。所以請蕭吟笙合家來赴宴。他因為知道佩芝已有余守廉在追逐着他。自己乃是一個情場失意人。不便再與人家逐鹿。迨奔喪回鄉之後。雖然有時也想念着佩芝。只是台村的人都知道他是娶過妻子的人。更沒有

顏面對人說出與妻子離異的事。要想寫信給佩芝表白真相。苦於無從着筆。又恐引起她的誤會。他既不想娶佩芝。更不必在吟笙面前提起南京的事。秋塘決定想斬斷情絲。早離南通。甯可等佩芝嫁後再回來。他欲乘此到外洋去游歷一次。把家事仍托吟笙照料。所以趁佩芝尚未放假回家。請蕭氏合家來吃一餐飯。當面拜托吟笙之後。就想動身遠行。想不到佩芝突然歸來。也來赴宴。這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事。當着吟笙的面。見佩芝的顏色大變。猜不透她的心事。未便冒昧說出他們是素識。真使他左右爲難。後見佩芝倔强在門口。諒必她對父親定有私話。自己望着不便。就推說進去穿長衣。托吟笙招待兩位小姐入室請坐。她先溜了進去。吟笙追問佩芝爲何突然生氣。佩芝好像吃了啞藥。始終不肯開口。吟笙猜不透她的心事。只是與佩芳一使眼色。兩人推推拉拉的將佩芝推拉到裏面。佩芝頹然坐下。見身旁儿上陳着一冊照相簿。便取來隨意翻閱。用以掩飾她的一團怒氣。吟笙與佩芳戰兢兢的陪她坐着。室內靜寂無聲。但聞窗外山鳥亂鳴。涼風拂樹。須臾。秋塘穿了長衫出來應客。滿面春風。態度洒脫。見吟笙立起相迎。連忙按他坐下道。蕭太太何以不來。吟笙道。如要在家守門。不能分身。只得心領了。這是大小女佩芳。你們是見過的了。二小女佩

芝以後還要請少爺多多培植指教。秋塘很謙婉的走到佩芝座前。含笑。道。女士今天剛到嗎。承蒙惠臨。不勝榮幸。請恕我簡慢。佩芝僅將身子抬了一抬。還了半個鞠躬禮。吟笙看見。實不忍。忙用話打岔道。今天還請別的客嗎。秋塘道。我本想多請幾位客人來奉陪。但是我初到此地。相識的人不多。下了請帖去。只怕別人不肯下顧。倒落一個無趣。不比蕭老先生。像我們自己家裏人一樣。說話能隨便一點。縱有得罪的地方。也能原諒我有不得已之苦衷。秋塘說話。眼角瞅着佩芝。見她仍舊翻閱照片。不動聲色。今天秋塘原說是要將家事托給吟笙。預備遠行。所以吟笙提早來的。誰知見了面。秋塘只用空言敷衍。絕不談起出門的事。佩芝聽得厭煩。放下畫冊。走到窗口去閒望。佩芳端端正正的坐着也覺無聊。便走到妹子身傍去。低聲說道。妹妹。你看這位少爺一點架子沒有。待人太謙和了。佩芝冷然道。一派的假面具。佩芳驚訝道。你發瘋了嗎。他並不會得罪你。佩芝故意將聲浪略略提高道。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這種偽君子。我不願與他談話。佩芳怕秋塘聽見。連忙止之以目。佩芝昂首自若。好像有即使被他聽見。我亦不怕之意。佩芳竟嚇得不敢與她接談。回到椅邊。也去翻閱畫片。佩芝獨自步到迴廊下去。望着清池。呆呆的出神。小立多時。忽聽得身後有脚步。

聲急急回頭。但見秋塘植立在她身後。愁容滿面的說道。我知道錯了。從前沒有機會把我的家世向你說明。今天萬乞恕罪。蕭小姐。佩芝阻止道。尊稱不敢當。秋塘失笑道。是我一向稱你芳名的。佩芝我又錯了。佩芝道。你並未得罪過我。我最恨人家賠禮。秋塘道。我知道你的性情。不怕你恨我。再來與你絮絮不休。足見我的誠意。今天見面。你心裏不快。是不是爲了我以前瞞你。佩芝冷然道。嘴是你的。瞞與不瞞。你自有權衡。誰也不能干涉你的自由。秋塘道。以前我實在不想留住。在鄉下。暫時不必對你解釋。只因我的事。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想用書面向你報告。現在我也後悔自己太荒唐。不該隱瞞你。佩芝仰首望着天際。一片浮雲。冷然道。說不說。與我毫無關係。不過我在父親面前。常常讚美夏春圃的好處。現在反而要他來介紹我們認識。未免笑話罷了。秋塘大悟道。原來爲此。那末我在你父親面前。只算是與你初次相識。南京的事。絕口不提。請你不要見我的氣罷。我今天也想不到你會來的。剛才突然與你見面。我正想同你招呼。你忽然板起面孔不睬我。我以爲你有什麼別的緣故。不願意理我。所以我也不敢招呼你了。現在已把誤會解釋明白。請你饒恕我的罪過罷。佩芝連忙對他一瞪俏目道。姊姊來了。秋塘四望。果見佩芳從一簇美人蕉後轉

出來。看見他們在竊竊私語。又想將腳縮回去。佩芝高聲喊道。姊姊。快來看魚呵。佩芳這才漲紅了臉。走過來。經過秋塘面前。似招呼。非招呼的一笑。疾趨而過。伏在欄干上。低頭看魚。佩芝有一句沒一句的與她搭話。秋塘站在她們身後。甚是焦急。覺得陪着她們也不好。不陪她們更不好。不但是秋塘着急。誰知他的身後還有一人比他更着急。那不是別人。就是佩芝的父親吟笙。他對阿芳少說了一句話。這傻孩子竟去監視他們的行動了。急得吟笙只是跺腳。他在客室裏看了一會報。走出去看看。姊妹兩個有說有笑。還是把秋塘拋開在一邊。吟笙忍不住叫道。阿芳。你來。佩芳聽見就走。誰知佩芝挽着阿姊的手。一同走了過來。把秋塘乾攔着。招呼也不打一個。懶洋洋的跟在她們身後。吟笙看了着實過意不去。連忙迎上前去。向秋塘告歉道。兩個小女都不擅交際。多多簡慢。請不要見怪。秋塘笑道。這幾句話應該我說的。因為今天是我做主人呵。吟笙聽了也覺得說錯了話。豬肝色的臉染土了一層赭紅。連忙說道。老管家說。酒菜已經全備。他們都不敢來催。所以叫我來請你一聲。秋塘面不露慍色。招待他們入座。佩芝與佩芳並坐。沉默寡言。連正眼也不瞧秋塘。吟笙見阿芝態度大變。真不知她是甚麼意思。生怕她的冷面孔得罪了貴客。故意編了許多笑話出來。

引人發笑。佩芝聽得忍不住。也微微的撇一撇嘴角。立刻又把面皮綳起。因為她好像心懷重憂。弄得合座不歡。今天的菜甚是豐盛。佩芝從不舉箸夾菜。佩芳代她夾來。被逼不過。才略嘗少許。吟笙真怕她肇禍。如坐針氈。匆匆吃了幾樣菜。就要了半碗飯來。吃罷告辭欲去。秋塘也不敢強留。一直送他們出門。佩芝早已走在前面。吟笙趕上去喚住她。她回頭望時。隱約看見秋塘直立在斜陽中。注視着她。吟笙已走到她身邊。要想埋怨。却又不肯。怕女兒生氣。只得柔聲問道。你今天為甚麼不高興。佩芝只裝不聽見。急行幾步。佩芳要想追上去。吟笙叫住低聲問道。你知道妹妹什麼事不快活嗎。佩芳道。你叫我去看她的時候。她已經怒容滿面了。吟笙狐疑不已。以為秋塘與阿芝初次見面。就有不老實的舉動。因此觸怒了阿芝咧。便頓足恨恨道。這位少爺未免性子太急。一見面就將她惹毛了。我們這位小姐的脾氣也就太壞。小姐家子的脾氣當然是要發的。不過須因人因地而施。不能瞎來的。這位少爺關係重大。即便他說話有幾句高低。女孩子家聽不大慣。只能留在肚子裏。不可怒形於色。現在把事情鬧僵了。幸虧華少爺寬宏量大。並不見罪。萬一他也是草包。給我們一個當場開消。這便如何是好。佩芳起初是糊裏糊塗。被吟笙說明之後。也覺得佩芝的禍事闖

得不小。父女倆面面相覷。此時佩芝已走得無影無蹤。吟笙催佩芳急行幾步。回到家裏。適見蕭太太在屋裏急匆匆的走出來。驚問道。阿芝很高興的出去。怎麼回來眼睛都哭腫了。究竟是誰得罪了她呵。吟笙道。我也莫名其妙。待我進去問她一個明白。蕭太太攔住道。你快不要進去。她一進來就往房裏一鑽。衣服也不換。我去叫她。她睡在床上哭得咽不過氣來。等她哭哭罷。吟笙道。這是甚麼話。不要哭壞了她。說着奔到後進。但見佩芝的房門緊閉。叩了半天沒有回音。合家都害怕起來。不要她在裏面出什麼變故。蕭太太更是大聲急叫。又過了一會兒。房門忽然開啓。但見阿芝已經換穿便衣。頭髮蓬鬆。揉着眼睛含笑問道。我因為有些頭昏。回家來想睡一會。你們大驚小怪些什麼。吟笙等看見她態度安閒。絕無半點愁容。反而把大家鬧糊塗了。佩芝走到簷下。拖過一張竹交椅來坐下。佩芳低聲對父親說道。剛才不是你誤會了。她並沒有生氣。吟笙兀自不信。走近佩芝身傍去含笑問道。你到華家。沒有人得罪過你嗎。佩芝笑道。客客氣氣的去做客人。無事端端爲什麼別人要得罪我。不是笑話嗎。吟笙道。剛才我看你有些不高興的樣子。甚麼道理。佩芝道。我倒並不覺得。大概在太陽底下多站了一會。有些頭痛吧。吟笙聽了。這才將胸前一塊石頭放了下來。佩

芝口中雖掩飾了過去。心裏的痛苦實難言喻。她當面雖對秋塘十分冷淡。其實敬愛他的心還是不能磨滅。她發現秋塘乃是有婦之夫。當然萬分失望。不過他在鄉下住了許久。何以不見他的夫人呢。聽說他是自由結婚的。爲了這位夫人。寧可與父親反目。足見他是很愛夫人的。我在南京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夫人。此次家中有這大的喪事。也不聽得他的夫人到場。他的夫人究竟到那裏去了呢。佩芝十分懷疑。便故意與吟笙閒談。有意無意的問起此事。吟笙道。華老太爺在世時。因爲恐觸忌諱。大家絕口不敢提起秋塘娶妻的事。如今秋塘回來。我們又恐引起他的傷心。也不敢去動問。所以連華家的老人家。也不知道小主母在那裏。我是外人。更不敢多問了。佩芝心想。以我們的友誼。很可以當面去向秋塘問個明白。不過我既然對他表示了冷落的態度。再去打聽他的妻子。未免要被你看輕了。此時我才想起他在南京忽然對我冷淡的緣故。不過人人都說他是浪蕩子。據我的觀察。他決不能像人家傳說的那般壞法。也許他從前是壞的。現在學好了。像他這種壞人。我倒很願意與他相處呢。佩芝想到此地。便又很後悔。不該對他那樣做作。使他難堪。今天的確太過份了。然而也不願去向他道歉。這一夜。佩芝的一顆芳心。好像是轆轤般旋轉。在床上翻來

覆去。何曾合眼。明天就有些頭痛腦熱。但她仍舊掙扎着起床。勉強進了一些飲食。就不敢坐在風口中乘涼了。將近中午。聽得門口犬聲大吠。一輛馬車在門前停下。吟笙迎出去。原來是余守貞小姐來探望佩芝。佩芝老遠望見。索性裝病睡着。守貞進房來。便埋怨佩芝爲甚麼不等候他們兄妹一同搭船回來。佩芝推說有病。含糊敷衍了幾句。就假裝睡熟了。守貞只得退出去。與蕭太太唧唧噥噥了半天。也不知她說些什麼。佩芝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等佩芳來叫醒她。誰知她弄假成真。當真的身熱如火。冷汗滿身。起床不來了。合家當即慌亂起來。這邊佩芝如此。那邊華秋塘。雖未病倒。心裏却比佩芝更難受。他以爲佩芝定是發現了夏春圃就是華秋塘。這才立刻變成冷落態度。發生鄙夷之心。因爲華秋塘在本地是出名的浪子。莫怪要被她輕視。秋塘又深自慶幸。在南京的時候。佩芝雖然與我十分親熱。我却始終以禮自持。並沒有敢露一點愛慕的表示。否則。今天被她識破。更不知怎樣難堪咧。秋塘自從蕭家父女去後。一直悶悶不樂。正想不出怎樣去安慰佩芝。他自以爲居心無愧。並未欺騙過她。依他的心思。佩芝既知道他的根柢。正可以對她開誠佈公的說明自己的態度。譬如對她說。我從前是上了人家的當。與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結婚。那女子將我

的錢騙完。就捨我而去。我現在與她已毫無瓜葛。她也另適別人去了。我在南京所以改姓名。因為被父親登報驅逐過。恐被學生攻擊。不得已而出此。你我交過多時朋友。應該知道我的人格。原諒我的苦衷。秋塘就根據這意思。很婉轉的寫了一封信。把已往之事很坦白的和盤托出。要求佩芝原諒他以前隱瞞的苦衷。這封信連寫了幾張草稿。字斟句酌。真同做博士論文一樣仔細。騰清之後。就命老劉送去。並囑咐老劉須要大大方方的。最好是送在蕭老先生手裏。請他轉交。老劉遵命而去。秋塘心胸爲之一寬。想等明後天再請蕭家父女來便飯。看佩芝的態度如何。如果他托故不來。或是她來後仍與此次一樣冷淡。那是她存心不願與我再做朋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一日。秋塘飯量大減。如懷重憂。在園中踱了一轉。信步出門。足不由自主的竟會走到蕭家門前。看見門口停着一輛馬車。覺得甚是奇怪。身子剛立定。只聽得竹籬內人聲喧譁。要想趨避已經不及。開出門來。正與余守貞打了一個照面。余守貞剛要招呼。吟笙已搶步上前介紹道。這是華園的小主人。秋塘先生。這是余小姐。秋塘面孔漲得飛紅。守貞却不勝驚訝道。這是夏先生怎麼也會在此地呵。吟笙已看過秋塘的信。約略把從前的事說了一遍。守貞忽然走近秋塘身邊來。殷勤握手道。原來

你就是小華先生。我們是老朋友咧。明天我一定同守廉到府上來拜望。秋塘覺得她親熱得奇怪。也與她隨意謙遜了幾句。吟笙道：華少爺何不到舍間去坐一會。秋塘因不見佩芝送出來。正欲一探究竟。便跨進了籬門。守貞不好意思再回進去。只得快快告別。秋塘看馬車去遠。這才隨他們進去。吟笙低聲說道：阿芝自從昨天由府上回家。感受風寒。現在病倒了。秋塘大吃一驚。加緊脚步說道：可能讓我去看她嗎。吟笙趕上幾步道：待我先進去看看。如果她睡着。待我去喚醒她。秋塘連說不必。老頭兒已飛步奔去。走到佩芝房門口。輕輕的推門一張。佩芝已經聽得。連忙將幾張秋塘寫給她的信紙望枕頭底下一塞。吟笙低聲說道：華少爺探望你的病來了。說着注視佩芝的臉部。等候她的答覆。佩芝怔住了一會。不置可否。吟笙見她並不拒絕。便說道：人家是一番好意。似乎不便辜負。我去請他進來罷。說着連忙出去。將秋塘小心翼翼的引了進房。又親自去倒了一杯茶放在棹上。秋塘呆瞪瞪的望着床上。見佩芝鬢髮鬆鬆。兩頰飛紅。斜倚在雪白的枕上。身上掩着半幅湖綠的袂被。額頭嬌汗淫淫。兩睫不敢仰視。那種羞人答答的態度。真是我見猶憐。秋塘又見枕下露出一角信箋。認得就是自己的東西。便微歎道：唉。佩芝他叫了出口。覺得不妥。回頭偷看。則吟笙已

不知在甚麼時候走開了。他這才走近一步道。我實在是想不到會與你在南通見面的。所以在南京不願說明真相。人非草木。你待我的一番意思。我豈有不感動之理。祇是我已經是失過足的人了。怎敢再欺騙你。受良心的譴責。使我不得不與你疏遠。因為我知道雖能瞞過一時。將來總要使你發現我的祕密。那時候我拿甚麼臉來見你呢。果不其然。此次被你發現了。我就是被一般人所唾罵的忤逆兒。浪蕩子。你也覺得對於我的人格上發生了疑問。佩芝向他一瞪目道。你怎麼知道我懷疑你的人格呢。我所不滿意你的。就是你到了此地。爲什麼不先寫信通知我。定要逼到無路可走才顯出原形來呢。好了。現在你也不必辯白了。你的信我也讀過。我已知道你的苦衷。不必你再來重述信中的話。我現在急於要問你的。就是信中所無的事。你的那位夫人現在到那裏去了。秋塘聽得忽然形容突變。面色灰白。好似得了急病一般。佩芝嚇了一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四回 促狹刁鑽頻施苦肉計 哀感頑豔難爲撮合山

話說佩芝與秋塘講到留春。秋塘面色突變。容顏慘白。好似見了惡鬼。向空吁氣道。我不願再提起那女人。我只當她死了。她早已另有新歡。她的心中大概也當我死了。佩芝微哂道。萬一她再來找你重修舊好。你只怕就不好意思堅拒了。秋塘切齒道。我寧可終身做鰥夫。也不願再要他。佩芝請你原諒。以後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這可怕的女人吧。你的病究竟如何。趕快請醫生調治才是。佩芝笑道。我早起覺得怕冷頭疼。誰知看了你的信。急出一身大汗。現在覺得輕鬆了許多。秋塘道。我看還是服藥的妥當。待我親自去請醫生。佩芝要想阻止。已經不及。秋塘走到前堂。看見小福站着。臉上甚是慌張。秋塘喝問到此何事。吟笙在傍代答道。我已問過他。他只說上海來了一個人。有要緊事。請少爺急速回去。小福道。來人是有斐館的茶房。是客人差他來的。要請少爺立刻跟他回去。我問那客人姓甚麼。茶房不肯說。只說那客人是上海來的。有要緊事與少爺面談。秋塘道。你快去僱

一輛車把那茶房叫來。我與他一同進城。我去請醫生順便到有斐館灣一過。小福奉命飛奔而去。秋塘站着候車。吟笙見秋塘臉色不佳。却似懷了鬼胎。只怕阿芝當面得罪了他。因為阿芝以前對於秋塘的印象惡劣。小姑娘家不通世故。口沒遮攔。難保她不當面開消。剛才秋塘的信。因當着余小姐的面。不便詳看。偷偷的就去交給阿芝。吟笙還不知道詳細。所以只是在秋塘面前打招呼。請他不要與女孩子一般見識。弄得秋塘反而莫名其妙。不知如何答覆是好。少停。小福駕車疾馳而至。秋塘見車廂裏還有一人。大概就是旅館的茶房。秋塘問那茶房道。找我的客人姓甚麼。茶房笑道。據她說也姓華。是上海來的。秋塘想了一會。上海並無姓華的朋友。既是專誠來此尋我。定是要緊事。少不得去會他一面。當即吩咐小福同去。別過吟笙。揚鞭疾馳。一路無言。到了公園馬路。先請了一位著名西醫。命小福陪着同到蕭家去看病。自己隨同茶房到有斐館。剛進大門。茶房才偷偷的說道。命我去請少爺的。乃是一位女客。秋塘便把腳縮住道。你何不早說。我不認識姓華的女朋友。你不要弄錯了人。茶房道。她說得一點不錯。我才去請你的。看她的樣子是一個上等人物。據她說是專誠到南通來拜候你少爺的。秋塘被茶房說得狐疑不決。既然來了。姑且見她一見。如果

不認識立刻退出來就是想罷。就隨茶房登樓帶到一間很僻靜的房間。將門推開。茶房喚了一聲華少爺來了。秋塘一脚跨進去。茶房就將房門帶上。秋塘見無人出迎。便站在帳後問道。裏面有人嗎。只聽得床上有女人答道。請你進來說話。秋塘聽得聲音甚熟。走到床頭。探首向床上一望。見一個時髦女子坐在床沿。倚靠在棹上。抽香煙。笑嘻嘻的望着秋塘道。你來了嗎。想煞我咧。神態自若。百媚俱生。秋塘看見不禁驚叫出聲。要想退出去。誰知兩腿已不由他作主。軟綿綿的移動不得。原來她不是別人。就是秋塘爲她鬧得身敗名裂。神智昏亂。坐臥不甯的陶留春。秋塘看見了留春。就把她從前種種作爲。尤其是夜間撞回家去的那幕活劇。都湧現到眼前來。留春雖然塗脂抹粉。打扮得十分妖嬈。在秋塘眼中看來。簡直像一個活鬼。留春嫣然一笑道。吾愛。你真要想煞我咧。你好沒有良心。到了此地也不來通知我一聲。我的公公去世了。可憐我正病在床上。也不能來奔喪服孝。這幾天病體雖未全愈。但也顧不得了。獨自一人趕到此地來找你。幸虧你還顧念舊情。立刻趕來安慰我。否則我的精神更痛苦了。留春說着。便偎倚到秋塘身邊來。拉他到床沿上並坐。秋塘向後退縮。靠在牆上厲聲問道。你來看我做甚麼。留春笑道。你問得太蹊蹺了。我不找你。教我去找誰。

多時不見。你就改變心腸了嗎。秋塘道。我與你已經脫離關係。何必再來纏擾。留春道。我爲你受盡千辛萬苦。好容易巴到公公去世。今天才有出頭日子。我是預備到你家來享幾年清福。同你白頭到老。怎麼見了面對我說這種喪盡天良的話。你好沒有良心呵。說罷便伏在床闌干上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若在往日。秋塘見她一哭。心腸就會軟下來。現在越是哭。越是顯出她的作態。秋塘申斥道。你快離開此地。我決不再受你的欺騙了。留春見軟工無效。便霎的豎起身來。將眼珠一瞪。指在秋塘臉上說道。華秋塘。你以爲現在有錢了。就能隨便拋棄糟糠之妻。我是同你結過婚的。我與你有同居的義務。我不到你家裏去。是顧全你的面子。你敢不認我是華家的主母。我能請求法律的保障。請警察保護我進宅。你能趕我出來嗎。秋塘看見她那付猙獰的面目。有些不寒而慄。如果身邊有手槍。也許會把她打死。秋塘被她氣得手腳冰冷。簌簌的戰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只是瞪出了眼珠。望着她急喘。房裏肅靜了片刻。留春忽又改變態度。裝成極柔順的樣子。撲到秋塘身上。哭道。我們是正式夫妻。恩情海樣深。我那裏捨得難爲你呢。你要明白。我越是恨你。心裏越是愛你。自從你走後。可憐我眼睛都哭腫了。今天你對我這樣冷淡。難道你當真變了心嗎。秋塘立刻洒脫。

退到牆角去說道你不要再來肉麻吧你的行爲我早已知道並且被我親眼看破你有愛人儘管請便。我決不與你爲難。今天還與我纏擾些什麼。留春又拍案大叫道。捉賊捉賊。捉奸捉雙。你破壞我的名譽。就得賠償我的損失。我是明白的。現在你有了財產。就嫌我不好看。想遺棄我嗎。這可沒有這樣容易打發。你寫過憑據給我。你要拋棄我。就得依契約行事。少給我半個錢。我就同你拚命。說着便在皮篋裏取出一張照片。往秋塘面前一擲。秋塘取過來一看。正是他親筆寫的字據。攝在照片上。秋塘這才醒悟。以前上了韋克剛的當。他說字據燒燬都是假的。秋塘恨極。將照相撕成幾片。留春笑道。你撕掉照片有什麼用處。你的親筆真蹟。我保存在律師手裏。你縱有三隻手也偷不去。說罷又是一陣得意的冷笑。秋塘沉思有頃。對她說道。留春。你與我早已恩斷義絕。即使我收留你回家。雙方的精神上都很痛苦。我想你也志不在此。現在請你揭開天窗說亮話。你此來目的何在。請你明白告訴我罷。留春笑道。你既然說出心話來了。我也對你實說罷。你不要以爲你自己長得美死了。女人非嫁給你不可。我真不希罕你這美丈夫咧。不要看我年紀大了幾歲。在上海灘照樣還有許多小夥子想我不到手的呢。你既恨我。我決不勉強你接我回去。不過我與你的夫妻名

份是永遠存在的。你要娶小老婆。也得通知我。事前須得我的同意。如果私自娶回來。我就能告你重婚罪。律師告訴我。止少須判三年徒刑。她說到此地。連忙取出兩支香煙來。自己先抽着了一支。再敬一支給秋塘。秋塘將手一推。她狂抽了幾口。大笑道。你真是個好孩子。到現在還是不會抽香煙嗎。秋塘見她那種輕薄樣兒。掉頭不願看她。留春又笑道。你不願聽我的話嗎。對不起。今天可非請你聽聽不可。因為你尋我的開心。尋得太大了。把我弄得不上不下。吃了你好大的一個空心湯糰。你就望外碼頭一溜。不顧我的死活。你一個人過快活日子去了。你總以為今世不會與我見面。咧。偏偏我是餓不死的。老實說我。今天要在你身上報仇來了。秋塘我若不死。永遠是你的對頭。你要有種的。你先去告我與人通奸。可惜你沒有憑據。這便怎麼好呢。秋塘聽不慣她的冷嘲熱罵。插言道。廢話少說。請宣佈你的條件罷。留春怒道。你現在嫌我絮煩了。從前一分鐘不見我的面。就會惦記我。那時候你我的恩愛都忘記了嗎。秋塘一賭氣。站起來就想就走。留春喝道。你敢走。我就叫警察抓你回來。秋塘站住道。你是來開談判的呢。還是來與我鬪嘴的。留春又笑道。我們是老夫老妻。還好意思真的與你為難。你現在過了好日子。也不好意思待虧我。我也不要你多。每月津貼我。

三百塊錢。先付我三個月。我就回上海去。以後請你陸續寄來。我決不來麻煩你。秋塘一口答應道。好。我照你的要求。給你錢。請你立刻離開此地。留春笑嘻嘻的伸出一條精瘦的膀子。欲與秋塘握手。秋塘退後兩步道。你有話請說罷。留春道。我要謝謝你的厚賜。足見你還能顧念夫妻舊情。秋塘道。錢你儘管拿去。夫妻不夫妻的話。請你不必再提。留春道。這可不行。若無夫妻的名份。我怎能拿你的贍養費呢。秋塘道。如果你以爲這筆錢是丈夫貼給妻子的。那是你自己逼我食言。莫怪我分文不給。留春道。這幾個錢就要我賣掉一個丈夫。你未免太會搭便宜貨了。其實你也不必害怕。我的華少奶奶不過担一個虛名罷了。你要娶個把小老婆。只消通知我一聲。得我的許可。我無不通融辦理。你若瞞着我偷娶。被我調查明白。哼。哼。那就對你不起。總要給些顏色你看。我想你是很愛我的。決不會做喪良心的事。你是懂道理的人。也不會有犯法的舉動。你雖不當我妻子。我總當你是丈夫。凡事與我軟商量。我沒有辦不到的。秋塘道。既是這樣。請你饒赦了我。正式脫離了夫妻關係。男婚女嫁。各能自由。免得留着個挂名夫妻的名義。留春道。你忍心說得出口。我倒捨不得離開你呢。活是華家人。死是華家鬼。今生今世。我是不想再改別的姓了。最好是請你搬到上海去。仍舊

與我同居。因為我在鄉下怕住不慣。秋塘被她一句出一句進的。禁不住發火道。你要想再與我同居。除非是重投一個胎。你不要來挾制我。我把家事料理清楚。就要出國去了。你不見得好到國外去找我。留春歎道。可惜我抽上幾口雅片。否則同你到外國去遊歷一次。倒也有趣。我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只消每月的贍養費不短少我的。我決不難為你。秋塘不願與她多嚙嚙。簽了一張九百元的支票給她。對她說道。這是依你的要求。給你三個月費用。是明天的日期。限你即刻動身到上海去拿。如兩天以後再不去取。我就打電報去止付。留春道。你不愛看見我嗎。我偏要常來見見你。我的耳目甚多。你若瞞了我重婚。那就莫怪用辣手對付你。聽我的忠告。你還是搬到上海去與我同居罷。秋塘掩耳疾走。出了旅館。好似逃出了鬼門關。僱一輛車回家。經過蕭家門口。他也無心進去探望佩芝。諒必她沒有甚麼大病。吃一兩劑藥就會好的。秋塘回到家裏。正遇見一人由內而出。看見秋塘便大聲叫道。先生。我不知叫你甚麼是好。夏先生呢。還是華先生呢。先生真是一個奇人。秋塘正含着滿腹悶氣。又遇見這樣一個討厭人。原來來者非別。就是本地土財主少爺余守廉。秋塘不便待他。只好招待他進去坐定。余守廉笑道。華先生何不早說呢。早知你就是華伯禮老先生的

公子我們也可以算得是同鄉了。在南京時候也可以讓我們格外親近些。我是剛才聽得舍妹說起得了消息。就來拜候。一則與華先生敘敘別後離衷。二則想請你引見我們的華師母。還想請先生與師母同到舍間去一敘咧。秋塘見他帶着譏笑的語調。實在有些不耐。便問道。余先生今天下顧。有何見教。請明白說能。守廉先作了一揖道。我今天是來專誠道謝的。上次在南京的時候。我是很冒昧的去求見你。承你不棄。很袒白的表示態度。永遠不與蕭佩芝再談戀愛。足見先生能尊重人格。自己知道使君有婦。不肯欺騙佩芝。我是十分感激。現在知道了你就是華秋塘華章先生。華先生雖不會到南通來過。你的大名。可說是周圍數十里婦孺皆知的了。我想起了你在南京對我說的話。更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與佩芝的婚姻可以很順利的進行了。屢次挽媒到蕭家去提親。佩芝的父母都已答應。不過佩芝本人尙未十分許可。我也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是非常倔強的。她的父母也不敢作她的主。別人或許不知道她有你這樣一位知己朋友。惟有我們兄妹是深知的。別人的話她都能不聽。惟有你先生的話。她是無有不依從的。我今天就是專誠來求你代我做個媒人。在佩芝面前說幾句好話。成全我們的姻緣。那就感激不盡了。秋塘聽了這一席話。竟不

知如何答覆。望着守廉不發一言。守廉道。夏先生。哦。現在該稱華先生了。你也不必猶豫。這位小姐如果不嫁我。再要嫁別人。只怕很難成功了。因你同她那樣密切。除了我。誰也不會相信你們沒有苟且行爲。萬一被人傳揚出去。誰敢再娶她回去呢。秋塘怒道。你損壞我的名譽。我可以不與你計較。你怎能污辱佩芝的貞節。守廉笑道。你不要生氣。悠悠之口。最是可怕。無中生有。還能憑空造一座樓閣起來。何況你確與佩芝有過相當交誼。我若是懷疑佩芝。也不請你做媒娶她了。我相信她是清白的。只怕別人不能像我一樣了解你的人格。你能一個個向造謠人去辯白嗎。秋塘道。你說的造謠人。大概就是你本人。因爲南京的事。本地人決不會知道。我曉得你說話的意思。若是我不同你說合這件婚事。你就要破壞佩芝的名譽。其實你又何必挾我呢。你既知我不能娶佩芝。老老實實去向佩芝說明。她自己也會答應你的。何須來對我說話。守廉見心事被秋塘識破。急忙謝過道。先生。若是別人能夠担任。決不來煩求先生了。只因佩芝祇信仰你的話。你不對她聲明。不能娶她的理由。別人去說。她還以爲誹謗你咧。秋塘道。她既不與我談起嫁娶。我怎能先對她表白態度。奇談守廉道。所以我要請你做媒。就是要請你間接向她表示態度。秋塘心裏正自煩惱。要

打發守廉快去。只得答應他向佩芝轉言。不過應允與否。權在佩芝。不敢保證。守廉聽得秋塘答應。千辭萬謝。跳躍而去。秋塘垂頭喪氣。精神萎頓。獨坐在書室裏。一言不發。老劉進來看見。吃了一驚。道：「少爺。今天身體不舒服嗎。臉上氣色很不好看。」秋塘說道：「你與我預備行李。我要出洋去游歷了。」老劉吃驚道：「少爺去幾時回來。」秋塘道：「現在還說不定。大概七八年也夠了。」老劉道：「你去後。此地的家交給誰管理呢。」秋塘道：「自身尚難保。還顧什麼家呢。仍托蕭老先生照應好了。」老劉道：「從前託他照應是暫時的。據我看來。還是不要游行罷。」秋塘怒道：「你敢來干涉我的行動嗎。」老劉只得唯唯而退。秋塘就寫信告訴王道。一說明不日出洋。請代向學校辭職。另外又寫了一封信給學校當局。請許其解除職務。信發出以後。他在家裏如坐針氈。恨不得立刻乘了飛機飛到外國去。吸一口清鮮空氣。在國內實在沒有他立足的餘地。再要住下去。真要鬱結死了。依他的意思。最好是連蕭家的人都不要見面。他又恐被人議論。他又不肯失信於余守廉那種小人身上。既然答應了。就該將意思轉達給佩芝。秋塘未嘗不愛佩芝。不過他此時的心裏。却恨不得佩芝早些嫁給守廉。一來自己可以死心塌地遠渡重洋。一心沒有掛礙。二則余家的婚姻不成功。守廉一定會造出許多謠言來。

破壞佩芝的名譽。使他又增加一些罪戾。所以他很堅決的打定主意。預備親自到蕭家去說明一切。但是他知道佩芝今天病了。與她提起余家親事。只怕更要增加她的病。不敢冒失。只得暫緩兩天。打聽得佩芝全愈之後再說。這兩天的猶豫。使他的精神上更增許多痛苦。他又想起了韋克剛的可恨。當初若是不被他擔誤。將留春手中的文件收了回來。辦妥了離異手續。現在就不會有這許多煩惱發生。追究禍源。也許是克剛故意作弄。此番經過上海。定要當面向他索回老父的手蹟。以後不願再與他家發生絲毫關係。過了兩天。秋塘正要去打聽佩芝病況如何。適巧吟笙撞來。問起佩芝。吟笙說早已全愈了。秋塘這才放心。便將自己要出洋游學的事告訴出來。吟笙道。我正爲此而來。昨天你的老管家來告訴我。說是少爺要出洋去。我也嚇了一跳。不知你爲何又要遠行。特來問個明白。秋塘道。先君在世時。我本就想出國求學。以圖深造。只因先君不讚成我遠遊。所以沒有去得成。現在我毫無牽挂。在家無事可爲。正可以出去一趟。回國來好做一點事業。吟笙默然半響。問道。少爺既然決心要去。我也無法阻攔。此地的花園有幾位管家看守。我每天再來一次。各處的租由我代收。存入銀行。都無問題。不過上海還有許多產業。以後的收入。還是交給韋家父子呢。

還是收回自管。秋塘憤憤道：「韋克剛這東西，我一向就不信任他。此番我到上海，自會與他把交涉辦妥。你如怕到上海，我另外託銀行管理就是。」吟笙道：「少爺，據我的愚見，你有這點學問，足夠應世了。何必出國呢？你雖放心肯把偌大家私交我管理，我倒有些不敢擔負這重大的責任。最好是請你把住在上海的少夫人接來，讓我好有一個請示的人。」秋塘變色道：「蕭老先生，請你以後不要提起此人好嗎？」吟笙見他言時聲色俱厲，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嚇得不敢則聲。秋塘踱到窗口，向外噓了一口長氣，回頭問道：「佩芝小姐的病體全愈了嗎？」吟笙答道：「前天吃了一劑藥，昨天就起床了。」可笑她聽得你要出洋去游學，她也吵着要出洋去。小孩子一點人事不知，她到南京去讀書還要你家資助。我這窮老子那裏有這大力量結交她呢？她今天定要當面來謝你延醫的厚惠，是我不准她來麻煩你。秋塘又默然不語。吟笙含笑，道：「小女佩芝說，在南京時已承你多加照應，教我代言致謝。」秋塘突然問道：「本地余家聽說要娶佩芝，談到什麼程度了？」吟笙脹紅臉說道：「這件婚事談了好幾年咧。至今沒有談妥。少爺，你看如何？」秋塘道：「這是你家的事，我怎能越俎代謀？」吟笙道：「老先生在世，我家的事都請示於他。他老人家說長就長，道短就短。我自己沒有主意。如今惟有請你做主。」

了。秋塘道。何以談了幾年都沒有成功。中間有甚麼阻力嗎。吟笙道。不瞞你說。我們老夫妻沒有兒子。想靠兩個女兒養老。余家也答應資助我們。只是阿芝不知什麼緣故。提起余家的兒子。她就沒有好批評。我也不肯過份拂逆她。因此一向搪塞他家。這次放假。余家小姐又親自來求婚。定要我家答應。我還不知怎樣答覆是好。要請你指教。我一個拒絕的方法才好。不知秋塘如何答復。且聽下回分解。

黃熟梅子



文壇巨子擊雲生傑作
洋裝一厚冊
實售

「黃熟梅子賣啥格青」此北里中小姊妹互諷有介事硬張嘸介事之口頭禪也擊雲生取其友人冶遊北里之事實演成小說亦香艷亦滑稽即以黃熟梅子爲書名此中影事頗耐人尋味也



發售

處

上海北
路中

金

鋼

鑽

報

館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五回 莫填恨海避面走天涯 難殺荷絲捨身順親意

話說秋塘聽吟笙講起佩芝婚事。沉吟良久。方始使勁在嘴裏迸了一個好字出來。吟笙也莫名其妙。不知這好字是贊成還是反對。等了半響。不見秋塘有下文。便問道。少爺的意思。也以不嫁余家爲好嗎。秋塘搖首道。我看你還是答應的好。女兒總是要嫁人的。在鄉下地方。余守廉還比較的是知識階級。他說這幾句話。聲音甚低。好像有些哽咽的樣子。吟笙聽見也現着大大的失望神態。長歎道。少爺你也贊成。可見姻緣乃前生所定。不可勉强的了。只是阿芝脾氣固執。她若表示不願。我們做父母的却毫無辦法。秋塘至此惟有直說道。余守廉雖是紈袴子弟。對於令媛。確是一往情深。用情極專。他在南京的時候。就來託我作媒。回鄉以後。又來纏擾不休。實使我無法對付。只得將他的意思轉達給你。肯與不肯。還是請你自己作主。吟笙道。我是無所謂的。像我們這種門第。能夠配到鄉紳人家的親事。也算心滿意足了。不過阿芝性情高傲。還瞧不上眼那姓余的。我們合家都勸

過她。她總無允許的表示。我聽小女的口音。她心中所傾佩的。只有你華少爺一人。你說的話。或許比我們得力。可否請你當面勸她一番。教她不要癡心妄想罷。吟笙說到癡心妄想四字。又好像是自覺失言似的。一時收不回來。臉上又脹得通紅。秋塘甚堅決的說道。我不能耽誤她的婚事。現在除了余家既無比他更相當的人家。不如早些決定了罷。蒙令愛不棄。就讓我來對她去解釋幾句也好。吟笙懶洋洋的答應。心裏好似也有難言之隱。走了幾步。却又退回來道。我去喚她。只能瞞着她。如果對她說明是爲余家提親。她一定不肯來的。秋塘想了想道。我本要道府辭行。我與你同去罷。吟笙連說不敢當。心裏却巴不得秋塘去一趟。二人一同出門。默默無言。各懷心事。吟笙是滿腹狐疑。心想秋塘娶的女人何以不見到來。剛才提起了一句。就使他大不快活。既是雙方不睦。照現在的法律很可以離婚續娶。那不是很圓滿了嗎。若是已經不在人世。那就更好辦咧。即使沒有離異。在名份上差一點。我看阿芝也未必不肯屈就。看來這位少爺的脾氣真有些古怪咧。秋塘垂頭喪氣。好似囚犯上法場去處決。慢吞吞的多挨一刻好一刻。脚步移挪得很遲緩。究竟沒有多路。蕭家的竹籬在望。吟笙打了個招呼。搶步先回去報信。秋塘假裝觀望野景。踱到蕭家。芳芝姊妹和吟

笙夫妻都站在門口歡迎咧。將他延到客堂內坐定。秋塘先問佩芝病體如何。佩芝向他道謝。說身體復原了。秋塘原有千言萬語。看見了佩芝却一句話也說不出。吟笙見他們相對無言。以爲有人在傍邊。他們不好意思說話。便對佩芳歪歪嘴。佩芳會意。拉了母親就走。吟笙也藉故走開了。佩芝見秋塘形容憔悴。便問道。這幾天你的身體也有些不舒服嗎。何必急急的要出遠門呢。秋塘故意將胸脯挺一挺。笑道。我自己倒並不覺得怎樣不舒服。我的出國遊學。本是多年的志願。現在才算實現了。佩芝心裏也有說不出的苦痛。遲緩半晌。然後問道。你打算幾時動身呢。秋塘道。我本想立刻就走。只因有一件與你有關係的事。不會辦妥。所以滯留幾天。佩芝聽說與她有關係的事。不禁紅暈兩頰。低頭撫弄手絹。傾耳靜聽。秋塘以話已出口。不能再遲延不決。只得坦白說道。現有一人久已愛慕你了。同尊大人求親。他說不敢作主。非與你當面談判不可。所以我斗膽來問你。你如不願。却也不必勉強應允。秋塘說到此地。自己心頭也跳躍不已。注視着佩芝的面部。好似囚犯聽候判決。一顆心幾乎在口腔裏跳了出來。但見佩芝漸漸的抬頭。臉部直紅過耳根。水汪汪的眼珠。似笑非笑的表情。對秋塘注視了一會。忽然直立起身。抱住秋塘的脖子。湊到他耳朵邊去說道。我愛

你還有勉強嗎。你還不知道我愛你嗎。秋塘聽得了如醉如癡。手足無措。恨不得有地洞鑽了下去。秋塘本是代余守廉去向蕭佩芝當面說親。誰知佩芝一向鍾情於秋塘。經過多時醞釀。正恨秋塘對她毫無表示。今天聽秋塘說有一人要向她求愛。她以為除了秋塘總無別人。當即毅然向秋塘表示她也久已心許了。此時秋塘真是處於萬難地位。心想第一次婚姻已經弄得焦頭爛額。不能一誤再誤。雖然他是很愛佩芝。但是想起了留春的猙獰面目。使他不寒而慄。萬一留春說得到做得到。當真的去控告重婚。自己犯罪不打緊。還要連累佩芝。既然愛她豈能害她。秋塘想到這裏也顧不得佩芝傷心。立刻將她推開。很莊重的對她說道。佩芝。你弄了。我是爲余守廉做媒。代替他來徵求你的同意。請你不要誤會。佩芝起初幾句。還聽得有些模糊。以後凝了神聽秋塘說畢。這才如夢初醒。兩眼直瞪着秋塘。秋塘羞愧萬狀。不敢逼視。垂頭喪氣的求她原諒道。我有說不出的苦衷。請你原諒。我對於你真是萬分抱歉。今生如不能報答。惟有圖報於來世。今天的會面也許是我們最後的訣別。我怕見你的面。以後恐亦不能再到南通來了。以往一切。請你饒恕我。至於余家的婚事。是他逼我來說的。我若不允。他就有不利於你的舉動。我爲愛護你。不得不對你一說。允與不

允還請你自己拿主意。我決不敢勸你答應。或是拒絕。祝你前途幸福無量。我今夜就要動身了。秋塘對她行了個鞠躬禮。抬起身來。忍不住淚珠亂拋。也不願被佩芝看見。急忙掉頭就走。一路偷擦着眼淚。退至前堂。聽得吟笙等說話聲音。秋塘忙將眼淚擦乾。幸喜戴着墨晶眼鏡。尙能遮蓋過去。吟笙見他出來。連忙站起相迎。探問消息。秋塘向裏一指道。你們趕緊去看看佩芝吧。我不能再在此地逗留了。吟笙合家以爲出了什麼變故。奔到後進去了。秋塘便乘間逃了出來。一望兩面沒有行人。忍不住放聲慟哭。他故意轉入小路。繞到蕭家屋後去。只聽裏面人聲雜沓。諒必沒有甚麼好事。他不忍卒聽。奔到山腳下去。望着別人的坟墓痛哭一場。夕陽西下。始覓路回家。到了屋裏。把老人家喚來吩咐道。我今夜就要動身上海去了。此地的花園。我想改作老太爺的祠堂。不過我現在行色匆忙。心緒紛亂。不能詳細計劃。待我出去之後。靜了心。就打就圖樣。自會寄回來的。眼前一切不必更張。仍舊維持着現狀。家中瑣事。由老劉料理。大事取決於蕭老先生。他爲人忠厚。做事小心。有他照應。我也可以放心出門了。家裏所藏書畫。是老太爺的手澤。你們須格外留神保管。老劉等幾個老底下人。聽了都面面相覷。知道少爺的去心已決。無法挽留。只得唯唯聽命。秋塘又命備了

一席祭菜。到父親靈前去拜別。默默禱告。表示悔罪。伏在地上。忍不住淚痕被面。祭罷獨自回房。飯也不吃。關門寫了兩封信。一封給蕭吟笙。托他仍舊照料家務。管理田產。一封寫給佩芝。說明自己苦衷。勸她早些說妥親事。安慰父母。我此番出去。也許永不再到此地。恐怕要來生再見的了。這封信寫到非常淒慘。寫罷。吩咐小福進來。交信給他。道。等我動身以後。明天送到蕭家去。小福點頭答應。此時他的簡單行裝已經整理妥貼。緊要文書圖章另外放在一個手提包裏。一看時候差不多。即命備車。由老劉與小福同乘送他登輪。主僕三人在車中悄然無聲。只因老劉屢次相勸。一開口就被秋塘禁阻。老劉只得不說。明知說也無益。車經蕭家門口。隔籬望見燈火未熄。不知佩芝受了今天的刺激。舊病有沒有重犯。到了此時。也顧不得這些閒賬。只得由她去罷。車向前行。秋塘頭也不回。竟自去了。老劉靜默了多時。究竟忍不住說道。少爺到了甚麼地方。總要寫封信回來。好教我們知道。有事也能前來請示。秋塘道。我到了外國去。你們難道也能趕去請示嗎。老劉道。我們雖不能親自來。但能通信告稟也是好的。秋塘道。你們不必寫信給我。我有事自會來通知你們的。老劉歎道。老太爺掙這份家私。費了一生心血。少爺就這麼丟開了嗎。秋塘笑道。地球尚有毀滅的日子。

何況區區家產。等我學成歸國。我想全部捐作公產。爲地方造福。老劉道。此地的產業還沒有大關係。上海的許多怎麼辦法呢。秋塘道。我此去就爲變賣上海的產業。免得被人覬覦中飽。老劉聽了便又默然。車到港口。距輪船到時尙有好幾個鐘頭。照例要落小客棧。老劉與小福搬運行李到一家野店中去坐定。老劉去買了一張官艙船票。一張統艙。秋塘問他何以要買兩張。老劉說。我送少爺到上海。秋塘笑道。我現在也算老出門了。你在家裏要緊。不必多此一舉。老劉無法。只得又將船票去退掉。枯坐了多時。老劉又說。少爺晚飯也不會吃。可要買些吃的。秋塘搖頭表示不餓。老劉等了一會又勸道。少爺。你到了上海住幾天。解解悶。還是回來吧。秋塘好似沒有聽見一般。老劉又說。你若嫌鄉下住不慣。將合家仍搬到上海去住也是一樣。秋塘望一望手表道。只怕船快到了。待我出去打聽打聽。老劉知道他嫌我說話討厭。連忙起身道。外面漆黑。不容易走。還是待我去罷。說着老劉出外去。秋塘回頭見小福已靠在行李上睡熟了。便喝醒他道。喂。醒醒。我交給你的要緊東西呢。小福突然驚醒。急得手足無措。低倒了頭去點幾件行李可有失落。秋塘叱道。不是我方才交給你的東西呢。小福便在身上亂摸。旋身亂找。秋塘道。你好記心呵。我在家裏交給你那兩封信呢。小

福這才想起來道。那是留在家裏。放在我的枕頭邊。你要看嗎。我回去拿。秋塘道。此地離家有三四十里路。等你跑回去拿來。只怕我上海都到了。我是提醒你一聲。叫你不要忘記。明天早晨就去送掉。小福這才連連答應。把他的磕睡蟲也嚇跑了。老劉奔進來說。船快到了。我上碼頭去等。免得找不到房間。秋塘聽說。便一同帶了行李上碼頭去。等了一會。輪船靠埠。老劉搶先上去。覓得了房門。再請秋塘上去。臨別時。老劉也顧不得秋塘討厭。又叮囑了不少言語。秋塘覺得他也是一番好意。點頭答應。將要開船。老劉才與小福辭別秋塘。眼望輪船開去。天色已經大明。老劉帶了小福搭車回家。小福趕緊到自己枕頭邊去拿了兩封信。巴巴的奔到蕭家。當面交給吟笙。吟笙先拆自己的信看了一遍。只是搖頭歎息。徒喚奈何。另外一封給佩芝的信。心想拆開看過再交給女兒。又怕她心裏不願意。如果不拆開就給她。只怕她看後又增一重刺激。只因昨天秋塘來後。佩芝一直呆瞪瞪的。不言不食。看她的樣子又要病倒。秋塘這封信。一定又是使她大大的失望。給她看了。不是使她更增痛苦嗎。小福送了信就走。吟笙却拿了佩芝的那信。在客堂裏踱來踱去。轉念頭。恰巧佩芳出來請他進去早餐。吟笙便將這為難問題與佩芳商量。佩芳却說得爽快道。婚姻大事是無可勉

強的。華少爺既然不能娶她。我們又何必強求呢。依我的主見。儘管將這封信交給她去看。大概華少爺也不會欺騙她。信中無非是勸她一番。給她看了。也好讓她死了那條心罷。吟笙道。現在你妹子已經氣得要病倒的樣子。看了此信。不使她更氣嗎。佩芳道。她並無重病。不過心不死罷了。這封信給她。讓她大哭一場。好像做夢似的。夢醒以後。心地明白。鬱勃盡消。如果不死不活的拖下去。難保不釀成一場大病出來。吟笙聽得有理。先命佩芳去看看佩芝。見佩芝面壁而臥。低喚兩聲。也不回頭。大概是睡熟了。便退將出來。侍候吟笙進早餐。又與母親商量了一番。蕭太太則以爲與佩芝早定親事爲是。最好果然是嫁給華秋塘。既不能成功。還是余家爲上。佩芳已經耽誤。不能一誤再誤。錯過了余家。想找一頭適合的親事。在本地是再也沒有相當的人家了。吟笙只有歎息。毫無主意。他平常要吃兩碗半稀飯的。今天只吃了一碗半。這半碗還是硬挨下去的。吃罷。與佩芳同到佩芝房中。恰巧佩芝臉向着外邊。看見他們進來。又將臉掉了過去。可見她並未睡熟。只是怕別人與她多說話。吟笙先問道。你昨天也沒有吃晚飯。現在覺得餓嗎。佩芝對他搖搖頭。吟笙望着佩芳搖頭。佩芳却忍不住說道。秋塘有一封信給你的。你現在有精神看嗎。佩芝翻過身來。噤咕道。誰要聽

他的鬼話信呢。她說着就伸出手來索取。佩芳看了幾乎失笑出來。吟笙戰戰兢兢的將信遞了過去。佩芝接過來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不就拆開。却對吟笙與佩芳望了兩眼。佩芳拉了吟笙笑道。爸爸。我們走開吧。她不願我們站在此地咧。佩芝見他們走到門口。便高聲叫道。我頭昏咧。現在不能看。你們不要走開。吟笙還想回頭。佩芳忙將父親推了出去。順手帶上了房門。一路說笑着走開去了。蕭氏合家都知道佩芝想嫁秋塘。但佩芝本人却從來不肯承認這筆帳。現在婚事已成泡影。秋塘出門遠去。更不便去叫穿這件事。免得佩芝臉上難堪。所以大家都只能在肚子裏用功夫。佩芝見了秋塘的信。果不出她的阿姊所料。一連又睡了幾天。只在暗暗的啜泣。看見有人進來。她就推說有病。吟笙要她請醫生看。她又抵死不要。每天祇進些粥湯。過了兩日。余守貞又送許多東西來。聽說佩芝病倒。定欲進房探視。吟笙未便阻止。只得命佩芳陪她進去。佩芳怕妹子又裝睡熟。一路高喊進去。不知佩芝願意與守貞相見與否。且待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六回 大錯鑄成時九州鐵聚 嫁奩端正處一步來遲

話說佩芝見是守貞到來。怕她絮煩。特意下床招待。請他回到客室中請坐。守貞要想阻止。已經不及。佩芳却笑道。我妹子已有好幾天不會下床咧。今天看見余小姐來了。毛病就輕鬆了一半。足見她與余小姐大有緣份。佩芝暗暗的對佩芳橫了一個白眼。守貞却大笑道。佩芝姊若能見了我就不害病。我願意長期廝守着她。寸步不離都可以的。佩芳笑道。只怕我妹子沒有這大福氣。要折煞她咧。佩芳取一件浴衣給佩芝披上。一同走到客室中來。蕭太太看見連忙將窗戶關閉。佩芝道。大熱天還怕招涼嗎。關緊了窗門。不害病的人也要悶出病來咧。吟笙也說。寧可小心些的好。稍微開一扇。守貞道。此地很涼快。請不要開。免得佩芝姊招風。佩芝道。我晚上睡覺都愛開窗的。你們再關。我們坐到廊下去乘涼吧。吟笙這才開了半扇。守貞笑道。這位小姐的脾氣。同我家的守廉一模一樣。他也是愛講衛生。關了窗就睡不着覺。佩芝聽得便把眉頭一皺。吟笙還不識趣。說道。中國人的

體氣與外國人兩樣。尤其是鄉下的山風吹不得。守貞道。可不是嗎。這幾天他也病倒了。佩芳笑道。大概他的病與我妹子一樣。都是受了些風寒。佩芳的兩句話。故意中間作一頓挫。對妹子瞅了一眼。再說第二句。若在平時。佩芝早已撒氣走開了。今天却不知如何脾氣改得和善了許多。由人打趣她幾句。她也不以為忤。只是低頭不語。裝作沒有聽見一般。守貞又問。芝姊病了多日。請醫生看過不會。佩芝道。鄉下請醫生不便。靜睡幾天。讓腸胃裏餓餓空。也就全愈了。守貞道。我不知你有病。否則前幾天守廉每日請醫生下鄉來。教他灣過來診一診脈很方便。明天我陪那醫生一同來。佩芝連忙拒絕道。我最怕吃藥。況且今天已經能起床。不必費事了。守貞笑道。上次你才病了一天。夏春圃先生就代你去請醫生來看。這次怎麼他又不高興了呢。佩芳連忙接過來說道。你說的不是。那位華秋塘少爺嗎。他早已動身出洋去了。守貞假意吃驚道。他怎麼捨得離開此地的呵。說着故意對佩芝望了一眼。又作恍悟的神情道。呵。大概他的太太在上海等得不耐煩咧。佩芳問道。你也知道他有太太的嗎。守貞作不屑狀道。哼。他的事。本地人誰不知道。他若不爲女人。不致於移名改姓。我們在南京也不會上他的當。這位先生真是俗語說的會捉老鼠貓不叫。初次見面。誰也瞧不

出他是一個小滑頭。可笑我們在南京還都尊重他爲道學先生咧。足見現在的世界。上。僞君子實在太多了。佩芝姊。你說是嗎。佩芝本就一肚子不痛快。守貞還要來逼問她一句。她這可真忍不住。便發言道。守貞姊的話雖不錯。不過批評別人的是非。須要搜集各方面的證據。用公正的眼光觀察一番。始能再下斷語。華秋塘的不得父歡。究竟誰是誰非。真相如何。外人都不知道詳情。只聽幾句傳來之言。焉能作證。據我看來。他們父子不睦。無非爲了新舊思想的衝突。秋塘不願屈服在舊禮教下。寧可犧牲地位名譽。出門去自食其力。此非有極大勇氣的人萬做不到。如果秋塘真是個無賴浪子。華老先生臨死時也不會想找兒子回來了。這就是他老人家對於兒子的懺悔。所以據我看來。秋塘的品行。決不會像一般無知愚民口中傳說的那樣壞法。守貞笑道。我們這位佩芝阿姊。是出名的觀世音菩薩。同學們都稱她是慈悲心腸。她最肯原諒人。向來抱隱惡揚善的宗旨。人家有三分好處。在她嘴裏說出來。便是十二分的好人了。佩芝道。我不會趨奉人。也不會糟蹋人。別人既無十分罪過。就該留些口德。吟笙見佩芝的臉脹得通紅。恐怕她口沒遮攔。得罪了貴客。正欲插嘴。佩芳已先說道。姓華的已經去遠。只怕現在已到了東洋大海了。我們何必去論他的短長。

呢。不說也罷。吟笙道。余小姐。小女因受過華家老太爺的恩惠。如今尙未圖報。心中常覺得抱歉似的。有人提及華家的事。她都覺得傷心。這也難怪。因爲華老先生太鍾愛她。簡直比我這窮老子還憐惜她。佩芝不願再聽他們說這些話。推說頭暈。要去休息。蕭老太太侍候她進去睡了。此地守貞只是望着癡笑。吟笙連連向她賠禮。守貞笑道。這位小姐正是太癡心了。她欽佩的人竟不許別人說半句壞話。佩芳道。她說好也不中用。現在已經到外國去了。守貞道。我早已知道。今天我所以再來探聽你們。他臨走的時候。對佩芝有何表示。沒有。吟笙道。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女。我會經去偷看過。信中勸她答應嫁給令兄。話是的。確說得十分懇切。這幾天看來小女也有些覺悟了。守貞道。我的阿哥聽說秋塘動身以後。天天催我來問信。我因天熱。懶得出來。他又撥弄我祖母逼我來。他在家裏立等回音。現在可否請老伯進去探問佩芝一個確信。如果她有了允意。我回去再挽正式媒人來求親。吟笙猶遲疑不決。佩芳道。你進去見機行事罷。吟笙這才點起了脚步。走了進去。佩芳道。沒有了秋塘。我看妹子不會不答應的。我們這門親戚是高攀定了。守貞歎了一口氣道。像秋塘這種小夥子。人品長得氣概。學問中西貫通。年紀又輕。脾氣又隨和。說話又會騙人。莫怪佩芝要被

弄得神魂顛倒。不怕你笑話。守貞忽附耳說道。在南京的時候。我都幾乎受過他的誘惑。他騙女人的本領真強。幸虧我主意拿得穩。不上他的當。佩芝與他接近時。我就屢次勸佩芝。奈何令妹執迷不悟。逼得無法。眼看佩芝就要上他的鉤子。我哥哥才不避艱險。當面去數說他的罪過。他才頓口無言。與佩芝漸漸疏遠。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他姓夏咧。到了此地才知道他就是華家的敗子。佩芝看破他的行爲。也該覺悟才是。想不到還會受他的愚。所以我當面說她太癡心。佩芳道。這才對了我初次與佩芝同到華家去。兩個人見面不睬。大概就是爲此了。後來他們唧唧噥噥談了兩次。妹子的。心又會傾向他。足見此人的嘴真會說話。守貞道。我哥哥要娶佩芝。一來果然是愛她。二來也是救她。若不是我哥哥處處防閑嚴密。從前早出了事咧。此次不是哥哥去逼他走路。他常與佩芝鬼混在一起。也就快出事了。不比他沒有老婆。倒也能了。他已經娶過親的人。還來騙人家的閨女。幹甚麼。佩芝是受了他的迷。不願終身利害。累你們合家也無臉見人。所以我們才不得不出來救你們脫離險境。姓華的經此打擊。我想他也不能再回南通來破壞我們的善良風化了。佩芳聽罷。連連點頭稱是。心裏也萬分感激。蕭氏合家原很看重秋塘。自被余守貞幾番鼓弄。佩芳就第一個

反對秋塘。所以常常在妹子面前譏諷他。今天聽了這一番話。更把秋塘的人格看低幾倍。吟笙因為怕耽誤了佩芝的婚姻。姓華的脫空。便想靠定姓余的。除此兩家。本地再無更好的人家。他聽了守貞的話。並不敢十分相信。對於秋塘尙無壞感。不過看秋塘置家爭於不顧。飄然遠去。父母塋地。先人遺澤。好像都不在心上。便覺得這孩子似太荒唐。爲他管理事務。將來必無善果。要想將佩芝的婚事辦妥。依靠了余家。衣食無慮。便想謝絕顧問華家事。免得將來秋塘敗去了家當。被人議論。說姓蕭的幫同敗家子胡鬧。死後也無顏見伯禮於地下。吟笙有些書獃子脾氣。不肯貪非義之財。倚靠女兒養老。卻名正言順。不足爲恥。所以急於要說定佩芝的婚事。他進房去試探。佩芝劈口回絕。說是今生願抱獨身主義。不想嫁人了。吟笙着急道。好小姐。抱獨身主義是要本錢的。你的老子家無担石。自顧不週。怎能養你的老呢。佩芝道。我教書度日。也能糊口。以後捐些款子來自辦一所學校。就能養你們二老了。吟笙道。教書的味道。我是嘗夠了。那一個教員不是窮得要命。何況你是一個女流呢。好小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只生你們兩位小姐。你姊姊管理家政。是好的。要嫁上等人家。千難萬難。我所盼望的就是你一人。想靠你養老爹娘。免得我們年老更受凍餓。我培植你讀

書就是下的本錢。想把你嫁一個好女婿。你的終身有靠。我與你娘也有靠了。請你看我們可憐。就答應了吧。說着老淚縱橫。哽咽不已。蕭太太也陪着啼哭。佩芝伏在娘身上。也是嗚咽不住。說道。爹娘既然定要我嫁人。我也無法。不過要依我一個條件。就是姓余的不嫁。吟笙與老妻聽罷。面面相覷。她的答應與不答應並無分別。吟笙想了半天說道。好。我允許你不嫁姓余的。不過我與你娘都不肯放你遠離鄉井。在本鄉地方。除了姓余的。由你揀一家。誰能擔任我們的生活費用。誰是你眼光中看得對的。請你舉幾個人出來。佩芝本有許多話可以駁倒老人家。但是看他哭得傷心。不忍再去頂撞。祇有倒在床上。伏枕痛哭。余守貞與佩芝談着。不見吟笙出來回覆。不知何意。佩芝只得請守貞暫坐。自往內室觀望。她去了好久。也紅腫了眼睛出來。對守貞道。佩芝已經默許了。你請回去進行定婚的手續罷。守貞聽得大功告成。不禁大喜。急忙告辭回去。向守廉報喜。人不爲己。誰肯早起。余守貞這樣爲哥哥盡心竭力的奔走。爲了什麼。原來她也看了一個少年。並且發生過肉體關係。只因那人是窮小子。余家老頭兒反對。守貞去懇求守廉幫忙。守廉就以蕭佩芝爲交換條件。守貞只得答應。待此次暑假回家。定能撮合成功。誰知冤家遇見對頭。發現夏春圃就是華秋塘。

的化名。兩個人先在家鄉甚形親熱。守廉着急起來。因所有守貞與戀人的往來情書。都由守廉轉遞。守廉藏匿起來。並要挾守貞道。你如再不辦妥。我將情書交給老子。可以禁止你永遠不許出門一步。守貞着了慌。這才拚命進行。所有守廉當面去要挾秋塘等方法。都是守貞代想的。秋塘果然被他嚇跑了。今天得到這喜信。連忙奔回去。先向守廉要情書來看。她當然對守廉說。佩芝已親口允許。只待挽個媒人出去辦手續。即得。但是他們的父親余沛南。卻嫌蕭家太窮。不願配這門親事。守貞便又想妙計。先叫守廉裝病。放了不少乾糧在枕邊。一連兩天沒有吃飯。父母少不得着急。守貞便去走祖母的門路。約略說個大概。祖母去問守廉。守廉猶裝腔作勢。不肯直說。守貞更在傍裝神詐鬼。總算代為證明。祖母愛孫心切。瞞了沛南。先向蕭家去請個八字來。請瞎子一算。八字奇佳。老太太這才用全副精神。去向沛南力爭。沛南難違母命。只得挽了本地的一個地保。名叫王高升。的去到蕭家提親。事前余守貞小姐已向吟笙聲明。所有蕭家要提的條件。如岳父母要靠女婿養老等等。全由守貞負責答應。不必向媒人提及。因為媒人不過出出面罷了。吟笙聽信了她的話。當王高升來提親時。一切遵命。進行甚為順利。不多幾天。就舉行文定典禮。同時送過迎親的吉日來。

距行聘只有一月。吟笙嫌得日子太偏促。王高升說好在男家不要你家的賠嫁。四季衣服都由男家製就送來。你們只要過去一個人。有甚麼來不及呢。吟笙也就無話可說。定親以後。合家都忙着辦喜事。雖說不用賠嫁。場面總是要的。余家送了一千元聘禮來。吟笙與老妻佩芳商量。至少五六百元東西要賠給女兒的。否則怕被女婿瞧不起。蕭太太與佩芳同去詢問佩芝。要辦些什麼東西。最好是同到城裏去採辦。佩芝這幾天好似囚犯聽見了宣佈死刑。一切由他們去擺弄。拚着一個身體去與運命之神掙扎。抱定混世主義。混一天算兩個半天。她倒並不害怕吉期的到來。只恨地球轉得太慢。最好是一天天一年年飛一般馳去。便能使她早些衰老。早些死去。希望換一個人生。或者會有甜蜜的光陰能度。今生是終歸絕望的了。佩芳來問她要辦些什麼東西。她望着阿姊與母親呵呵的癡笑。問急了。便說一聲隨便。佩芝這幾天態度變異。不但對人說話。笑口常開。就是獨自一人仰望天空。也會展開笑顏。吟笙見了有些害怕。偷偷的對老妻說。這孩子不要發瘋嗎。蕭太太道。也許是花癡。你不見她常對着園中花朵發笑嗎。女孩子家的病。原有千奇百怪的。只要一嫁男人。立刻就會消失。吟笙歎道。女子無才便是德。古人的話竟不能不信。一樣是我們養的孩子。阿

芳就多麼懂得人事。只是少念了幾年書。阿芝的性情就這樣古怪。大概是因為她太聰明。太會用腦思想。才想成功這個樣子。好在她的福氣好。命裏註定要嫁有錢人家。若是阿芳也像她的脾氣。那就糟糕了。夫妻倆同聲歎息。佩芳真是能幹。平常就留心別人家辦喜事的手續。此次全仗她一人。把佩芝的嫁時物辦得井井有條。吟笙夫婦也很佩服。光陰迅速。離佩芝的吉期僅有三天了。佩芳因為要節省。自辦魚肉。僱用鄉下廚子烹調。一早就進城去買辦酒席。吟笙有幾位尊親住在四鄉。須親自去邀請他們到場。也不在家。蕭太太忙了幾天。發老傷睡在床上。家裏祇有佩芝一人。呆的坐在庭前。忽聽得門外一陣犬吠。有一輛快馬車。到籬門外戛然停止。一羣狗圍着亂鳴。佩芝注視門外。但見一個穿西裝的少年。手裏挾着一個大皮包。滿頭大汗的奔進來。佩芝仔細辨認。來者正是華秋塘。她的心頭便似有小鹿般亂撞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等不及佩芝轉念頭。秋塘已奔到她面前。充滿了快樂。將皮包望竹椅上一擲。張開兩臂。撲到佩芝身上。緊緊抱住。低呼道。吾愛。我已回復自由。能永遠愛你了。佩芝此時也是熱血騰沸。心不由自主。覺得秋塘湊過來與他接吻。她萬無拒絕的勇氣。竟由秋塘熱烘烘的吻着。這是她平生最熱烈的表現。在這一霎那。她已被熱情

溶化了。不但忘記了摟抱着的秋塘。並她自己的身體也忘得一乾二淨。好像將兩個泥人搗爛以後。重新又捏成了一個。兩顆跳突的心也似奏着同一拍子的音樂。按着同樣的速度跳動。胸口緊貼胸口。分不出你我彼此。他們兩個的心靈也融成一片了。秋塘臉朝着裏。吻着佩芝。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持續移時。漸漸的抬頭。佩芝望他胸前一鑽。他吻着她的秀髮。漸漸的睜開眼皮。看見堂前堆着許多紅紅綠綠的東西。中堂懸着一個大紅喜幛。題着四個大金字。之子于歸。他低頭問道。是你家佩芝辦喜事嗎。佩芝聽得這句話。如同觸了電流。面色突然慘變。雙手使勁在秋塘胸前一推道。你來得太遲了。說罷。掙脫了秋塘的手臂。倒退了幾步。靠在牆上。瞠目望着秋塘。秋塘此時也怔住了。正欲上前問個明白。只聽大門響處。佩芳提着幾個大小紙包由門外進來。佩芝看見。望着秋塘。蹬了幾脚。掩面望裏直奔。秋塘知道有了變故。不便攔阻。佩芳已走到階前。看見秋塘已暗自吃驚。隨即堆下笑臉說道。華少爺你沒有到外國去呵。今天特地趕回來吃佩芝喜酒的嗎。秋塘望着佩芳啼笑皆非。只覺得腦中嗡的一陣聲響。他也知道受的刺激太深。身體難以支持。俯身下去。拿了皮包要走。誰知他的身體已失了主宰。就這樣順勢合撲了下去。嚇得佩芳也驚叫起來。要知

惱人春色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恂子著

慾海乘桴記

慾海無邊回頭是岸摩登男女最易沉溺著者
搜集近代青年之事實假小說家言作當頭棒
喝文筆流利暢達情節紆迴曲折一編在手可
以忘倦全部四冊定價三元實售

◎

發

行

所

上海
北河路
中

金

鋼

鑽

報

館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七回 指桑罵槐正言彈惡客 殭桃代李僉壬定詭謀

却說華秋塘出國去後。因何突然回來。原來他因情場失意。看得萬事皆空。決計捨棄一切。到國外去研究一種專門學問。意欲至少在外國度過十年之後。再回祖國。預料那時人事變遷。各人都能互忘往事。他也能重打鑼鼓。另換一頁人生史。安心爲社會服務。做一番有利人羣的事。秋塘的主意本是拿得甚堅決的。到了上海。想把所有股票產業盡行變賣。存在銀行裏。供給他求學的費用。他與章克剛還有些未了的手續。在動身以前不能不與此人斬斷瓜葛。因爲他已知道姓章的不是個東西。若不與其斷絕。將來難免被他藉故敲詐。所以秋塘到上海。住定了旅館。就要去尋章克剛說話。想辦完了這件交涉。再進行他事。他與匆匆的出去。走到旅館門口。忽又站定了脚。心裏想道。像章克剛這種卑鄙小人。也配我上門去拜訪他嗎。似乎太給他面子了。不如叫他到旅館中來談話。表示不是我上門去求他的。秋塘究竟還是個大爺脾氣。對付這班勢利小人。就愛搭足架。

子不肯有一點遷就。當即回到房裏。命茶房打了一個電話到韋克剛的事務所去。命他即刻就來。他買了幾張報紙。隨意翻閱。不多一刻。韋克剛居然來了。見了秋塘。滿面春風的問道。秋塘哥。你是幾時到的。怎麼不打一個電報給我。讓我到碼頭上來迎接你。你也太儉樸了。怎麼住在這種小旅館裏。房間何不開一個大些的呢。你沒吃飯嗎。我與你接風。秋塘指着一張椅子對他說道。你請坐下。與你談正事。克剛一面坐下。一面說道。你想到上海來做點事業嗎。近來的地產十分發達。我手裏有幾票便宜貨。大可以搨進。若要發得快些。有大資本做標金。能將金價操縱在你手裏。更是一本萬利的生意。秋塘道。我不想發財。老實告訴你吧。我就要出洋去了。以後我家也不會與人發生甚麼法律交涉。今天請你來。就是要取消你的法律顧問。所有先君以前留在你處的文件。請你一齊交還給我。克剛吃驚道。你有了偌大家私。就是坐吃兩三輩子也吃不完。何必還要耽驚受怕的去飄洋過海呢。秋塘道。人各有志。你也不必來管我。克剛沉思有頃。恍悟道。華老伯去世未久。你即使有心出洋遊歷。也不會如此匆促。定是你受了甚麼重大刺激。所以急於要離開本國。如果真是這樣。你就未免太傻了。何不與我商量一下。或者能夠與你解決困難問題。秋塘心想此人雖然卑

鄙却很聰明。被他一句話就猜着了我的心事。真是個機靈鬼。秋塘雖暗中佩服。面上却不肯承認。對他莊容說道。我想出洋就出洋。與別人毫無關係。你也不必打聽。克剛道。我的事不成問題。你出國以後。上海的產業還是要委托人的。這一點小義務。讓我盡了罷。我們是自己弟兄。又是世交。還能向你要公費嗎。純粹義務。決不要分文酬勞。有話等你回國來再說。秋塘道。如果我是短期遊歷。我也不與你說話了。因爲我此去。預定須十年後方能回國。留在上海的產業。須全部變賣現金。以後用不着人管理了。克剛見他的意志甚是堅決。語氣中甚是不信任自己。當即連聲稱讚道。想不到你有此壯志。真是令人欽慕不置。可恨我沒有力量。否則與你作伴同行。倒是大好機會。剛才我以爲你是到各國去遊歷。那是走馬看花。得不到甚麼益處。既是想去長期研究學術。我是十分贊成的。我是受你老太爺僱用的人。你既是他的合法承繼人。也就是我的主人。主人的命令是應該遵從的。不過移交的手續甚繁。限我半月工夫。全部奉繳如何。秋塘道。只要請你將文件交出來。就是何須費許多日子。我最好在一星期之內就要放洋。請你明後天就交給我罷。克剛連連答應道。是是。愈快愈好。待我回去就整理。明後天能夠理清。我就交。秋塘預料他一定有阻難的。現在

見他如此漂亮。也就放心了。克剛站起身來。低頭一想。說道。我現在就去。只怕時間太遲。銀行保管箱已不能開了。明天我要到蘇州高等法院去出庭。大概須待後天始能開始整理。秋塘道。只要你言而有信。我就等你三天罷。克剛說得斬釘截鐵。約定三日後見面。就告辭而去。他出了旅館。直奔到陶留春那裏。原來他與留春早已祕密同居。不過他絕對不干涉留春的自由。留春有時弄到了洋盤戶頭。他還能運籌幟幄。與他計劃騙錢的方法。所以留春與他相處得甚爲合式。如遇克剛週轉不靈的時候。留春自願盡力資助。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同居多時。絕無間言。後來克剛知道秋塘得了承繼權。益發將留春視同肥肉。侍奉得她格外週到。上次留春到南通去見秋塘。也是克剛出的主意。那一次只是探試性質。所以教她不必大敲竹槓。後來聽見秋塘事事屈服。留春回到上海。克剛便頓足懊悔。留春問他何故。克剛道。你與秋塘見面得太早了。如果等他與蕭吟笙的女兒愛情成熟。訂了婚以後。你再去與他辦交涉。縱然不教他傾家蕩產。至少也要教他拿出一半家私來料理這場官司。現在你去見了他一面。他不敢不承認你是他的正式夫人。這就是逼他不敢與姓蕭的女子結婚。留春問道。那末還有補救的方法嗎。克剛道。只有靜待時機。看他們的變化如何。你

却不能再去逼他了。惟有希望他將你忘記。才有辦法。今天韋克剛聽得秋塘說要出洋去。十年後方能回來。使他的計劃完全失敗。便大大着急起來。奔到留春處。留春尚未起牀。一個老媽子哭喪着臉站在牀前。却不敢喚醒主母。克剛問老媽子道。徐媽。你呆瞪瞪的望着幹甚麼。徐媽擦着眼淚說道。二小姐剛才又吐了幾口血。看樣子危險得很。今天可要去請醫生。遲了怕醫生不在家。叫醒了大小姐。又怕大小姐發脾氣。少爺。你作作主罷。克剛將婆子望房外一推道。我們現在有要緊事商量呢。沒工夫管閒帳。說罷將房門關閉上門。走到牀前。將留春輕輕的推醒。留春微睜眼皮。見是克剛。又望被窩裏一鑽。克剛靠到枕上去。低聲對她說道。你醒醒吧。華秋塘到上海來了。留春霍地坐了起來。問道。他住在那裏。我要問他要錢去。克剛拍着她的背心道。你醒醒再說。留春揉着眼睛叫徐媽。克剛道。你要烟盤嗎。我與你搬過來。不要叫她進來吧。說着便將烟具拿到牀上。與她點燈裝烟。原來留春每日起身非要在被窩裏抽足了烟不肯下牀。克剛知道她的脾氣。坐在牀前一張小矮凳上。埋頭與她裝了五六口大筒雅片。才見她慢慢的活動起來。倒了一壺滾茶給她吃了。見她伸了一個懶腰。方開口問道。你怎麼知道這殺千刀會來的。克剛便把方纔與秋塘會面的經過

說了一遍。留春又坐起身來道。他到了外國去。我到那裏去找他的游魂。我要去教他把十年津貼一次算給我。克剛道。你不要魯莽。我的目的還不在乎這幾個小費。你現在不必露面。免得將他嚇逃走。我去打聽明白了他出洋的原因。然後再商量對付的方法。留春道。你不是說他已經不相信你了嗎。你去問他。也不會有真心話對你說的。克剛道。在上海無從打聽。待我到南通去走一趟。立刻就能知道。留春道。你幾時去幾時回來。克剛道。事不宜遲。今晚動身。明天下午到他家裏。後天能回上海吃中飯。留春道。到他家裏若是打聽不出。豈不是白跑一趟。克剛道。他家裏的情形。我很熟悉。那個老家人是忠厚人。我自方法偵探出來。留春仍鑽入被窩。望着克剛嫣然一笑道。你要去就去罷。今天那老屈死要來吃晚飯咧。克剛站起來吻了一吻她的額角。就在一面盆冷水中洗了洗手。整一整西裝。就告辭去了。開出房門。見徐媽在後房門口眼淚汪汪的站着。他正眼也不瞧。竟自下樓。徐媽這才進房去。將二小姐病危的情形告訴給留春聽。留春矇矓着眼睛說道。長病無孝子。她犯的是死症。教我也無法可想。請醫生吃藥打針。無非是教她多遷延日子。多受些痛苦。我做姊姊的在她身上花的錢已不在少處。總算對得起她了。你也不用着急。只好聽天由命了。徐媽道。

前天聽人說真馬寶能醫癆病。我已打聽得有人家出賣的。何不去買來試試。留春好似不耐煩道。我昨天買了十兩土還沒有付錢呢。那有閒錢去買藥吃。況且那藥又不是包靈的。隨她去罷。你以後少管閒事。與我打臉水。我要起來了。徐媽只得不敢開口。侍候留春起身梳洗。又躺身下去。狂抽雅片。那個所謂老屈死來後。陪他打情罵俏了一會。直鬧到天亮始去。宜春躺在後房亭子間裏。已有幾個月不能下牀。近來她的姊姊留春也絕足不到她房裏。只有那年老的徐媽還偷空送些茶水給她。每天只吃些薄粥湯。惟有患癆病的人。就是臨死心地也是很清楚的。她見留春對她如此冷淡。心裏甚爲氣憤。想起了從前與姊姊共患難的時候。一陣心血來潮。便有整塊的血嘔吐出來。徐媽是軟心腸人。看見宜春可憐。常去與留春絮叨。總是受留春一頓埋怨。起初還請個把醫生看看。後來索性不管了。只有徐媽偷偷的去求些仙丹。無非是香灰陰陽水之類。明知無效。只是聊盡人事而已。章克剛到南通去。果然並無耽擱。如期歸來。他先到事務所。知道華秋塘已來催過幾次。其實華伯禮當初也是很精細的人。所交給章克剛的只是一份財產的目錄。並無其他值錢東西。另有一份留在華家。當然已入秋塘之手。克剛處所存的祇能算是副本。秋塘不會送父親的終。不

知道克剛手裏究竟有多少值錢的東西。所以要逼他交出來。實在秋塘不去理睬克剛。克剛也玩不出甚麼花樣經來。現在秋塘既然要追還。克剛樂得漂亮。先把一部份帳簿帶去交還。藉此示信於秋塘。其餘的不肯一次交出。是想借此可與秋塘常常見面。也可以留他在上海多住幾天。克剛帶了帳冊。先去見留春。留春知道他要來。昨夜打了通宵麻將。此時橫臥在烟榻上假寐等他。克剛辛苦了兩天。已覺渾身無勁。留春裝了幾口烟給他抽了。才顯得精神抖擻起來。對留春說道。不是我吹牛皮。我未到南通已猜中了八九分。秋塘賭氣出門。定是爲了蕭家女人而起。如今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因爲不願意目見自己的愛人去嫁別人。所以氣得逃走了。留春道。爲甚麼他不娶那女人。難道是女人不願意嫁他嗎。克剛道。那姓蕭的是窮人家姑娘。豈有不願之理。就是怕你與他爲難。所以他不敢冒險重娶。留春笑道。我的問題容易解決。只要他拿些錢出來。我就將這挂名太太讓給他們。克剛冷笑道。我願意出十萬元。你將兩張憑據賣給我。看我一轉手間。就能得三四倍利益。留春對他橫了一個白眼道。你不要胡吹罷。他望外國一溜。你去要他一個屁爪筋。克剛道。要想弄他的錢。當然不能放他出去。留春笑道。腳生在他肚子下。他要動身。你不能去扯住他。克剛道。

非但不能放他動身。還要代他與蕭家姑娘拉成皮條。我們才有大生意可做。而且這個媒人非
要你做不可。留春提起烟槍要打他道。你又要說瘋話了。我打你的嘴。克剛將烟槍接在手裏。見斗
上裝着一口現成的烟。便就在燈上吱吱的一口氣抽完。吸了一口滾茶。定定神才說道。我不說
笑話。秋塘一生命運。都在你掌握之中。你不許他留在中國。他只得出洋。你若教他不必出洋。他就
能乖乖的回南通去。留春很興奮的說道。你能保證他真能聽我的吩咐嗎。我立刻就去下命令。他
若反抗呢。你和我叫巡捕送他去強制執行。克剛冷然道。你活在世上。他不見得肯聽。除非你死後
才有此效力。留春怒道。你盼望我死嗎。我死後。你有什麼好處。克剛大笑道。你死後。我倒沒有什麼
好處。你自己却能發一票大財呢。留春更急道。人都死了。還要錢何用。你又不是我的兒子。我死後
的財產也不見得能傳給你。克剛大笑道。你不要着急。並不是叫你真死。我是比方這樣說。現在秋
塘所怕的就是你。因為你在世上。他才不敢犯重婚罪。所以忍痛逃到外國去。如果他知道你死了。
就能名正言順的同姓蕭的結婚。不是就不必出洋了嗎。留春道。哼。你好良心。你盼望我死了讓別
人去享福。克剛道。你不必着急。待我老實告訴你。你要想沾潤秋塘的家財。除非先要求與他同

居一則你不肯。二則我也捨不得。三則他也未必肯收留你。你若與他打官司。他正愁不好意思抓破面皮。如逼他上公堂去。他就不顧甚麼名譽了。一定要求與你離婚。他的理由也很正當。官司勝負。殊難預料。他是個怕打官司的人。這是他的第一弱點。不過我們如要用打官司去懾服他。若不能操必勝之權。就不宜輕舉妄動。我們要想征服他。必須先誘他犯法。最容易使他上圈套的就是誘他犯重婚罪。我教你死。並非真死。只是傳一個消息給他知道。說你已經死了。使他放心大膽的去與人結婚。等他婚後。你再去與他辦交涉。那時他既怕吃官司。又怕失面子。那個重婚的女子。要不答應他。四面擠攏來。不怕他不拿出半份家私來與你和解。你不是發財了嗎。留春道。法子雖好。只是要我把性命去換錢。太危險了。克剛笑道。你儘管躺在家裏抽煙。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包管說得他相信你是真死。好在上海灘死人並不要報官。死活毫無對證。將來你死而復活。我沒有簽字證明你死。可以賴得一乾二淨。留春聽罷大喜。就命照計而行。克剛恐失信於秋塘。今天不能不去見他一面。當即先去佈置圈套。約了幾個朋友。教他們如此這般。然後趕到旅館。秋塘出去看朋友了。克剛坐在旅館中等了個把鐘頭。秋塘回來。見他如此至誠。似乎有些過意不去的樣子。開了

房門進去坐定。克剛先道歉道。我到蘇州出庭去了兩天。今天剛到上海。就匆匆的到保管庫去取了這幾冊簿籍來。請先收下。還有的文件。我託會計師整理。尙未交來。大概兩三天後。定能取到。秋塘見無誤。當即收藏在行囊內。問道。應付多少公費。請你開一帳單來。我照付就是。克剛莊容道。大哥。你簡直是罵人了。以後你有法律事件。儘管交給小弟代辦。決不敢要分文酬勞。秋塘道。我以後決無牽涉法律的事發生。我也不會生兒子。也不必立遺囑。克剛道。人事無常。那裏說得定呢。即使你不願與人爭。人家要來侵犯你的法益。你就不能不要求法律救濟了。秋塘道。即使有人來侵犯我。我也是讓人家。萬一讓無可讓。寧可與人拚性命。也不願打官司。克剛讚道。究竟你的識見高人一等。老實說。除了真正人命關天的事以外。現在法院裏所接受的案子。無非是意氣之爭。憑一時之氣憤與人涉訟。官司打到一半。心裏就要懊悔起來。勢成騎虎。又不甘退讓。有許多不道德的律師。就在這時候大事要索。結果弄得當事人兩敗俱傷。祇好了許多中間人。本是原被兩告之訟。官司打到後來。會變成當事人與律師之訟。在上海法院裏當會有此怪事出現。你的話可算確有見地。不過人人像你。做律師的都要餓死了。秋塘道。本來這是多餘的東西。從前沒有律師。衙門中的

生意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發達。多數訴訟案子都是律師掇弄出來的。我平生痛恨的就是律師。我即是被人誣妄我是殺人犯。也不願請律師辯護。克剛拍手贊成道。你的話說得痛快極了。現在律師界的敗類確是太多。他們沒有生意上門。就會鑽頭覓縫的去掀起風波。其中難保沒有如你所說的情形發生。於是一般人就把律師的地位都看低了。秋塘聽了却在暗暗的好笑。我分明在當面罵他。他居然也會和調。此人真是個好胃口。克剛知道秋塘的脾氣。是吃軟不吃硬的。只要幾句話順着他的意思。他就會高興起來。閒話了一會。已是上燈時分。克剛說是要爲秋塘餞行。定要出去吃飯。秋塘原不肯擾他。怎奈他說得十分懇切。不忍過分拂他的盛情。只得應允。克剛忽又說道。我想起來了。我有一位朋友想到美國去學習土木工程。聽說已經約了三四個同伴。也想在本月內動身。你如一人嫌得長途寂寞。我今天同你介紹。請他同來吃飯。與你談談如何。秋塘正愁無伴。這句話却說中他的心意。就請克剛介紹。克剛道。你在旅館中等我。我去找到了朋友。再來請你說。着便自去了。過了一點鐘光景。秋塘接到一張請客票。按址而往。乃在一家上等大菜間裏。秋塘此去。又入彀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八回 瘵疾說當筵請君入甕 衰容窺隔牖與鬼爲鄰

話說華秋塘到了大菜間裏。見韋克剛以外。還有三位穿漂亮西裝的少年。一位是四十歲光景。道貌岸然。穿長衫馬褂的朋友。克剛介紹道。這位是湖州的名醫賈香苑老先生。剛才我對你說的。要出洋的那位。是賈先生的令弟。不巧得很。他的令弟今天剛動身回家鄉去了。要一星期之後才能回來。等他來後。由賈先生請客。與你們介紹罷。那賈香苑很謙恭的與秋塘招呼。克剛又介紹那幾位朋友。有的是到過美國。有的也想出洋。秋塘與他們一一交換過名片。向那出過洋的那位。談了一會。所說的情形。與秋塘自己朋友處打聽的情形相仿。須臾入席。克剛坐着主位。秋塘是特客。賈香苑年長。兩人靠主位對面坐着。其餘都是陪賓。秋塘問香苑的兄弟出洋情形。香苑說。我是個老派人。於新法學堂的情形不很熟悉。令弟學的什麼。我也不懂。只知道他出洋去遊學。是學堂裏派出去的。一切用費都由學堂供給。別的我都不知道。這幾句話說得合座的人都笑了出來。克剛連

忙代他解釋道。賈先生說的是官費生。他的令弟同我是最莫逆。這位賈先生是專門研究國醫的。他令弟是科學家。二人主張不同。各人埋頭研究學問。各立門戶。不相干涉。他以爲中國人自有中國的學問。不屑去顧問他令弟的西學。香苑道。我也不是不屑顧問。實因他們年紀輕的人。崇拜外國東西太也過份。與我談話便不很投機。就以醫理來說。外國醫生動不動就要開膛破肚。其實有許多病症。在中醫看來。很是輕描淡寫。幾劑藥就能奏效。到了西醫手中。就非大動干戈不可。最荒謬的是西醫代病人開肚。他自己不立保證書給病人。反而要教病人簽筆據給醫生。說是開死了。不能怪醫生的本領不高。要怪病人的症候生得不好。這不是拿人命當兒戲嗎。說罷便一陣冷笑。在座的人都是信仰西醫的居多。聽了他的話。都有些不以為然。但也沒有人敢去駁他。克剛望着秋塘微笑示意。但他處於主人地位。好像不得不敷衍他似的。笑着說道。賈先生是肺病專家。雖在上海懸壺未久。經他治愈的肺癆病的確不少。賈香苑又似很得意的說道。西醫自稱萬能。對於肺病就毫無辦法。只能將病人養在醫院裏等死。病人本不會死。有許多竟是被醫生嚇死的。我不是吹牛。患癆病的人來請教我醫治。十個之中至少有九個活的。克剛與他打趣道。你醫癆病既有把

握。十個病人就應該救活十個。爲什麼還會有一個死的呢。香苑道。癆病七分靠醫藥。三分靠病人自己。那死的一個不能怨我。要怨他自不小心。有一位西裝少年聽了似乎不服道。老先生空談不能爲憑。你能舉幾個實例證明你醫藥的功効嗎。秋塘本有些嫌他討厭。想吃過了兩樣菜就要告辭。現在却聽出滋味。覺得他們辯論得甚是有趣。只見那賈香苑不慌不忙說道。我不說自己本領高。許多在我手裏醫好的人。我都不提。只舉兩個經我手裏醫治而失敗的人給你們聽。一個是男人。十幾年的癆病鬼。西醫照過愛克斯光。說他的肺已爛去一大半。無法可治。到了我那裏醫了三月。再去照愛克斯光。醫生說他的肺已不知被甚麼東西補好。斷定他不會死的。那人便很高興。過了一夜。再到我處來。我一診他的脈。就對他說另請高明。預備後事。不出百日。一定歸天。原來我對他說。經我醫治。須一年不同房。誰知他昨夜就犯了戒。後來果然在二個月中就死了。此人姓黃名理卿。在十六鋪一千六百四十三號開荳米行。不信可以去打聽。還有一個是女人。也因犯了我的戒。可不是色戒。乃是烟酒。她的情形也是與姓黃的男人相仿。我斷定她還有七天可活。這位女太太姓陶名留春。住在娘子關路康德里十三號。不信你們在七天以後。到該處去打聽。可有姓陶的

人家死人。韋克剛望了秋塘一眼。再對香苑擠擠眼睛。禁止他不要說下去。香苑會意。也就用別的話岔開。秋塘頓時將臉孔鐵板起來。靜聽他們賓主談笑。絕不羈言。喉嚨口似有一塊石頭梗着。非但新上的菜喫不下去。就是已經喫下去的。也感到嘔吐不出之苦。克剛知道他的脾氣。也不勉強他進食。秋塘如坐針氈。別人談的甚麼。他都沒有入耳。好不容易挨到散席。來賓陸續起餅。秋塘這才低聲向克剛說道。這位賈先生可否請他少留片刻。我要同他談幾句話。克剛去向賈香苑說了。香苑道。我對於出洋的事。乃是外行。過幾天等舍弟來了。我叫他來拜候華先生罷。我今天還有一點小事。秋塘連忙接着說道。我想與賈先生談的。並非出洋的事。只要請你暫留五分鐘。克剛送走諸少年。將香苑勉強留下。克剛故意走開些。表示不聽他們的秘密話。秋塘將他叫過來道。我的事瞞不過你。大家來商量商量。克剛這才端一張椅子過來。坐下來就埋怨香苑道。老先生口沒遮攔。說甚麼姓陶不姓陶的。觸了華先生的諱忌。不知者不爲罪。我來替賈先生賠罪罷。香苑似不服氣。正欲辯論。秋塘搶着說道。我非但不怪賈先生。還要感謝他呢。今天無意中聽得這不幸的消息。不知這位陶女士有多少年紀。是不是與我有關係的那位。我還不敢確定。所以要與賈先生談一談。香

死道。這位女士看上去還不到三十歲。她得的是急性肺病傳染。俗語叫做百日癆。如果早些叫我醫治。決不至於有危險。無奈他先去請西醫看了多時。弄得不可收拾。我代她看時。已危險萬分。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始暫有起色。誰知她又不聽我的戒條。私自去抽雅片煙。喝酒。以致觸發舊病。現在是無可救藥了。秋塘聽罷默然半晌不語。克剛問道。難道她當真沒有救藥了嗎。香苑微笑道。除非世界上真有仙丹。否則無法起死回生。我斷定她還有七天可活。如果出了十天。她猶在人世。你們儘管來打掉我的招牌。看來華先生也有患癆病的人。要我去醫嗎。只要不經過西醫的打針。病人能絕對遵從我的調養方法。即使病人上了牀。我還有七分把握。秋塘低聲問克剛道。他說的陶女士。不知是不是她。克剛道。你說的是我的嫂子嗎。我也好久沒有見她了。秋塘道。如果她真是命在旦夕。我倒不妨去看她一次。我怕這消息不可靠。克剛對賈香苑一使眼色。香苑即起身告辭道。你們談談。我還有兩個出診呢。秋塘問克剛去問明了留春的詳細地址。只得由香苑先去。秋塘問克剛道。你現在有空嗎。克剛道。我雖有兩處約會。都在玩笑場中。不去也不要緊。你想到那裏去消遣嗎。我應當奉陪。秋塘頓了一頓道。你能陪我去一看留春嗎。克剛笑道。究竟你們還有夫妻

之情。我有朋友新立一個肺病療養院。設備甚完全。我可以介紹給你。秋塘道。世界上同姓名的人很多。我要去看個明白。再定計較。克剛道。你與尊嫂常見面嗎。秋塘道。我若與她常常相見。豈有她害了重病。我不知道之理。不瞞你說。她住在上海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最近雖見過她一次。覺得她的確比從前消瘦得多了。克剛笑道。她的病也許是你將她氣出來的。即使藥石無靈。若得你去當面安慰一番。也許能夠轉危爲安。秋塘道。我與她已經恩斷義絕。她對我既無好感。我見了她也不會安慰。只怕反而要增加她的病症。克剛詫異道。想不到你們夫婦的感情會破壞到這步田地。那你又何必去見她。使得雙方精神都感到不快呢。秋塘沉思有頃。歎道。我知道她是舉目無親的人。她的妹子不知嫁人沒有。萬一真要死下來。只怕買棺材的人都沒有。豈不是太可憐了。我不知道便罷。既在上海。我很想代她料理過喪事以後。再出洋去遊歷。也算是了結我一樁心事。克剛道。既是這樣。你且不必去。等我替你代勞。訪問明白。若果真是尊嫂。你再去也不遲。秋塘正想教克剛去打聽真相。只是不好啓齒。既是克剛願意。就拜託道。那末請你就去一趟。若真是留春。你可不必說起我在上海。你先看她的情況如何。萬一她已有男人。那就由她去罷。不過她若真是死了。我

也希望能夠得到一個證明。克剛道：她的生死，你如此關心，足見你太情重了。秋塘恨恨道：我的一生幸福，全都犧牲在她一人身上。她利用這夫妻名義，逼得我無路可走。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她。所以只有忍受她的壓迫。現在我也不敢盼望她死，只求她另外有了一個丈夫，給我拿到她與人同居的證據。就是我恢復自由的日子到了。克剛道：她既不與你同居，你何不與她正式離婚呢。我來代你辦這法律手續。秋塘長喟道：我同她結合的時候，已鬧得滿城風雨。現在何必再被人恥笑呢。我譬如從前犯了罪，現在只有忍痛受刑，等她自然變化。我對她決無要求。張着眼珠受她的宰割，看她把我磨折到甚麼程度。克剛也嘆道：你做人太善了。莫怪要受人的欺負。秋塘握着他的手道：我的痛苦，惟有你知道。除了你以外，我也無處訴苦了。克剛道：我與你如至親手足一般。有人欺你，就是欺我。我一息尚存，定當與你解除痛苦。秋塘連日憂鬱，得此一訴，胸膈爲之大舒。克剛對他態度誠懇，他以爲人類總是感情動物。開誠佈公的待人，終能換得一部份人心。想不到克剛再會設了陷阱，誘他入彀的。二人在餐館中出來，克剛以時間已晚，答應明天去探訪留春，約定明晚准有回信給秋塘。秋塘連連向他道謝而別。克剛驅車到留春家裏，將席間設的鬼戲向留春說明。

留春嬌嘆道。你當真要盼望我死嗎。克剛道。我以前定的計劃是哄騙秋塘。只說你死就完了。誰知他此番却精細起來。非親眼看見你死不可。我的計劃已宣告失敗。留春道。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正在此時。徐媽忽又急匆匆的跑進房來。驚惶失措的說道。二小姐又吐出大塊的血。看看實在怕人。大小姐應該與她想法子才好。留春笑着對克剛說道。你說的那個癆病醫生。請他來與宜春看看。問她究竟幾時可以走路。克剛笑道。那老油條是我用噱頭勢將他噱來的。我教他怎麼說。他就照樣說幾句。他那裏有什麼真本領呢。徐媽道。不要管他有本領沒本領。請來看看。但能止住她的吐血也是好的。留春怒道。我自己的妹子。心裏比你還着急些呢。怎奈死活是註定在命裏的。壽限到了。請神仙來都救不活。你我都不能代替她去死。着急有甚麼用處呢。徐媽噉咕道。我是看二小姐哭得傷心。只要你能進房去安慰她幾句。毛病就會輕些也未可知。克剛將徐媽勸出去道。你且去侍候二小姐。少時我教大小姐進去安慰她。就是徐媽去後。留春埋怨道。你去與這老太婆多說些甚麼。她是得了宜春的好處。所有妹子手裏積的幾個私房錢都被她騙光了。所以她不得不來我處討好。克剛道。妹子上了牀以後。我已好久沒有見過她了。現在待我去望望她。留春拉住他。

道。你快不要去。看見了要害怕的。克剛道。我到房門口去張一張就來。說着他蹣跚走到後樓亭子間門口。見房門虛掩着。裏面射出一道慘淡燈光。再走近一步。就聞着一股惡味。連忙抽出手帕掩住了口鼻。伸頭向牀上一望。但見牀上只有薄薄的一片被橫着。宜春的身軀小得好像十來歲的小孩子一樣。滿頭散亂的頭髮。好似剛燙過的一般。蓬鬆滿枕。一顆精瘦的腦袋埋在亂髮堆中。越發見得小了。兩顆眼珠顯得特別圓大。骨油油的望着帳頂。看了真有些怕人。克剛雖然脚步甚輕。宜春的感覺却特別靈敏。早已聽見有脚步。並且知道不是徐媽。她將眼珠突然翻過來。但見白多黑少。越發覺得可怕。只聽見她問了一聲什麼人。聲音暗啞。好像傷風的小貓叫一般。完全不像是宜春的嚶嚶鶯聲。克剛雖然胆壯。却也覺得汗毛根根站班。更無勇氣與她答話。掩住口鼻。進住了一口氣。掉頭就走。奔到留春房裏。對留春低聲道。恭喜你。我們有辦法了。我去看了一眼宜春。非但面貌改變。連聲音都不像她本人了。秋塘如真個要來看。不妨教你妹子冒充一下。留春道。我與宜春的面貌雖有幾分相像。秋塘不比外人。怎能瞞得過他。克剛道。連我天天看見她的人都認不出來。何況秋塘長久不見。留春道。聽說宜春雖然病重。心裏很是明白。見了秋塘恐怕弄巧成拙。

克剛道。這要你用一點小手段了。你去敷衍宜春一番。教她對秋塘訴幾句苦。就能立收奇效。留春尚有些不樂意。經克剛再三勸解。留春才始答應。她抽足了鴉片。又唧唧噥噥商量了好一會。才將徐媽先叫來。問她二小姐現在睡熟了沒有。徐媽道。我剛才下去倒痰盂。二小姐一人在房裏。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房門外暗處走動。她問了幾聲。沒有人答應。喫了一個驚嚇。現在又覺得有些寒熱了。留春罵道。你總有些大驚小怪。等我自己去看看她。究竟病到如何田地。徐媽合掌道。阿彌陀佛。二小姐天天在盼望着見你。她常說。我若再不與阿姊說幾句。只怕以後就沒有機會了。留春道。誰要你說這些斷頭話。你去把房裏收拾乾淨些。我就要來望她了。徐媽聽罷很高興的去了。過了一會兒。徐媽來相請。留春定要拉着克剛回去。克剛沒法。只得陪着。徐媽在前引路。留春一路喚着妹妹。跨進房門。只見宜春的臉色好像是黃表紙。留春也暗自喫驚道。妹妹。我與你幾天不見。怎麼瘦得這個樣子。宜春嗚咽道。我記得很清楚。我已有兩個月零十三天沒有見你的面了。說着還想掙扎坐起身來。留春連忙擺手。徐媽才按住了她。宜春伏枕啜泣。哽不成聲。留春看着也很難受。陪着她流淚。克剛在房門口見她們不說話。却有些着急起來。要知留春如何對宜春說法。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二十九回 瞥面覩形容妖姬喪胆 腐心訪踪跡君子報仇

却說陶留春到得妹子宜春房裏。看見宜春的形狀真像個活鬼一般。禁不住汗毛直豎。便高聲把克剛喚了進來。緊緊的拉住。不令他走去。一面淌着眼淚對宜春說道。妹子。你放心。只要我的力量來得及。我總盡力與你醫治。從前你要進醫院。並非我不肯。實在是洋錢不肯。現在我想送你進醫院。你又不願去了。宜春嗚咽道。與其冰清冷淡的死在家裏。不如還是死在醫院裏的好。不過我臨死還要阿姊多破費錢。心裏又有些過意不去。章克剛連忙接過來說道。癆病在西醫手裏是絕對沒藥醫的。他們所謂自然療養。無非等死而已。我看你的病已經緩不濟急。最妙莫如中國祕傳的單方。倒有許多靈驗的。我已轉託朋友到蘇州去覓了。明後天定有回音。據說多年癆病都能治愈。你的病並不甚深。只要此藥求到。自能痊愈。等單方無效再進醫院未遲。好在這不是急病。多延三五天不妨事。宜春瞪出兩顆大眼。烏珠望着克剛。一言不發。好似含着無限怨恨。氣喘亦似無力。突

然一聲嗆咳。咯的喉嚨頭衝出一口白膩膩的痰花。宜春要想忍住。怎奈不由她自己作主。突口而出。在留春的桃紅色的腮邊擦沿而過。正落在克剛的領帶上。留春臉上濺着一層細雨。克剛則鼻端吹過一陣腥臭之味。兩人都幾乎將隔夜飯都嘔了出來。徐媽搶過一塊晦氣色的手巾。要想替他們擦乾淨。克剛連忙拉開。拖了留春望外就逃。留春走到自己房門口。還隱約聽得妹子啜泣之聲。克剛尋了一把剪刀。擺出蘭花式的指頭。提起領帶齊打結的地方剪去。就望爐子裏一丟。隨手即去換襯衫。依他的心思連這件上身的西服都要拋棄始稱心。留春洗臉。打頭頸。漱口已畢。覺得身上還有些疑心。重新再洗刷一遍。聽得克剛滿口怨言。便伴噴罵道。她也叫做無法。她平生最愛清潔。此時做不動主。才弄得這樣骯髒。我都不嫌她。你倒嫌她了嗎。克剛笑道。你不嫌她。爲甚麼見她吐痰就逃走呢。留春橫白眼道。你希望我也得癆病嗎。我死了你有好日子過。克剛笑道。這就是了。你要性命。我也要性命的啊。留春道。你的性命看得這樣重。你有甚麼掉不開。哦。我明白了。你是捨不得拋撇你那親愛的姆媽。克剛見她又在譏諷他與晚娘有不清不白的行爲。只得望着她笑道。說來說去。總是你的理長。怪不得華秋塘見你害怕。留春又假怒道。我待姓華的。確有不是的地

方。難道我對你也待錯了嗎。克剛對她作揖道。好小姐。我不與你鬪嘴。我認輸了罷。留春將身體擺了兩擺。得意地說。枉爲是大律師。又被我吃瀾。克剛笑道。我是蜈蚣。你是雞。怎麼是你的對手。留春剛躺下煙榻。忽又坐起來道。你繞了灣。罵我。你將我比雞。請問是家雞。還是野雞。限你三秒鐘內。給我滿意答覆。否則我就對你提起刑事自訴。克剛笑道。我的吃飯傢伙都給你偷去。留春將腦袋幌了幾幌道。哼哼。你的全本西廂記都在我肚裏。你只好嚇嚇鄉下人。留春話猶未畢。徐媽忽然進來。驚慌地說道。老爺來了。老爺來了。留春叱開徐媽。怕她在身傍。反而易露馬脚。一面跳起身。到衣櫥邊。將藏克剛衣服的櫥門。下了鎖。克剛也穿好上衣。挾着皮包。留春推他出房。正看見那老頭兒的背形。由樓梯上來。留春推開克剛一步。使他站在後房門口。她自己也湊前去幾步。裝着愁聲問道。毛病雖不輕。總要請先生想法子救她一救。克剛也就裝着很爲難的樣子。嘴裏唧了兩唧。慢慢地踱出來。那老頭兒也走到扶梯頭了。望着克剛氣喘不已。留春偎倚到老人身上去。指着克剛說道。這位先生很有本領。你的氣喘病。不妨請他看看。老人呵呵不住。一時尙說不出話來。克剛却一本正經的說道。這位小姐的病。已少挽回希望。我也不必開方。你們另請高明吧。不過這病是要

傳染的。你們最好要與她隔離。否則十分危險。他一路說。一路將手帕掩住了半張臉。脚底明白。已走下樓梯去了。留春玩老人於股掌之上。自有方法掩飾過去。克剛出去以後。見天色尙未過遲。便去設法買到了一種劇烈藥品。一宿無話。明天。挨到午後。他估量那老兒已去。重到留春家裏。將她喚醒。留春怨恨道。被你說一句要傳染的話。幾乎嚇得老屈死不敢再來。他昨夜就逼我要去住旅館。克剛道。這就再好沒有了。本來你應迴避幾天。這筆旅館開消就能敲在老屈死頭上。我的藥也預備好了。秋塘急不能待。你快些起來。就給妹妹去吃罷。留春揉一揉眼皮。接過藥來。睜大了眼眶。對那包解開的十幾顆藥片。呆瞪瞪的望了一會。回首問克剛道。這藥能吃得嗎。克剛道。藥當然是人吃的。留春道。那末你先吃給我試試看。克剛急道。別的好試。這是性命交關的東西。不是當兒戲的。留春泫然道。我只有一个同胞妹子是我的親人。她幫助我做過不少事。現在她有了病。我非但不好好的同她醫治。反而親手去毒死她。我實有些不忍心出此。克剛冷笑道。既然你捨不得犧牲令妹。我當然不便作主。此事關於你自己一生禍福。與別人毫不相干。你也不必遊移。將藥片還我罷。說着便要伸手去奪。留春連忙將手望被裏一縮。罵道。眼看同胞姊妹去死。心裏總有些難過的。

不比你是個畜生脾氣。巴不得你父親早死。就能霸佔你娘做老婆。克剛正色道。現在是幹正經的時候。不能說笑話了。你該早些起身。辦好了手續。你還要去住旅館哩。留春罵道。提起你娘。你就生氣。她是玉皇大帝。得罪不得的嗎。說着她慢慢的起牀。梳洗已畢。克剛便叫徐媽去看看宜春可醒着。徐媽道。二小姐今天好像比以前好得多了。早晨嚷着肚子餓。我還給她吃了半碗稀飯。我看今天不必吃藥吧。她的精神很好。克剛道。這是回光返照。若不吃藥。危險就在眼前了。徐媽呶起了嘴。噉咕道。吃了藥。你能包她不死嗎。留春將桌子一碰道。我們終不至於存心害死她。你是底下人。吃藥不吃藥。與你甚麼相干。克剛不必叫老太婆去看。我們不會自己進去嗎。妹子若睡着。可以喚醒她的。說着。拿了藥。又命克剛取了一個熱水瓶。徐媽暗暗唸着阿彌陀佛。跟他們同到後房。只見宜春精神很健旺的。躺着。留春拿了藥片給她道。這是克剛爲你去覓來的靈藥。你吃下去就好了。宜春一看那幾片雪白的藥道。這是外國藥啊。克剛道。是的。這是朋友從日本帶來的專治肺癆的藥。中國沒有出賣的。你將這藥片一次吃下去。如果有效。明天我再買一服來。宜春吃驚道。外國藥。即使是蘇打片。也沒有吃這許多的。教我一時怎能吞得下去。留春道。要你病好得快些。所以教你

多吃幾片。這是克剛由遠處用重價覓來的。你不要辜負了他一片好意。宜春勉強吞了兩片下去。請求留春將藥片留下。容她慢慢的吞服。留春見路數不對。向克剛使個眼色。克剛便說。大約藥片有些澀嘴。徐媽。你快去買些咖啡糖來讓二小姐過藥。不過近處小舖子裏沒有好貨。你到大馬路外國糖果店去買。說着掏出兩個雙毫給徐媽。徐媽呆呆的望着宜春。留春喝道。老太婆。教你去買東西。你還不快去。徐媽吃了一驚。只得慢吞吞地走出房來。走到半樓梯。忽聽得宜春狂呼徐媽。徐媽急忙回去。只見房門已經閉上。她不便叩門。自討無趣。只得下樓去了。房裏此時毫無顧忌。留春與克剛一齊動手。一個灌藥。一個捏宜春的鼻子。宜春知道不妙。提高瘖啞嗓子。像殺豬般狂叫。留春豈肯容情。一連硬塞了七八片下去。宜春禁不住乾嘔。噲出了好幾口鮮血。克剛也不怕骯髒。還想塞藥。宜春含淚哀求。賜她一口水吃。留春看着好像有些不忍。灌了一盃開水給她吃了。等她喘息稍定。見克剛與留春啞啞喳喳說了幾句不知甚麼話。留春便又將藥片望宜春嘴邊送來。宜春連忙將手推住。望着留春有氣無力的哀告道。姊姊。親姊姊。我現在願意死了。請你不要強迫我吃。我知道我的病不會好了。不應該在床上睡這許多日子。連累姊姊的行動不便。我自己天天禱告

上帝恨不得早死。只是上帝不肯收我。也是無法。留春究竟是同胞姊妹。聽她說得淒慘。也覺不忍下手。又想起她幫過自己不少忙。雖然她犯的是死症。從前不與她好好的醫治。已經錯了。怎能再下毒手送她走路呢。克剛見留春有些淚汪汪的樣子。便在留春背上連推了幾下。厲聲對宜春說道。你姊姊不見得會毒死你。就是我也望你快好呵。說罷。宜春見他又要動手捏鼻孔。便向留春要過藥來自願吃下。又吃了幾片。已喘得回不過氣來。低聲說道。姊姊待我的好處。我是永遠記在肚裏。即使我今天就死。我也不敢怨恨姊姊。仍舊要替你祝福。留春聽她話裏有因。更不能放鬆。不管宜春死活。拚命的灌藥。看看只剩兩片。宜春作手式要求自食。留春怕她疑心。厲聲喝道。你不要發昏。我是想教你立刻就全愈。你不要不識好歹。宜春的病體。怎能經此劇烈運動。此時已喘得開口不得。只是點頭。額上的汗珠像黃豆般擠出來。留春觸及她的皮膚。竟像熱水杯般炙手。便將剩餘的兩片藥交給她手中。正要逼她再吞下去。忽聽得房門通通的敲着。宜春便高呼徐媽快來。克剛只得拔門開。徐媽進來。克剛將咖啡糖接過來。交給留春。留春和顏悅色的勸宜春甜甜嘴。豈知宜春嗆咳得不能再咽。徐媽見留春手上都是血跡。驚問道。二小姐又吐過血嗎。克剛道。你不是說她

常常噲血嗎。今天吃過這藥就不會再噲了。留春見了手上的血。突覺一陣膩味。急於要洗手。拉了克剛一同出來洗手更衣。克剛催促留春收拾幾件隨身應用的衣物。預備避至旅館中暫住。一面將徐媽喚來叮囑道。二小姐的病看來甚是危險。你們做不得主。她是嫁過男人的。因為夫妻感情不好。分居已久。現在病到如此地步。惟有去將她的丈夫找來。由她丈夫去打主意了。你服侍二小姐多時。一向甚是忠心。這位少爺是很有錢的。我與你多說些好話。教他多給幾塊賞錢。徐媽聽說有錢。便又換了一副面孔。無不惟命是從。克剛又對她說道。那位少爺來時。你不要多說話。你須改稱二小姐爲少奶奶。只要說她可憐。少爺自會有錢賞你。說着便掏了五塊錢給徐媽。徐媽十分滿意的接受了。克剛回頭看見留春正在理一疊照片。便笑道。又不出甚麼遠門。何必將這些東西帶去。留春道。秋塘的照片就是家當。將來要賣大價錢呢。克剛過去拿了一張秋塘的半身小照。對留春附耳說了幾句話。便揣在自己身邊。回頭一看徐媽。又不在房中。便高聲喚她進來。徐媽笑容滿面的進來說道。二小姐從來晚上也沒有這樣好睡過。現在倒看她睡得很香。留春連念了幾聲上帝。說道。但望吃下去的藥有靈驗。我也要感謝上帝了。說時已將一個手提包理好。留春使命徐媽

去僱了兩部黃包車。教徐媽送她到旅館中去。徐媽不懂甚麼意思。只得送留春回去。家裏只留克剛與一個病人。留春空身坐一輛車。徐媽拿了大皮包。坐車跟在後面。由她們家裏到熱鬧旅館區域。並不甚遠。留春却故意命車夫繞着冷僻馬路行走。一直往北拉去。看看將要拉上蘇州河橋。突見一個鳩形鵠面的叫化子。站在橋堍。伸手去挽留春的車槓。略一抬頭。看見了留春的面孔。忽又將手放下。圓睜兩目。跟着車子。不斷的釘住留春。情形甚是可怕。也不伸手要錢。留春連叱幾聲。他還是釘着。臉上更露着凶光。留春怕此人不懷好意。便回頭對徐媽說道。你給他兩隻銅板。她說話的意思是告訴那人。我後面還有人呢。那人便立定脚。對徐媽怒目而視。徐媽掏了一個銅元出來。望地下一丟。車過橋頂。直瀉而下。那人似乎並沒有看見車上有銅元拋下來。仍跟在車後追去。留春與徐媽却都未覺得。她們的車直拉到虹口的一條偏僻馬路上。在一家半中半西的中等客棧門口停下來。徐媽陪着主人進去。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留春對於這家旅館中的茶房好像甚爲熟悉。茶房泡了一壺茶進來。便笑嘻嘻的問道。小姐。今天水牌上寫姓甚麼。留春道。阿毛阿狗。隨你們寫一個什麼姓好了。茶房道。那末就寫毛女士罷。說罷笑着出房去了。徐媽道。我要回去咧。

二小姐在家裏沒有人伺候。留春道：我還不會吃煙。你陪我吃了煙再去。徐媽只得代她將皮包中的煙具拿出來。坐在她腳邊看她燒煙。留春歎道：一個人住在此地真厭氣。徐媽道：本來好好的自己屋裏不住。爲甚麼要來住旅館。我也不懂。留春道：我也不是慚願來住。一則因爲老頭子怕傳染。二小姐的肺病。二則我與二小姐的男人有些逆面沖。我與他相罵過。我只當他死了。他也當我死了。如果我在家裏。他非但不肯拿錢出來。只怕見了我的面就要逃走。現在韋少爺去請他來。只說我已經不在了。你可不能提及我。免得壞我妹子的。徐媽在留春家裏私弊夾帳的把戲已見得多了。只要經留春叮囑過後。她就守口如瓶。不敢多說。留春慢慢的抽煙。徐媽看見天色不早。意欲回去。留春只是不放。抽過了煙。又命茶房叫一些飯菜來吃。留徐媽也吃了飯。她又去打電話告訴老頭子住的地方。看看天色將黑。方給了徐媽幾個銅元。命她坐電車回去。徐媽着急道：我不認識路。此地今世裏從未來過。教我到那裏去搭電車。留春罵道：老太婆。你沒有嘴嗎。不能問信嗎。徐媽只得撇起了嘴出來。出得旅館門。就不知道東南西北。先向人問明了到法租界的電車在那裏。趁順着方向走去。行過幾條馬路。尙不見電車蹤跡。站在四叉路口。盡是高大洋房。往來的都是東洋

外國人居多。又無處問信。心裏有些着慌。天色已經很黑。正在徬徨歧路。忽有一人在她後面擦身走過來。穿一件油膩膩的長衫。頭上的呢帽倒有七八成新。徐媽連忙喚住他道。先生。請問個信。到大世界的電車在那裏搭。那人很和氣的說道。我也要到法蘭西地界去。你跟我一同去搭電車吧。徐媽如同遇見了救星。連聲稱謝。跟在那人身後。那人閒閒的問道。你到大世界去游玩嗎。徐媽道。我那有功夫去玩。我是回家去。那人又問道。你家就住在大世界附近嗎。徐媽將住址告訴了那人。那人說。巧極了。我可以順路送你門口。徐媽無意中得了一個引導員。甚是欣慰。那人有一句沒一句的打聽她因何至此。東家做何生意。徐媽也有一句沒一句的與他閒談着。走到電車站。等了一刻。那人仍與徐媽閒談着。電車到了。那人攙扶徐媽登車。等到賣票來時。徐媽一數銅元。却缺了五個。只能少坐兩站路。那人連忙代她付了。徐媽感激非常。原來留春故意少給徐媽銅元。要她多走些路。可以多耽擱些時間。徐媽那裏知道個中道理。剛才在黑暗馬路上。徐媽並未看清楚那人的面貌。到了電車中。見那人的呢帽沿壓得很低。下面露出一部鬚樁。好像很是面熟。在那裏見過。却一時想不起了。電車中座客稀少。兩人並肩坐着。徐媽見那人的衣服。雖然骯髒。却是和藹。

可親。據他說是在人家當廚子的。家裏就在徐媽附近。只因沒有生意。到虹口去找老東家。托東家謀事。徐媽這才明白此人衣服上油膩的來歷。那廚子又問徐媽爲何着急要回家。徐媽便把家裏二小姐病重。大小姐怕傳染避到旅館中的事和盤托出。那人聽說是肺病吐血。就說他家藏有一種吐血草。不論新病舊症。百發百中。只是要當面診一診病人的脈。始能確定吃多少份量。徐媽聽說大喜。問他要多少錢。他說這是祖上傳下來救人的仙草。收了人家一個錢。藥就不靈了。徐媽格外歡喜。便請那人經過她家門口時順便進去看一看。那人一口答應。車過蘇州河橋。徐媽忽然想起一樁事來。呆呆的只是發愕。不知徐媽想起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請看

金鋼鑽報

最有趣味

定閱

一月
半年
全年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回 辣手做文章 豔尸索替 鮮藹圍墓碣 故劍繫思

却說徐媽想起剛才那個要錢的乞丐。再對那廚子看。一眼。兩人的面貌却有些相像。這才想起此人面熟的原因。不過她想。此人若就是乞丐。不會到虹口去搭電車。更不肯慷慨的代她付去五個銅元。此人只是有些像乞丐的容貌罷了。天下面孔相像的人很多。今天恰巧被她看見兩個相像的人。總算是有些奇怪。她想到這裏。不禁對那廚子嘆味一笑。那人便也笑着問她何事。她不便說出原因。只是望着窗外。忍着笑。假意看路傍的紅綠電燈。那人也不再追究。車到大世界。徐媽意欲下車。那人道。離你家還有一大段路。索性再坐過罷。我有車錢。徐媽很不好意思的說道。那末請再墊一墊。我到家一齊還你。那人說一聲。不要放在心上。又代她買了票。直到她家附近。方一同下車。到了留春門口。徐媽掏出鑰匙來開了後門進去。裏面黑暗如漆。徐媽開了電燈。請那廚子進來。引他上樓。走上樓梯。便一路喚着二小姐。那人跟在後面。徐媽推進後房門一看。不由得嚇了一跳。只

見宜春兩目圓睜。一眼不霎望着屋頂。喉嚨口就像滾泡粥一般的霍托霍托地響。嘴裏推出許多白沫積聚在唇邊。像大煤蟹一樣。徐媽高喚了幾聲二小姐。宜春眼珠轉都不轉。眼見得已經失去了知覺。那人也走到房前。對宜春怒目注視。哼哼的發了兩聲冷笑。徐媽哭喪着臉回頭問道。像她這樣子還有救嗎。那人道。這種人還要想救她嗎。照她的樣子早就該死。徐媽歎道。可惜遇見得你太遲了。縱有仙丹也來不及救了嗎。那人才笑嘻嘻的道。是太遲了一步。你不見她眼睛已經上了翳。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嗎。我在此無用。告辭了。徐媽一把拉住他道。請你好人做到底。索性陪我一會兒吧。眼看這位小姐就要斷氣。我一個人在此有些害怕。求你譬如做好事。在此陪陪熱鬧。那人便一口答應。又問徐媽可要去報信給你東家。徐媽道。她存心避開的。怎麼還能去叫她來。那人道。可要我代你去跑一趟。徐媽道。你去後。又剩我一個子了。你不要走開罷。謝謝你。那人只得坐下來。對徐媽道。我走得口渴。可有茶水給我喝一點。徐媽便出房去倒茶。那人走到宜春身傍。去喚了兩聲妹妹。也不見答應。但見她枕邊放着一張男子的照片。他拿起來看一看。重復放在原處。又將她的散亂頭髮整頓一下。忽在被角發現兩片白藥。就是剛才宜春吃剩的。他順便藏在袋裏。聽

得徐媽已在上樓。連忙坐在原處。徐媽倒了一盞茶給那人。便說：我出去的時候。見她睡得很好。怎麼一會兒工夫就變得這麼快。那位韋少爺還說吃了他的藥就會好咧。誰知竟是送她終的東西。那人便問吃過什麼藥。徐媽就將剛才如何吃藥的情形說了一遍。那人點頭微笑。知道此中定有甚麼鬼戲。此時徐媽因要拖住那人陪夜。對他無所不言。言無不盡。那人似欲研究病情。也對她問得十分仔細。談夠多時。忽聽樓下有叩門的聲音。徐媽去開門看時。原來是韋克剛少爺。只聽得他匆匆的說道：那位少爺來了。你不要多開口呵。徐媽道：二小姐不中用了。克剛頓足道：我知道。教你不要叫二小姐。偏要這樣叫。要叫少奶。记住了。青肚皮獼猴。少奶。记住了。說罷匆匆的走了。徐媽正欲關門登樓。只聽得來了一陣皮鞋腳聲。韋克剛帶了一位西裝少年來。這就是華秋塘了。徐媽開門迎入。克剛對秋塘道：尊嫂只租人家一間後房。同居的人聽說她重病。都避開了。怕的是肺病傳染。說着便將手巾掩住了嘴。秋塘也掩住了鼻息。跟隨克剛上樓。屋內燈光微弱。真有些鬼氣。秋塘走上樓梯。便覺毛骨悚然。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百感交集。見了留春也不知道說甚麼是好。克剛點起了脚尖。走到後房門口。見房裏坐着一個面目凶惡的男子。便嚇了一跳。忙問這是

其麼人。徐媽低聲說道。我看病人樣子不好。所以請一個人來陪夜。克剛並未深詰。站在門外。將房門推一推。回頭對秋塘說道。你有話就站在房外說罷。裏面太不衛生。秋塘向裏望去。在慘淡燈光之下。映着一頂灰黑色的帳子。病人睡在帳子裏面。看得不十分清楚。便對克剛說。教人把帳子揭開些。待我看看她的面容。克剛跨進去了一步。急忙又退出來。掩了鼻子。命徐媽揭開帳門。露出半面蒼白的臉。秋塘定睛看時。只見她瘦骨嶙峋。黑眼珠望頭頂上擠去。僅留一線。眼眶却睜得極大。鼻尖瘦得像一根釘子。嘴唇微張。口角邊還淌着血水。呼吸甚是短促。喉嚨口啾啾的聲音。却很響。鬢鬆亂髮散得滿枕。情形甚是可怕。秋塘低聲喊道。留春。留春。克剛也提高嗓音。幫同喚道。嫂嫂。秋塘哥來看你了。你還認識他嗎。靜待了一會。見她毫無動靜。克剛回頭歎道。看來是不中用了。你也不必難過罷。今天得你親臨慰問。你總算很對得起她。她死後也能瞑目咧。秋塘對她注視了一會。又對房中的破舊東西看看。也覺得她死得可憐。便對克剛歎道。看她的面容。完全不像她生前的模樣。看來人之將死。相貌也會更變的嗎。克剛道。臉上肉雖沒有。骨格總在那裏的。咦。你看她枕邊有紙。看來有什麼遺言嗎。說着。便命徐媽將紙翻過身來。却是一張秋塘的照片。克剛便又歎道。

她已身無長物。惟有你的照片。却至死不肯捨去。足見她始終不會忘情於你。正在說時。忽見病人眉頭緊蹙。似有無限痛苦。唉唉之聲。格外緊促。看來離斷氣時間不遠了。秋塘向未見人斷氣。心裏有些害怕。便對克剛說道。我却有些不忍卒睹。我想先走一步。克剛却故意留他道。送佛送到西天。既然來了。何妨就送了她的終呢。他一面却又叮囑房裏人道。你們去預備些絲綿。等她斷氣後。趕緊套在她嘴上。免得有癆蟲飛出來傷人。徐媽呶起了嘴說道。買錠的錢都沒有。那裏有錢買什麼絲綿。克剛道。錠倒不必燒。她是信教的。說到這裏。他忽又大聲叫道。留春嫂。嫂嫂。這兩聲叫得秋塘汗毛直豎。掉頭就走。站在樓梯口。却又不敢下去。連喊克剛出去再說。克剛一路喚着可憐。陪秋塘下樓。走出大門。秋塘望車廂裏一鑽。却命車夫不要開走。克剛站在車外歎息道。可憐她已與世長辭了。這尸首如何處置。秋塘道。我不知道便罷。我既來了。當然由我負責。她還有家屬嗎。克剛道。除了你是她的丈夫。她還有甚麼家屬呢。秋塘咂嘴道。這又是困難問題。如有家族出來。我給他們幾個錢。由他們去料理喪事。現在教誰與她買棺盛殮呢。克剛道。你如怕麻煩。說不得又要教我代勞了。秋塘道。你也是忙人。我怎敢啓齒。克剛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知勞而無功。也只好幹一

下。好在我父親閒着無事。他倒是個內行。明天他若無空。就教他來料理。秋塘道：煩勞老伯。更不敢當。克剛道：我們父子都是一樣的脾氣。只要聽說是華府上的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秋塘聽說有人負責。便也安心。當即謝過克剛。簽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給他。道：這是最後一次爲留春花錢。棺材不妨買得上等些。她是耶穌教徒。一切迷信的花費都不必要。棺材出門時也不必有排場。請你最好去尋一處墓地。送出去。就給她下了葬。免得將來又多一番手續。我不能在上海久留。這件事辦得越快越好。克剛道：你家在南通。有現成的祖墓。不把她運回去營葬嗎？秋塘歎道：先君生前就反對她進門。怎能移入祖墓。使先君在地下再生氣呢？克剛點頭稱是。請秋塘先回旅館。此地的事由他負責辦理。秋塘拱手拜托。又叮囑道：連棺木營葬的費用在內。請不要超過五百元之數。克剛又唯唯遵命。秋塘便命開車回去。他看了留春的死。雖覺悽慘。却也快慰。因爲他被留春生前實在逼得太苦了。這樣一來。總算脫離苦海。還我自由之身。以後也不必遠走天涯。可以毫無顧忌了。秋塘回到旅館。想起了留春臨死時的可怕樣子。一人獨宿。着實有些胆寒。把以前與留春同居時的甜蜜光陰。以後她到南通來的猙獰面目。像電影般一幕幕的重映一遍。最後還是想到她死的可

慘也就模糊睡熟。又做了一場夢。等到驚醒。旅館中已很熱鬧。他這一天。坐在房裏等候章克剛的
回信。不敢離開一步。克剛却始終未來。秋塘便想起從前克剛也屢次失信。已知此人不可靠。但是
不托他去辦理。又有何人可托呢。明知故犯。實在亦出於萬不得已。明天。秋塘打電話到克剛法律
事務所去。也找不到他的蹤跡。直至夜深。將要上床睡覺。始見克剛滿頭大汗的奔來。說是出殯已
畢。爲找葬地。忙了兩天。現在已在閘北找到五分墳地。價錢很便宜。只有一千二百元一畝。共計六
百塊錢。我已付過兩百定洋了。秋塘不悅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喪葬一併在內。只限五百元數目。
克剛笑道。你與她夫妻一場。就是花五千元斷送她。也不爲多。我已經與你大打算盤。一口材只花
了三百六十塊錢。連衣衾軍樂隊。柩車。鮮花。像亭等開消。也不過六百多元。墳地再加六百。只有一
千出頭無幾。你如嫌開消太大。墳墓不必做得太講究。花幾十塊錢。照樣也能入土爲安。秋塘道。我
的意思是。教你將她葬在公墓裏。費一二百塊錢。連地帶葬。都能做得很光鮮了。誰教你去買甚麼
墳地。上海地價這樣貴。也配葬死人嗎。克剛微笑道。你如不承認她是你夫人。死後睡施棺材都不
怕人笑話。現在你既認了她是華家的少奶奶。少不得要顧全一點面子的。即使你不要面子。我們

代你辦喪事的人也不能太露寒蠢樣子。被人背後要談論的。秋塘被他說得頓口無言。只得自認晦氣。將開銷賬目一律承認。只是墳地須要拿到了證明文件始肯直接將錢交給賣主。克剛連連稱是。告辭去了。過了幾天。克剛帶了一個鄉下人來。交出一張方單。秋塘急於要動身回南通去。催着克剛趕緊落葬。克剛笑道。墳地尙未買妥。怎能葬到別人家地上去呢。秋塘當下急急付清了墳地錢。限定三天之內。卽須下葬。否則要他交出棺木。由秋塘自己去葬了。克剛一口應允。俟賣地皮的鄉下人去後。克剛勸秋塘有事先離上海。留春身後之事。交給他全權辦理。秋塘知道他不可靠。便推說須要親自到墳上去祭奠一番。方能對得起死者。當時秋塘又親筆寫了一塊墓碑。題的是華陶留春女士之墓。傍邊也不寫甚麼人立碑。要想命石匠在三天之內趕刻完工。克剛說萬萬來不及的。秋塘要自己去與石匠當面接洽。順便還要去看看墳地坐落在何處。定要教克剛領導。克剛推却不脫。只得去尋了那鄉下人來。陪同秋塘先去看墳地。認清了地址。然後又由鄉下人去叫了一個石匠來。將墓碑上的字給他看了。限他三天刻成。石匠說。三天只能成功一塊粗坯。若要細緻。須慢慢的磨琢。秋塘說。只要有碑就是。粗細可以不論。石匠要了些定洋。便答應去做。秋塘又與

克剛約定在三天後的下午三點鐘准要下葬。千定不可失約。克剛又是諾諾連聲。立刻與鄉下人計議坟墓的式樣。明天就要動工。秋塘心急如火。但求棺木入土。工程潦草些不生問題。這是趕工。又是做坟地。鄉下人大敲竹槓的機會來了。秋塘擇最廉價的做法。也花了一百多元。一切講妥。始與克剛一同回來。三天之後。秋塘怕克剛又失約。下午一點鐘就到坟地上去看。今天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等他到時。克剛早在監工。不但坟墓完成。那塊粗製的石碑亦已立起來了。幾個工人還在添土。堆成高高的一個土饅頭。秋塘問道。怎麼不等我到場。你們就安葬了。克剛道。本地人以建造陰宅是一件大事。必須請風水先生看過始敢動土。昨日他們請了一位來看。據說今天午時以後不宜營葬。定要在上午辰時下土。方能保得太平。我也是今天早晨到了此地才知道。因此來不及通知你了。好在我看見他們葬得很道地。沒有一點偷減工料地方。秋塘心裏雖不高興。但已經葬下土的棺材。不能再挖出來重葬。看見泥土堆得很像樣。也就無話可說。秋塘的意思。以為這是與留春最後一次的訣別。以後也不想再來掃墓。所以命人去買了三四担鮮花。圍繞墓碑種在地下。然後恭恭敬敬的對坟頭行了三個鞠躬禮。默默禱告了幾句。克剛也過來湊趣。鞠了三個躬。秋塘

向他握手道謝說。如今大功告成。我總算對得起她了。內中有你幫一大半忙。留春也要感謝你的。我今夜就要離開上海。以後能否再來尙說不定。你若得空。請常到此地看看罷。克剛也說了些客套。今天定要爲秋塘餞別。盤桓不去。直送秋塘上了船。見船開了始走。秋塘回到南通。滿想進行蕭家婚事。誰知遲到了幾天。佩芝已另配親事。這個大失望。比甚麼都痛苦。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一回 故壘夕陽斜重來燕子 洞房春晝暖待嫁東風

却說華秋塘在上海將前妻陶留春女士安葬已畢。以爲了結一重公案。心裏甚是快慰。從前留春在世。常與秋塘纏擾不休。秋塘平生並無虧心事。就祇在留春身上。好似犯了彌天大罪。時時受她的挾制。如今也算她惡貫滿盈。死得這樣可憐。秋塘也算看見了報應。然而總算與她做過一場夫妻。她的身後一切都由秋塘料理。眼看她入土爲安了。却一段香火情。問心也就對得起她了。秋塘與蕭佩芝心心相應。原是一對美滿夫妻。就因爲留春從中作梗。秋塘不敢造次。怕蹈重婚法網。甯可犧牲佩芝。逃往外洋遠避。現在這惱人的障礙已除。續娶佩芝。當然毫無問題。所以秋塘羣罷留春。急不能待。連夜動身回到南通。滿想成就美滿姻緣。次日秋塘到了南通。經過蕭家。便要緊進去探望佩芝。想約她全家到自己家裏。開始與蕭吟笙求婚。正遇佩芝獨坐在廊下。秋塘知道她久已心許。便無所顧忌。佩芝也得意忘形。兩人互相摟抱。接了一個甜吻。等秋塘發現屋內的喜幛等物。

問起佩芝。佩芝方始憬悟。她已經是許配給余家。就在這兩天內要出嫁了。這才十分愧悔。忙將秋塘推開。正在此時。佩芝的阿姊佩芳辦了東西回家。佩芝頓頓足掉頭就走。秋塘由佩芳口中知道阿芝已另配人家。一時神經大受刺激。腦中一陣昏亂。幾乎撞倒在地。幸虧佩芳扶了他一把。始在竹椅上頹然坐下。佩芳也慌了手脚。忙去倒了一盞熱茶給他。他拿了茶杯。呆瞪瞪的望着佩芳。看得佩芳格外驚慌。幸喜蕭吟笙回來了。秋塘見了吟笙。好像清醒一點。對吟笙癡癡的點了一點頭。吟笙見秋塘到來。甚是高興。要招待他到屋裏去坐。他兀自坐着不動。吟笙覺得有些詫異。見他嘴唇雪白。臉色鐵青。也疑他有病。回頭問佩芳怎麼一回事。佩芳附耳告訴父親說。我回家時。在門口望見他與阿芝摟抱着。後來阿芝將他推開。見我進來。阿芝跑開了。他問我辦誰的喜事。我告訴他妹子出嫁。他就呆住了。大概他與妹子有什麼祕密關係嗎。蕭吟笙扯了扯佩芳的衣服。阻止她說話。怕被秋塘聽見。佩芳見秋塘手裏的茶杯將要傾倒在衣服上。連忙過去接了下來。吟笙也不敢請他進去。拖一張竹椅過來。陪他坐着問道。華少爺。你不是說要出洋去嗎。怎麼又回來了呢。秋塘摸了一摸頭顱。額上汗如雨下。一面掬手帕擦汗。一面說道。我因爲不放心你家的事。特地趕回來。

看看。今天我就要走的。吟笙道。已經回來。定要留你多住幾天。我家承你關切。感激非常。現在總算了結一段心事。小女阿芝已經議定親事。後天就要來迎娶。我家也無外客。務請少爺盪杯喜酒。再動身。也算替我家爭爭場面。秋塘突將眼睛睜大。問道。你的女兒嫁給誰家。吟笙堆着笑臉答道。少爺應該也知道。就是本地余家。秋塘忽又厲聲問道。是不是那余守廉。是誰作主的。得過你女兒同意沒有。吟笙心想秋塘說話從未這樣疾言厲色。今天好像是來尋釁的樣子。只得說話格外留神。些。陪着笑臉答道。是我們老夫妻倆作的主。也徵求得小女的同意。才敢答應這頭親事。只因小女脾氣不好。所以不敢冒昧從事。秋塘頭上汗珠似黃豆般擠出來。連連點頭微笑道。好好好。她自己同意嫁給余守廉的。再好沒有。沒有再好了。吟笙戰戰兢兢的說道。這段婚姻。大家都以為很圓滿。就是少爺你從前也極力主張。那時候小女還固執不肯。承你的情。還當面勸過小女一番。秋塘忽又變色道。我勸過令媛。這是誰同你說的。誰聽見的。吟笙此時好像待決之囚。秋塘成了法官。只有依實而供道。這是我聽余家小姐說的。就是我家姑爺的妹子。你自己又寫信給佩芝勸她嫁姓余的。你忘了嗎。秋塘惟有用拳頭擊自己的腦袋。低聲連說該死該死。吟笙今天真被他鬧糊塗了。

向屋裏展望。佩芳已收拾了買來的東西到後進屋裏去了。獨自陪着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坐着。心裏却有些害怕起來。看秋塘的樣子。好像受過重大打擊。却不知是什麼原因。萬想不到是爲佩芝身上所起的。因爲佩芝以前很遷就過他。蕭氏合家也盼望他們成功。即使名份稍差也很願意。怎奈秋塘十分冷淡。蕭家不得已而求其次。始與余家議婚。怎能想得到秋塘會死灰復燃呢。吟笙見秋塘似金剛努目。臉色白裏泛青。青裏泛白。正像是一個裝好藥線的炸彈。一觸就要爆發。更不敢再去問他因何動怒。二人相對默然半晌。吟笙恐有慢貴客。便想話出來敷衍他道。看少爺的樣子。今天有些不舒服嗎。請回府去早些安息罷。秋塘好像忽然醒悟的樣子。站起身來說道。打攪你家。甚是抱歉。我是該走了。從今以後。再也不來打攪你家了。吟笙又着慌道。我並非是下逐客令。請不要多心。你剛回來。還沒有到過府上嗎。那末請你在此吃了便飯去。吟笙怕他生氣。輕輕的拉了他一把。他便又順勢坐了下來。覺得他一點氣力都沒有。吟笙見他坐下。以爲當真在此吃飯。要叫佩芳去預備飯菜。只見佩芳在後堂一路叫喊出來道。爸爸快去看看。阿芝不好了。吟笙吃一驚。顧不得秋塘無人陪伴。拔腳望裏就奔。一口氣奔到佩芝房裏。先聽得老妻急壞的喉嚨連聲喚着阿芝。

便知不妙。湊近帳中去看。但見佩芝仰天睡着。眼珠直往上翻。臉皮嘴唇毫無血色。張開了嘴。一口氣鬱不過來。就像沒有氣息一般。蕭太太一面喊着。一面用力摺佩芝的人中。吟笙連忙加入叫喊。佩芳也大聲哭叫。喧鬧多時。才見佩芝有些掙扎。吟笙又怕蕭太太的硬指甲摺傷了女兒的嫩皮膚。將蕭太太拉開。自己走上去。按佩芝的胸口。漸漸見她歎了一口氣。大家也跟着他歎了一口無聲氣。才將胸前一塊石頭放下。吟笙又低聲呼喊了幾句。見佩芝的眼珠漸能活動。吟笙這才回頭對蕭太太說了一聲好了。佩芝橫過眼珠對床前人看看。又向房門外遠處看看。吟笙忙說。我們合家人都在這裏侍候你呢。佩芝又對吟笙夫妻注視了一會。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蕭太太要想阻止。吟笙連忙擺手道。讓她哭。讓她哭。哭了出來。胸口的氣就散開了。佩芝伏在枕上。嗚嗚咽咽哭得不住。蕭太太望着她也出眼淚。佩芳也被她哭得傷心。引出許多熱淚。吟笙擦着眼角問道。究竟怎樣。一會兒事。蕭太太道。我在廚下弄菜。阿芳回來對我說。華少爺來了。妹子躲在房裏哭。我就趕進房來。見她哭得咽不轉氣。我出房去倒了一盞茶進來。想給她吃的。誰知她就眼珠翻白。叫她也不理。阿芳喚你進來時。我已喊了好一會咧。這不要教人害怕死嗎。吟笙聽罷。只有搖頭歎息。情

知其中有異。却也識不準是甚麼路數。佩芳插嘴道。定是華少爺對她說過什麼話。才使她氣成這個樣子。我想這位少爺也有些不應該。吟笙連忙喝阻道。快不要被你妹子聽見。又招是非。蕭太太見佩芝哭了多時。着實不忍。坐到床沿上去輕輕推了她兩下。柔聲問道。好小姐。你有委屈。儘管對你娘說。無有辦不到的事。不要悶在肚裏。要哭傷身體的。這兩句不說猶可。說了越發勾起佩芝的傷心。越發哭得厲害。弄得吟笙夫妻搔首摸顙。想不出計較。惟有大家對着淌眼淚。忽然鼻端聞着一陣焦飯香。蕭太太想起廚房有火。無人伺候。正欲起身探望。佩芳已搶步先去了。吟笙也想起秋塘一人坐在廊下。連忙奔出去。已不見秋塘人影。椅上却留着一個皮包。吟笙一直尋到大門外也不見蹤跡。這定是他生氣走了。吟笙甚是過意不去。但事情湊在一堆。也無法可想。只得少停再登門道歉。吟笙恐怕皮包裏有要緊東西。隨手拿進去收藏起來。正欲重入後堂。却聽得打門翻身出去開了進來。却是兩個紮燈彩的匠人。由余府派來問吟笙應如何佈置。吟笙知道不必自己花錢。樂得裝璜顯煥些。命工匠將燈彩由大門外紮起。一直紮到後堂。匠人奉命自去籌備材料。儘明天一日內完工。吟笙回到內室。見佩芝已停止哭聲。蕭太太坐在床沿哄騙着。看樣子並無大礙。只要

換過這兩天。能夠教她坐上花轎。就太平無事了。佩芳做好飯菜。吟笙只吃了半碗飯。蕭太太却粒米不能入口。飯後吟笙甚是忙碌。許多六局執事人役都來接洽。還有送禮的也須開消。蕭太太離不開佩芝。所有嫁時衣裝雜物都由佩芳整理。吟笙寸步難離。直至傍晚時分始能分身。將秋塘遺下的皮包送到華家去。吟笙走進閤門。只見裏面靜悄悄地。心想秋塘不要當真的沒有回來。那是這個皮包還要與他送到碼頭上去咧。未免有些麻煩了。吟笙一路怙愒。走進住宅。見臥室中燈光甚亮。便想不妨。秋塘定在裏面。他跨進內室。只見幾個男女僕人在交頭接耳。看見吟笙便一齊擁了過來。由小福開口道。蕭老爺來得正好。劉升正要叫我來請你。免得我走一趟了。吟笙見他們臉上皆現驚慌之色。不知出了什麼變故。忙問喚我何事。小福却不就說。教蕭老爺請坐。掉頭望裏飛奔。吟笙問老媽子。少爺可在家裏。楊媽反問道。蕭老爺怎麼知道少爺回家的。吟笙便告訴她說。你家少爺到我家來過。遺忘一個皮包在我家。我特地送來的。楊媽接過皮包來。喜形於色道。也許就是爲了這皮包。少爺回來以後。別的話不說。就是喚着完了完了。這裏面定有要緊東西。等我送給他看罷。說着拿了皮包也向裏急奔。吟笙再問那兩個僕人時。只是搖頭說不好。弄得吟笙莫名。

其妙。幸喜老劉出來了。見了吟笙竟是遇見親人一般。作揖打躬了一陣。說道。我們真弄得沒主意。咧。蕭老爺。只有請你老人家來作主罷。吟笙着急道。甚麼事我還沒有知道。怎能教我作主呢。劉升忙道。我真是急昏了。我告訴你。請你坐了。你們去倒茶呵。吟笙恨道。你不必客氣。快說罷。劉升搓搓手。坐了下去。覺得不妥。又站了起來。說道。我告訴你。蕭老爺請坐。我告訴你。今天少爺突然回家。一進門就奔到老太爺靈前。伏在地下大哭一場。我們幾個拉他也拉不起。只聽他望着老太爺的遺像大叫悔之晚矣。悔之晚矣。後來又說。我沒有臉來見你。我沒有臉來見你。這樣大哭大鬧了一場。後來伏在地下忽然沒有聲音了。我再去攙扶他起來。誰知他竟睡了下去。一摸他的鼻息竟沒有氣了。這一下子可把我的魂靈嚇出了竅。我連忙大聲叫喚。將合府弟兄都叫攏來。將少爺抱起來。在地下椿。一面教人灌薑糖湯。也顧不得少爺疼痛。糾頭髮。搯人中。炙火罐。撬牙關。薰紙煤。直救了兩三個鐘頭。才將他救醒。抬他到床上去睡的時候。手脚還是冰冷似鐵。只有胸口還有一些熱氣。我們使用四條綿被包起來。又灌了兩杯白蘭地給他吃了下去。四肢才慢慢的熱起來。只是現在可不好了。渾身像滾水般發燒。神志昏迷。嘴裏胡說八道。只說完了完了。也不知什麼東西完了。

我們直鬧到現在沒有閒過一刻。家裏沒有作主的人。蕭老爺。只有你來作作主。罷蕭吟笙聽罷也是吃驚不小。便命老劉引導。到臥室中去。只見床上還是幾條絮被。將秋塘裹着。吟笙喚了幾聲。他只是糊裏糊塗的說話。却聽不出說些什麼。探手一摸他的腦袋。真的燙得炙手。却一點汗都沒有。吟笙也懂得些脈理。診了診脈。跳得異常之快。便命人揭去兩條綿被。怕他熱壞。劉升叮囑問訊。吟笙見病勢沉重。不敢胡亂開方。拉劉升出外。埋怨他道。少爺病勢沉重。爲什麼不請醫生呢。劉升頓足道。我的蕭老太翁。我忙着救醒了少爺。以爲喝些薑湯就會好的。不知道。他發燒會這樣厲害。要想着請醫生。也不知請中醫還是西醫。少爺自己又昏迷不醒。教誰打主意呢。要來請你也是爲此。呵吟笙道。這病很急。你趕緊連夜去請醫生。如果熱不退。會變傷寒的。依我的主見。還是請中醫穩當。請來看。連夜去取藥。煎了。就給他吃。這個病是耽擱不起一夜的。我寫一張字條。你去打門請醫生。吟笙寫字條。老劉命小福預備馬車。一面哀求吟笙道。請醫生非我自己去不可。此地都是些不懂事的年輕人。務求你在此看護一會。少爺等我來了再走。吟笙家裏還有許多事待他回去辦理。本不能久留。但是老劉說的也是實話。只得義不容辭。在此等着。也能看看先生的藥方如何。馬

車備好。老劉立刻去接醫生。吟笙到臥室靜靜的對秋塘望着。但見他似醒非醒。十分煩燥。命人灌了些開水給他吃。好像安逸些。等一會兒又是亂發譫言。看他的病着實不輕。吟笙也是搖頭歎息。莫展一籌。他心裏又要惦記着家裏的喜事。格外來得焦急。好容易等得醫生來了。與秋塘診脈。看過舌苔。便說病人不宜太熱。又去了一床綿被。醫生問病源如何。老劉便將剛才的情形依實而說。吟笙見醫生的神色不好。便請他到書房中去開方。一路上。醫生便對吟笙說。病人定是受過重大刺激。又加了些外感。以致病勢來得非常凶險。現在第一要使他精神得到安慰。才能去他的病源。藥石祇能治標。驅除他的風寒而已。吟笙便問老劉。少爺回家時候。同你們說過什麼沒有。老劉道。他向來沒有多話對我們說的。一進門就到老太爺靈前去哭了。聽說少爺回家時先到你家。那時候是什麼樣子。蕭老爺總看見的呵。吟笙道。我回家時。他已先來了。我就見他很生氣的樣兒。他剛進門時如何。我却不知道。我想總是上海受了人的氣。我家裏人決無得罪他之理。醫生在他們議論紛紛的時候。開好了一張藥方。無非是清水豆卷之類。希望他先退風邪。老劉送醫生回去。順便去取藥。吟笙等着也是無益。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蕭太太與佩芳已等得十分心焦。見吟笙一進

門就告訴他說。阿芝忽然大發寒熱。吟笙又是一急。連忙奔進房去看時。見佩芝雖然發燒。却比秋塘輕得多。不過這兩天是要緊時候。趕緊要將她治愈才好。吟笙與她搭了一搭脈。也是閉了風寒。不肯出汗。鄉下無處撮藥。開方也是無益。家裏有現成的神麴。便命佩芳去煎。蕭太太埋怨吟笙不該去了這許多時候。吟笙正欲開口。見佩芝睜大了眼眶注聽。便不敢說出秋塘的病訊。蕭太太却不識趣。釘着死問。吟笙越是吞吐不說。她越是要打聽。吟笙只得向她擠眉弄眼。禁止她多問。佩芝是何等機伶。早已看了出來。她還以為吟笙不願當她的面提起秋塘的事。却還想不到秋塘病得如此厲害。吟笙故意將籌備喜事岔開。蕭太太便把吟笙出去後所做的一件事件報告出來。佩芝連忙掉頭向裏床睡去。佩芳煎好了神麴端進來。涼了一會。吟笙夫婦去喚佩芝喫藥。誰知她竟睡着了。推她也不醒。只得將藥重溫。等她醒來再吃。蕭太太滿腹狐疑。急於要問吟笙何以去了多時。吟笙指指床上低聲說道。不要給她知道吧。恐怕又要肇禍。等一會再告訴你。我先問你。秋塘剛才來我家時。你看見沒有。他不是帶了病來的。蕭太太道。這要問阿芝的。是他們在廊下先會面。阿芳回來看見。阿芝已經進來了。現在華少爺怎麼樣呵。吟笙便湊在耳邊去約略說了幾句。蕭太太

也嚇得連說怎麼好。吟笙連忙掩住她的嘴。只見佩芝已掉頭向外了。原來佩芝故意裝睡。他們的話都聽在耳裏。只有附耳說的沒有聽見。越法引起她的狐疑。却猜到不是好事。但秋塘家事與她無關。自不便多問。蕭太太忙喚阿芳取藥進來。一摸却是燙的。佩芝使說。時候已經不早。你們都去睡罷。好在我並無大病。等藥涼了。我自會吃的。吟笙夫婦不肯。定說看她喫了下去再去。佩芝便賭氣不吃。他們才無法。只得退出房去。佩芝等他們走遠。便把藥望痰盂裏一倒。等蕭太太詳細打聽明白了秋塘的事再進來看時。見藥罐已空。佩芝已經睡着。便不去驚動了。吟笙欲明瞭秋塘的起病根源。便去盤問佩芳。佩芳將眼見的事依實而說。秋塘進門時究竟如何。却非問佩芝不可。然而怎麼也不敢向她啓齒。累得吟笙想了一夜心思。兀是不能入睡。忽聽得有人打門。便一谷碌起身下床。不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二回 前愆無補日暮淚空流 同病相憐曲終人不見

却說蕭吟笙一夜未睡。天色剛亮。聽得有人打門。起身開門一看。却是工人進來紮綵。今天家裏已要備酒謝媒。益發忙碌。偷閒到佩芝房中常去探視。見她體溫已逐漸降低。能起床吃粥。合家都非常快樂。吟笙又請媒人去向余家聲明。只說新娘感冒風寒。明天過門。要請特別原諒。不要讓她多勞動。媒人應命而去。余家要場面。預先搬了許多傢具過來。要蕭家裝飾好了再搬過去。蕭太太等便益發忙碌。幸虧佩芳請了幾位有經驗的鄰居親戚來幫忙。才將嫁妝佈置停當。發到乾宅。已將上燈時份。家裏排酒席宴客。十分熱鬧。鄉下人家辦喜事。遠處來的親友。都要住在此地。連吃多天的。蕭家留宿的客人也甚多。吃過晚飯。隔夜便要進來與新娘開臉。免得臨時侷促。佩芝的病本不十分厲害。她現在更裝得重些。要求儘明天上午一齊趕做。吟笙夫婦也不便拂她的意思。只是今夜是最後一次住在此地。明天就要分別。未免有些依依不捨。大家圍坐在床前。佩芝不勝悲楚。蕭

太太陪着流淚。吟笙也紅着眼眶叮囑佩芝。無非是幾句分別的老生常談。諸親朋正在預備睡覺的地方。佩芝房中則空氣嚴肅。一派淒涼景況。正在此時。忽聽得一陣急促脚步聲奔進房來。大家抬頭看時。只見佩芳氣急急的說道。華家的小福又來請爸爸過去。說是華少爺的樣子十分危險。請你趕緊過去一踫。吟笙連忙拉了佩芳望外就奔。一路埋怨她不該當佩芝的面說這種凶險的話。蕭太太也跟着出去。佩芝見他們都已出房。便也偷偷的下床。胸口的一顆心幾乎在腔子裏跳將出來。她掩到屏門後。只見許多人圍繞着小福。聽他說道。少爺今天竟像發瘋一樣。嘴裏只是吱吱叫喚的叫喚。也不知他甚麼意思。另外請了一位西法醫生。說要希望他能睡熟幾個鐘頭方有辦法。如果到明天還是睡不熟。病就無救了。老劉等都急得沒有主意。要請蕭老爺過去商量個辦法。吟笙道。昨天只有發燒。並無叫喚睡不着。看來是今天吃了藥變病的嗎。小福道。醫生說他是受了過份的刺激。最好是使他得到些精神的安慰。藥力只能做輔助品。吟笙道。他們西醫會打針的。請他打一針催眠針。不就睡熟了嗎。小福道。白天已經打過一針。醫生坐守在傍邊。只睡了一個鐘頭不到就醒了。醫生說。這種針多打也是很危險的。蕭老爺。請你趕快去一踫罷。蕭吟笙躊躇未決。

蕭太太與佩芳都說道。明天就是二小姐出嫁的正日。今天忙得這樣疲乏。想早些睡覺。明天還要忙咧。你回去罷。只說蕭老爺身體不爽。已經睡了。要到後天方能去探望華少爺咧。小福哭喪着臉。望着吟笙只是不走。吟笙猶想出去。蕭太太拉着他道。你這大年紀。忙了幾天。已經瘦了一壳。自己的性命也要緊的。早些去歇歇罷。吟笙只得說了許多道歉的話。命小福獨自回去。小福說道。我早就對老劉說過。蕭老爺自家辦喜事。不能分身出來的。他說你儘管去。少爺病危到如此地步。家裏無人作主。他聽見了一定會來。現在如何。我曉得是白跑一趟。吟笙脹紅了臉說道。我實在是困倦不堪。再不然。你還是去請醫生來看一趟。明天我無論如何抽功夫要來的小福歎道。醫生說給他吃的定心藥。我們看他不吃藥還好些。吃了藥。格外見得煩躁些。小福知道吟笙不能去。這幾句話是一路走一路說的。吟笙陪着小心送他出去。蕭太太與佩芳怕吟笙還要被小福勾引去。也跟着送出大門。家裏的親戚們便紛紛議論起來。等到吟笙等回到佩芝房裏。但見佩芝已放下帳門。蒙被而睡。吟笙夫妻低喊兩聲。不見答應。以爲她睡熟。各人也就安心散去。今夜各人床上都睡滿了女賓。吟笙被她們擠出。只得在書房中與幾個男親戚睡在地鋪上。今天站立了一整日。腿都站硬。

了。睡下去甚是舒服。翻了一個身便遽然入夢。但是睡不到一個鐘頭。忽被驚醒。原來他夢見秋塘死了。華伯禮怒目相向。將他臭罵了一頓。羞得他無地自容。即便驚醒。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心裏也在奇怪。事情也沒有這樣湊巧的。單揀我女兒出閣時。秋塘就生起病來。若是秋塘真有三長兩短。我今天不去看他一次。豈不要被人議論。華家沒有人了。後事又將如何處理。這一份人家交給誰去管呢。又怕明天大喜之日。如果華家來報不幸消息。一來喪氣。二來教我如何分身。吟笙爲了華家的事。竟使他精神不甯。勉強要想拋開。甯神靜睡。却被睡在他身傍的一個鄉下人。齣聲如雷。擾得他益發煩躁。秋塘的事。又湧到他眼前來。轉輾反側。竟未能合眼。紙窗上有一點魚肚白。他就起身。先到佩芝房門縫裏去張了一張。見帳門下垂。咳了一聲嗽。不聽見聲息。便不想去驚動她。吟笙自到廚下去燒水漱洗。不多一會。合家都已起身。大家忙着預備早點。收拾書房。廚子禮生等陸續到來。鄰舍已有來道喜的了。吟笙忙着招待。少停。喜娘也來了。剛進去不多一會。只聽得裏面像造反般叫了起來。聲音最大的是蕭太太。吟笙這一驚吃得不小。趕到後堂。只聽囉喨聲音出在佩芝房中。他格外驚慌。分開衆人進去一看。只見蕭太太搽得滿臉白粉。拉開了一張血盆大口。哭叫

道。我的阿芝到那裏去了。她沒有了呵。吟笙還以爲阿芝死了呢。撲到床上去看時。却空無所有。忙問甚麼事。大驚小怪。蕭太太道。你說讓她多睡一會。我就不敢來喚她。等我吃好了粥。換好了衣服。再來看她時。却剩了一張空床。四面都尋遍了。不見她的影蹤。阿芝沒有了。吟笙便幫着到各處去尋找。又怕她尋短見。到後河邊去踏勘一遍。也毫無痕跡。此時賀客陸續到來。衆目昭彰。毫無隱蔽。霎時媒人也知道。趕來偵探消息。幫同尋找。把地皮翻過來也尋不出佩芝的蹤跡。鬧了多時。忽然佩芳對衆宣佈道。你們不必尋找吧。昨夜大家睡得早。有人親耳聽得阿芝由房中偷偷的開門出去。現在人已去遠。到那裏去追她回來呢。佩芳並請那位睡不着的女親戚申說一遍。衆人都預料阿芝不是到南京。就是逃往上海去了。吟笙夫婦却竭力否認此說。只因阿芝身無分文。就穿了隨身衣服出門。她的東西一件不少。決不會走遠的。那位余家來的梅老爺却冷冷地問道。乾宅預備午時發轎迎娶的。教我如何去回覆余家。請蕭先生吩咐一句罷。吟笙急得抓耳摸顛。一籌莫展。梅老爺不得要領。便想告辭。吟笙怕他去說給余家知道。將他苦苦留住。一面偵騎四出。到各輪船港口。及旅館去尋訪。那裏有一點影響。究竟是鄉下地方。出不得一點新聞。霎時就附近傳徧了這新

奇消息。余家離此不遠。豈有不知之理。余沛南聞訊大怒。守廉正在打扮做新郎。更自吃驚不小。當命急足先將梅老爺與王地保調回來。訪問詳情。梅老爺只得依直而說。余沛南父子都說蕭家有。意將女兒藏匿起來。都要趕到蕭家。扭吟笙去吃官司。當有吃喜酒的親友攔阻。勸他們暫時容忍。等候一兩個鐘頭。能夠尋着新娘也未可知。直等到午後。大家無精打采的吃了一餐喜酒。媒人尙無確實信息報來。余家父子忍無可忍。便帶了幾個人。同到蕭家去興問罪之師。由梅老爺引導。車馬連綿。浩浩蕩蕩。殺奔蕭家而去。到了蕭家門口。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羣。余氏父子也不通報。氣汹汹的望裏直奔。到了中堂。大聲叫喊。却見幾個鄉下人望着他大笑。余沛南越發憤怒。大叫道。把親家老爺喊出來。躲是躲不過去的。梅老爺自到內室去。看了一遍。只見裏面靜悄悄的。僅有幾個廚子與臨時僱用的僕人喜娘等在議論紛紛。連女家媒人與吃喜酒的親眷都不見了。梅老爺也吃一驚。連忙出來報與余沛南父子知道。守廉跳脚道。合家引避。這分明是局騙了。快報警察捕拿。諒他們也走得不遠。沛南又把僕役傳來訊問。僕役道。剛才似有一人進來報信。說是新娘子已有。了着落。他們便合家趕去尋找。却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的。吃喜酒的親戚們有的跟去。有的見主

人無心招待。都陸續散去。中餐的酒席也沒有開。梅老爺聽說新娘已有着落。便勸余氏父子暫時息怒。自到外邊去打聽消息。他們也但願能夠圓滿婚姻。這種事鬧出去。究與面子不大好看。所以耐心等着。不多一會。王地保氣咻咻的奔進來道。有了有了。蕭氏合家都在華家花園裏。只因華秋塘病重。他們都去探病去的。余沛南格外氣憤道。他們把探病看得比婚嫁更重要嗎。想用華家的財勢來壓迫我。我偏要趕去與他理論。說着便趕到華家去。由守廉引導。不問情由。望內室直闖。誰也攔不住他們。行近臥室。只見蕭吟笙合家都站在門外。門却鎖着。只有佩芝與秋塘在裏面。不許任何人進去。要知後事如何。且闕下回。

留人春色

三八〇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二回 一夜慰相思生涯如夢 百年成好合居處有郎

却說蕭佩芝女士昨夜本沒有甚麼大病。只因她厭惡親戚們的無聊恭維。故意裝得不能起床。藉此避免一切酬應。後來聽得華家有人來。見父母都倉皇出房。她知道有變。便也躡足跟了出去。所
有小福的話。她隱在屏後。盡都聽得一清二楚。她一顆芳心不禁振盪起來。秋塘病在危急。家裏盡
是幾個奴僕。誰能去安慰他呢。吟笙這大年紀。忙了幾天。家裏要招待賓客。明天又是個嫁女正日。
他無法分身。確是實情。難道秋塘就讓他抱恨終天嗎。佩芝想到這裏。忽覺勇氣百倍。她自信欲慰
秋塘。非我莫屬。他的病也許是我們倆中間的誤會而起。我若能當面去對他很坦白的解釋一番。
或能減輕他的病症也未可知。他見了我父親。有許多話也是說不出口的。他去也無用。此事除非
我親去不可。我不去安慰。還有誰去安慰他呢。不過父親是一個很守舊的人。與他說明。也許阻擋
我去。不如連他也瞞在鼓裏。待我去與秋塘剖白幾句。表明了我的心事。即使他的病不能救。我也

算對得起他了。佩芝急不能待。當時回到房裏。將帳門放下。便匆匆出房。那時小福尙在前堂。蕭家的房屋原是四面都是餘。佩芝從傍門繞到前門。合家盡未知道。迨小福快快的走出蕭家。一路自言自語的罵着山門。一半是消消胸中惡氣。一半也是怕鬼。那時正是深秋天氣。落葉滿地。西風蕭瑟。山風怒吼。松濤澎湃。小福在路上毛骨悚然。一路大聲叫喊。飛奔回去。想着家裏少爺此時不知是否斷氣。心裏益發驚慌。脚步踏得更重。引得遠處的狗都四起亂吠。小福奔了一陣。忽見前面樹蔭下。有一條黑影。也跑得很快。那時月色朦朧。那黑影忽隱忽現。仔細看時。是一個蓬頭散髮的人。穿的黑衣。長僅及膝。下邊露出兩條白腿。甚是怕人。小福連咳了好幾聲嗽。不聽得回音。便不敢再進。站着看那黑影。走得不見了。他這才起步。但已不敢快奔。恐怕追着那個鬼魅。狗越發叫得厲害了。他聽得出聲音。好像是自己家裏的熟狗。這才急跑幾步。奔近門口。連忙喊園丁開門。誰知在他身邊閃出一個黑影來。小福這一驚。幾乎嚇破了苦胆。狂喊我的媽媽呵。兩條腿。再也不能移動寸步。只好蹲了下去。只聽得很俏的聲音說道。你是小福嗎。不要害怕。我是來探望你家少爺的。你帶我一同進去。小福此時才聽清楚。原來是佩芝。便說道。原來是蕭家二小姐。剛才我看見跑得很

快的也是你嗎。佩芝道：我以為是家裏有人追來，所以不敢停留。不知道竟是你。此時園丁已聞聲開門。佩芝使與小福一同入園。一路叮囑他道：我來探望你家少爺，是瞞着人的。連我的父親都不知道。你却不要說出去。我與你少爺說幾句話就要走。小福歎道：少爺忽而很清楚，忽而又人事不知。你現在進去，不曉得他能不能與你說話咧。佩芝聞言，心如刀割，加緊脚步，一口氣奔到裏面。老劉等都在廊下迎接。見了佩芝，不禁大喜。對佩芝作揖道：二小姐能來，少爺的病也許有救。因為他迷糊的時候，還是喊着你小姐的名字。佩芝不及說別的話，只教他們引去見秋塘。一路走着，心裏好像有小鹿亂撞。老劉走到房門口，輕輕的用手指彈了一下。楊媽開門出來，只是向大家搖手。佩芝忙問怎樣。楊媽低聲說道：剛睡着，睡得很香。佩芝不顧一切，提起了脚尖，挨身進房。見秋塘面白如紙，骨瘦如柴，竟換了一個人樣。佩芝點着腳趾，走近床前。只見他雙目半開半掩，呼吸甚是急促。不知是睡熟還是昏迷。她輕輕的在床沿坐下。秋塘感覺十分靈敏，稍聞聲息，便易驚醒。佩芝舉動雖輕，秋塘早被驚覺。但見他的眼眶漸漸抬起來。見了佩芝，突然睜大，現出一張似笑非笑的面孔。佩芝見他一眼不霎的望着，倒有些害怕起來。低聲喚道：華先生，你還認識我嗎。秋塘只是顫顫

地伸了一條膀子出來。佩芝連忙過去接着。握着他的手。覺得掌心如火。只得順着他的勢。將身體俯下去。面頰對面頰親了一下。佩芝的皮膚冰冷如鐵。生怕與他的病體有害。急忙引避。秋塘悠然歎了一口微弱的氣。但見他的眼珠往上一翻。便又暈厥了過去。幾個僕婦高聲喚叫。老劉等也趕了進來。佩芝顧不得嫌疑。伏在秋塘的耳邊低聲喚了幾聲。秋塘經佩芝的冷面頰一冰。便又漸漸的清醒過來。佩芝對傭僕們輕輕搖手。命他們不要囉唆。老劉却誤會了她的意思。揮手將服侍的人都趕出房外。自己也退了出去。將房門隨手帶上。大家在房門外側了耳朵靜聽消息。那兩個服侍的人。已有一兩夜沒有好睡。坐定之後。一個個東西歪。酣然入夢。只有老劉還是很注意的聽消息。等了半個多鐘頭。不聽得佩芝呼喚。老劉有些疑惑。要想開門進去看個究竟。猶恐少爺已經睡熟。掏鑰匙開門。又要驚醒他。因為醫生說的。希望他能夠安靜睡一個大覺。始有挽回的把握。所以絕對不敢去驚動。老劉待至午夜。繞到房後去。靜心細聽。隱約似有齣聲。仔細辨別。確是主人的聲音。他這才放心。輕輕的回去。把幾個倦極的僕人打發去睡覺。另外派了兩人在房外侍候。再三叮囑。裏面不喚。切莫去驚動。讓少爺飽睡一覺。兩人唯唯遵命。拿了一副紙牌消遣。免得瞌睡。老劉

未便禁止他們。就在一張藤椅上躺了下去。不多一會也睡熟了。天色微明。被雞鳴驚醒。問兩個值夜的人。知道房裏仍無人呼喚。繞到室後去聽時。聞鼾聲愈大。老劉心中亦大爲快慰。自去料理家務。早餐以後。便命人去請醫生。延至午後。醫生始來。這才輕輕的將房門開了進去。只見秋塘睡得。很香。寒熱也退了許多。病已減輕了一大半。回頭看見佩芝橫臥在沙發上。面色灰白。氣息僅屬。老劉大吃一驚。用手撫摸。冰冷如鐵。醫生連忙診治。施用急救方法。又用熱水綿被保住她的體溫。鬧了個把鐘頭。才見她牙齒打戰。渾身顫動。醫生說。幸虧發現得早。她還有救。大概她是受過了一番大熱。出汗過多。體溫消失。才有這種現象。她的身體也太虛弱。否則不致於如此。不過在三四個鐘頭以後。還要防她發到。絕對不能吹風。就讓她睡在此地罷。老劉爲難道。這是蕭家的小姐。來此探望少爺病症的。不便在此久留。現在可能送她回去嗎。醫生指着窗外道。你看今天的西北風好大。讓她出去一吹。還有命嗎。老劉楞了一刻。又問道。可否讓她睡到別間屋子裏去。醫生道。既然萬不得已。只好由你們自己作主。不過房裏的溫度要與這間一樣。移動時不可吹一些風。老劉連連答應。正欲去籌備房間。忽聽得秋塘開口申斥道。不許動。她已經允許我死在一起了。老劉連聲稱是。

忙問少爺現在覺得怎樣。秋塘道：你不要問我。但問蕭小姐。她活我也活。她死我也死。老劉道：蕭小姐並無大病。秋塘罵道：醫生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還來騙我。她患了危險來探望我。因為要望我的病愈。才留在此地。不忍離開寸步。她救了我的命。因而病倒。你們竟忍心送她去死嗎。老劉見秋塘說話健旺。心裏甚是高興。想起了蕭小姐却又大為憂慮。因為剛才聽小福提起。今天是他出嫁的日子。這是什麼時候了。她還睡在這裏。將來這場交涉如何得了。但此時又不能向秋塘說明。心中正自焦急。只聽得秋塘對醫生說道：先生。我的病可不必你担心。請你悉心為這位小姐醫治罷。她能好。我也能好。她若不治。我也不必服藥咧。醫生又與佩芝診了一回脈。說道：用藥以後。大有轉機。在這最近十二個鐘頭以內。可是個要緊的關鍵。須不斷的用藥物幫助。好生看護。不要去驚動她。不能使她的熱度增加得太高。安穩度過今夜。就不要緊了。秋塘精神甚是興奮。霍地坐了起來。道：先生。就請你留在此地。與她治療罷。醫生嘴裏啞了幾啞。似有難色。秋塘道：但能醫得好這位小姐。你要多少診費。我願加倍奉償。醫生笑道：診金倒是小事。只是今天還約會着幾家病人咧。幸喜他們都不是重病。不過這位小姐的病是臨時發生的。應用的藥沒有帶齊。待我回去拿藥。秋塘道：

我家裏有人。請你寫一張字條。或者我家裏有電話。請你打一個回去。醫生無法。只得留在此地。命小福去拿藥。一面替佩芝打了一針藥水。神智漸清。體溫却比平常人高了。佩芝睜眼。却見秋塘坐在床上吃粥。心中寬慰了許多。曼聲問道。你好些了嗎。秋塘聽得。立時將碗放下。要下床去看佩芝。老劉等要想阻止。醫生道。讓她們精神上得到些快慰。比吃藥靈得多。這是我今天才試驗出來的。你們儘管扶他下來好了。秋塘不待醫生說完。早已落地。直撲到佩芝身上去。兩個人竟嗚嗚咽咽哭起來。老劉等望着醫生。醫生微笑說道。我看他們害的都是憂鬱病。讓他們疏散一下。也是有益的。最好是我與你們都出去。格外相宜。老劉等只得聽醫生吩咐。將粥碗收拾乾淨。與醫生一齊退出。房門又關上了。老劉連問病人要緊嗎。醫生笑道。他們都是精神病。藥物很難奏效。只要精神愉快。病也去得很快。老劉道。他們哭得很傷心。不傷身體嗎。醫生道。他們是愉快的哭。不是傷心的哭。所以只能聽其自然。不能勸的。說得幾個傭人都笑了出來。消息傳出去。合家都非常歡喜。不多一會。小福取藥歸來。慌慌張張的說道。不好了。蕭家許多人都趕來。要抓二小姐回去上花轎咧。老劉大驚。急忙趕出去。正在大廳前與吟笙等合家相值。蕭太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鬧。老劉並不

隱瞞。說昨夜二小姐如何到來。如何不肯回去。今天如何病倒。現在如何請醫生急救。醫生如何說不能見風驚動她。如今醫生尙留在家中防護。蕭氏合家聽罷。個個目瞪口呆。有幾個吃喜酒人知道這場交涉鬧得太大。余家要新娘子。此地不能上轎。不免要打官司。怕上公堂做證人的。一個個都溜開了。那個王地保却釘着吟笙道。老先生。你總要給我一個交代。好讓我去回話。吟笙蹬足道。我還沒有看見人咧。叫我拿什麼交代給你呢。說着望裏就奔。蕭太太佩芳等也跟在後面。老劉那裏攔阻得住。此時醫生也約略知道此中情由。聽得喧擾聲響。走出去將吟笙當頭攔住。吟笙認得他是醫生。忙問小女病體如何。醫生反問道。你們此來。是想救活女兒呢。還是要殺害她。吟笙詫異道。這是甚麼話。醫生道。令媛的病異常危險。如稍受驚嚇。立刻就能喪失性命。你們這許多人擁進去。能保證不驚嚇她嗎。能不給她受刺激嗎。如果不能。她有危險。誰負責任。萬一你們希望她早死。不如拿刀進去殺了她。倒痛快些。不過本處主人的性命也連帶在這位小姐身上。殺死一人。須犯兩條命案。你們一家人可擔當得起。蕭氏合家都面面相覷。蕭太太哭道。即使女兒要死。也要讓我們見一面的。醫生道。你們要見。只能夠推蕭老先生爲代表。如果她睡熟了。不能叫醒她。她若醒着。

也只能安慰她。不能使她聽見一句不快活的話。否則我不敢保險她的生命安全。吟笙但求一見阿芝。無不件件依從。醫生便把蕭太太等安插在外室。自引吟笙到病室中去。吟笙進去一言不發。只歎了兩口長氣。便退了出來。醫生便又將門關上了。蕭太太等迎着吟笙打聽消息。吟笙只是搖頭歎氣。雙眉毛打了結。三牙鬚翹得高。大家逼着問他。三拳打不出一個悶屁。大家窮併了多時。那王地保見路數不對。爲圖卸責起見。只得回到余家去將余沛南喚來。由他們親家直接交涉。在半路上遇見了余沛南等氣汹汹走來。王地保將事實經過報告一番。帶了他們回到華家。誰也攔阻不住。一直擁奔內室。蕭吟笙神志昏亂。要想迴避。已自不及。被沛南指在臉上詰責道。你把女兒藏在那裏去了。你是念書人。怎麼做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來。吟笙夫婦都是沒用人。被幾個人你一句他一句的盛氣凌辱。更嚇得目定口呆。沒有分辯餘地。還是佩芳對吟笙說道。事已至此。瞞也瞞不住的。我們惟有將阿芝交給他們。表明我們並未藏匿。阿芝許配給余家。就是余家的人。由他們去處置好了。說着不待父母同意。便指引余沛南到秋塘的臥室門口去。通通的幾下。裏面連忙開門出來。衆人一擁而入。望床上一看。大家都吃了一嚇。原來一男一女睡在一張床上。聽見有

人進來。索性將腦袋望裏縮了進去。幾個女子看見形狀難堪。都不敢進房。沛南怒氣冲天。但亦未便去揭開熱被窩。醫生恐怕他有此着。預先擋駕道。他們倆出了一身大汗。病體正有轉機。無論何人請勿驚擾他們。沛南一跺脚。掉頭就走。衆人也一齊擁了出去。趕到蕭吟笙面前。沛南一陣冷笑道。你好家教。女兒既有這種不端行爲。還有臉與人家配親嗎。吟笙被他數說了一頓。忍無可忍。只得坦白陳述道。小女一向是很守禮教的。不知她昨天晚上怎麼會大變態度。獨自瞞人出走。做出這種不顧廉恥的舉動出來。沛南格外生氣道。好哇。昨天晚上就來了嗎。分明是你縱容出走的。平常的家教也就可想而知了。吟笙道。事已至此。教我有口難分。不過幸喜現在人已有着落。我的責任也算交卸了。你們有本領。你們自己去勸小女上花轎。我可不管了。這幾句話說得大家幾乎笑出來。沛南更恨不得搗他兩記嘴巴子。大聲斥責道。你是書獃子。眼見女兒陪人睡在一床不足爲奇。我是甚麼身份。能娶這種東西做媳婦嗎。吟笙道。你要退婚。我也無法。把聘禮還你。沛南大怒道。婚姻大事。也是給你當兒戲的嗎。吟笙道。命裏註定要犯牢獄之災。也只有逆來順受。沛南道。你倒都打算好了。這是存心與我搗蛋。你是一個窮光蛋。也榨不出甚麼油來。關你三年五年也就算了。

我的一切損失叫姓華的賠償。告他誘姦有夫之婦。這一場官司也夠他打的了。說着便要出去報警察。吟笙這才大驚。急起攔阻道。你儘管告我。天大的罪由我一人承當。請你不要難爲姓華的。他正有重病在身呵。沛南得意道。原來是你們串通一氣。想來坑害我家的。你親口招認出來的。他們兩個這樣紛擾。傍觀的人因此事鬧得太大。都不便解勸。看看將要弄僵。幸喜趕來了一班本地紳士。將沛南勸住。原來是老劉知道此事不得結局。便趕去向地方紳士告急。多數都在余家吃喜酒。老劉將秋塘病危。蕭小姐乘夜來探病。不幸也受寒病倒。不能回家。依實而說。現在余蕭兩親家在華家相會。請各位快去調解。地方人士與華伯禮皆有交情。余家是財主。蕭吟笙也是個秀才。鬧出事來。與大家的面子有關。只得出來排解。以免事態擴大。趕到華家。沛南與吟笙已扭作一團。看了太不像樣。大家一齊上前解開。將余蕭兩方面的人分處兩地。由中間人傳話。免得正面衝突。一問吟笙。毫無條件。女兒要不要都由余家作主。但求不要牽涉到秋塘身上。免得對不起他的先人。吟笙的主張大得衆人同情。再去問沛南。他占在上風說話。態度大不相同。極力主張要嚴辦華秋塘。不准他再在南通逗留。說他是一個淫棍。本地的善良風化都被他敗壞了。紳士們便問他道。蕭家

女兒你還承認她是你媳婦嗎。沛南憤然道。這種下賤東西。我要他回家去敗壞我余氏門風嗎。紳士道。你既不要她。她與別人即使有苟且行爲。也與你無涉。你何必生氣呢。沛南道。我只有一個兒子。巴巴的今天辦喜事。擺了很好的場面。媳婦被人佔去了。教我的臉擺到那裏去。兒子面上教我怎麼交待。紳士道。說來說去。你是怕失面子。打了官司之後。鬧得天下皆知。你的面子不是失得更。大嗎。依我們的主見。還是想一個和平辦法爲是。你要當真鬧下去。弄得地方上的人都要爲你去盡面子咧。沛南也不敢與許多紳士倔強。只得歎了一口氣道。到了這步田地。請你們諸位先生代我想一個萬全之策罷。不知衆位紳士如何替他想法周全顏面。下回再行交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四回

花好月圓兩家仙眷屬

天驚石破一紙惡音來

却說衆人見他口氣軟了下來。便去計議一個完全余家面子的方法。最好今晚能夠仍讓沛南娶到一個媳婦。才能平息他的怒氣。當時有人說道。蕭家本有一個大女兒沒有出閣。何不李代桃僵。就在今晚嫁過去。豈不是一切醜事都能遮蓋過去了。衆意贊同。便先去徵求吟笙同意。吟笙夫婦當然不能反對。佩芳聽見却偷偷的獨自溜回家去了。紳士們又去對沛南說。沛南尙未答應。兩個媒人贊不絕口。說大小姐如何能幹。如何懂得禮儀。如何粗細都來得。說得天上少有。地下難尋。沛南還想回家去徵求老太太與兒子同意。紳士們便說。時候已經不早。即使立刻預備。已經要夜深了。不如瞞過一切。等明天再說明原委罷。沛南歎了一口氣。就把天大面子賣給諸位紳士了。吟笙聞信也喜出望外。與老妻飛奔回去籌備喜事。到了家裏。先向佩芳道喜。佩芳漲紅臉哭道。余家爲了妹子費過九牛二虎之力。如今把我推出去。萬一我不要我。叫我有臉做人嗎。吟笙道。這是當面

說明的。又不是拿你去冒充。你圓了他家的面子。又救了我的急難。兩家都要感謝你的恩德。你妹子大概是沒有福氣。隨她去罷。蕭太太督飭兩個喜娘。也不由佩芳分說。七手八脚的替她裝扮。一搽脂粉。換了新裝。頓時也成了個絕色美女。余家仍用闊綽排場。將她迎娶過去。時候已經是很晚了。蕭老夫婦兀自提心吊胆。生怕新郎發生變卦。幸喜媒人並未吵上門來。他們也放心了。那守廉犯了幾年相思。聽說佩芝失蹤。氣得暴跳如雷。後來見佩芝與秋塘睡在一張床上。也就倒抽了一口冷氣。但是不願娶佩芳爲妻。守貞見事已鬧僵。只得解勸道。蕭家的大女兒比妹子有福相。粗細都來得。這才是真正的賢內助。佩芝是天生的賤骨頭。她願意去做小老婆。你何必再去惦記她。你應該格外待大小姐好些。不要說氣死。羞也要把她羞死咧。守廉還是不很樂意。後來看見佩芳打扮出來。並不十分難看。雖不及佩芝。比自己的妹子守貞却好看百倍。他爲顧全大局起見。只得將就些了。當夜賓客們仍是歡天喜地的吃喝。佩芳本就善伺人意。又因懷了鬼胎。事事遷就。新郎少不得把妹子批評得不值分文。守廉對她倒並無不滿意的表示。合家見新婦賢惠。夫妻和睦。當然引爲大幸。三朝雙雙回門。蕭老夫婦更自快活。盡歡而散。吟笙把家事料理清楚。總有些捨

不得阿芝。便偷偷的到華家去探望。老劉喜氣洋洋的告訴他道。我們已爲二小姐另設了一個房間。兩人的病已日見減輕。醫生說。只要調養幾時。就能全癒。吟笙聽得大大的高興。要求與女兒一見。老劉進去說了。便請他進去。却仍舊是秋塘的臥室。進去看時。只見佩芝與秋塘對面坐着吃稀飯。秋塘連忙站起來招呼。佩芝却脹紅了臉。低頭不語。原來佩芳代妹出嫁的事。雖鬧得全境皆知。華家的人因遵醫生吩咐。不許給病人受刺激。所以不敢洩漏。吟笙進去將此事說明。秋塘精神大快。撲下地去。口稱岳父大人。吟笙連忙扶起。便問佩芝那夜你怎麼來的。佩芝沉倒了頭。不好意思開口。秋塘代她說道。那晚她聽得我病重。你又不能分身。她想來看我一次。當時說幾句話就走的。誰知我昏昏沉沉。人事不知。她也是有病之人。心裏一着急。守候了我幾個鐘頭不開口。她也急暈了。失却了十幾個鐘頭的知覺。後來問她做些甚事。她說好像做了一場夢。在家裏走出來也似夢裏一般。今天她正在發愁。來是來了。不知道怎樣出去是好呢。吟笙道。余家的事已經解決。我是不生問題的。不過你秋塘接着說道。我也報一個喜信給你老人家聽聽。我的前妻已經去世了。否則我也不回來的了。吟笙這一喜。比佩芳嫁余家更喜。連問當真有此事。我回去告訴給你岳母。少不

得趕緊補辦一件喜事。秋塘道：這可不必急急。等我們的病好了再說。本來我教佩芝回去。只是我一個人住在此地養病太寂寞。留她陪我。也有不便。你們二老住在家裏大概也很冷清。最好是請你們搬來暫住。等佩芝身體全愈再一同回去。吟笙聞言似有難色。佩芝這才接口道：我睡的房很大。你們搬來就睡在我的房裏好了。吟笙道：最好是你回家去住。定要我們來陪你呢。也讓我回去與你娘商量。不知她肯不肯來。說着他急急忙忙回家報喜信給蕭太太聽。華秋塘原是他們理想中的女婿。他們能自由結合。當然歡喜。這樣一來。把大女兒也嫁到了一個有錢女婿。可算是禍中得福。蕭太太急於要去探望佩芝。將房門上了鎖。命一名長工看守門戶。老夫婦倆一同到華家去。母女見面。自有一番家常要談。此時大家心裏都很愉快。住了幾時。兩個病人由醫生悉心調養。身體漸復康健。吟笙心裏却在擔憂他們的結婚問題。如果鋪張出去。只恐於余家的面子上不很好看。若不鋪張。猶恐被人議論佩芝的身份問題。吟笙將這意思告訴佩芝。佩芝笑道：他已經想好了一個方法。你去問他罷。吟笙知道佩芝口中之他。已是秋塘的專門代名詞。只得去問秋塘。秋塘道：我是絕對尊重佩芝的人格。我們結婚禮是一個很隆重的儀式。當然不能潦草。我的前妻已死。本

地都不知道。將來或許有人借此誣蔑佩芝。我已印了些訃文。發給有關係的親友們看看。借此宣佈我是沒有妻子的人了。好在她生前是耶教徒。也不必請和尚道士來家念經。只要借一個小教堂追悼一番就是。等此事辦過後。再宣佈我們正式訂婚。結婚大禮。我想到上海去舉行。吟笙大喜道。這樣辦法。各方面的面子都能顧到。一般無知識的人也不至於妄加猜測了。你們結婚以後再回來。佩芝不會被人看輕咧。秋塘道。我若昧了良心做事。當初也不會讓余家成功親事。我娶第一個女人。弄得焦頭爛額。對於佩芝。所以要非常鄭重。我雖然一向很愛她。但在沒有腳踏實地以前。惟有忍痛割愛。我到外國去游歷。也是爲了情場失意。吟笙道。現在你不必去跋涉重洋了。秋塘道。國外我還是要去的。不過以後的宗旨與前不同了。從前的出國是消極的。但求逃避煩惱。想永遠做個頹廢生活的流浪人。以後的出洋。是要積極的。負起青年的責任。我與佩芝在病中已定好詳細的計劃。預備做一番與國家社會有益的事業。我們的志趣相同。已決定這樣實行。老實告訴你罷。如果那天我們的婚姻發生阻礙。在法律的立場上。我們是失敗的。但等病體稍愈。我們就想逃到海外去結婚的。現在幸得圓滿解決。這就不必急急。但是在婚後三個月內。我們仍要貫徹志

願的。吟笙見他說得如此堅決。當時也表示贊成他的志向。事後却去告訴蕭太太。教她去勸阻佩芝。佩芝爲安慰二老起見。只說婚姻大事。尙未辦妥。以後的事都談不到。光陰迅速。秋塘在城裏禮拜堂裏追悼留春。祇由牧師念了兩首讚美詩。到的親友極少。秋塘目的就不願有人參加。選的地方甚是僻偏。潦草做完。大家便知道他是沒有妻子了。免得人家說佩芝送上門去做小老婆。此項手續辦畢。秋塘就命老劉先動身到上海去租定一所住宅。裝飾得整潔華麗。預備在此辦喜事。秋塘與蕭家老夫婦佩芝帶了幾個男女僕人隨後來到。秋塘再也不敢去驚動韋克剛了。打聽得王道一等幾個舊同學都在上海。便去挽了兩個介紹人出來。又談起佩芝從前的校長李濟青先生。也在上海教育界任事。聲望地位皆高。可以請他做證婚人。秋塘親自去敦請。將以前的事約略說了一番。李濟青是一點一劃的人。不肯貿然答應。秋塘回去辦了酒席。請李濟青王道一等到家。由佩芝當面懇求。並由吟笙證明。濟青方始答應到場證婚。秋塘便登了一條訂婚廣告。他與佩芝的結婚才算公開確定。隨即擇定日期。借大禮堂結婚。生怕來賓太少。面子難看。事前廣發觀禮券。凡是知道地址的幾位父輩之交。也一律請他們到場觀禮。第二天就有一位老者登門拜訪。秋塘請

進來一看。只見是一個衣衫破舊。形容枯槁的老兒。撐了一根舊司的克。一路呻吟着。見了秋塘。顫聲道。老賢姪。你是幾時到上海的呵。秋塘仔細看時。乃是韋克剛的父親浩東老先生。何以弄得如此狼狽。不覺暗暗吃驚。連忙叫他請上坐。寒暄了一番。問起克剛近況如何。浩東歎道。我已好久不與他見面了。秋塘詫異道。他在上海做律師。不是很得意嗎。浩東咽了兩口唾沫。顫巍巍地說道。這孩子不能算他人類。竟直是一頭鴟梟。我是寒士。將他培植成人。所有薄資。全部結交在他身上。爲的是養兒防老。誰想他能夠賺了錢。就視我如眼中釘。我的生活費用。他絕對不管。最可恨的是將他的後母妹子都哄了出去。反而寫律師信來問我索贍養費。現在我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渾身是病。無法謀生。早知如此。我把栽培兒子的本錢養老。就不至於這樣困苦了。浩東言罷。唏噓不已。秋塘早就看出克剛不是個東西。待父親如此。待朋友更可想而知。但在浩東面前不便絮叨。免得增加老人的感傷。當時只能勸慰了一番。取了一百塊錢出來。塞在他手裏。浩東感激得眼水直流。秋塘還要留他吃飯。他見另有客來。自顧形穢。便很知趣的告辭去了。克剛聽得秋塘到了上海。又來表示親善。秋塘雖然厭惡。但也不敢得罪他。只是對他比較的冷淡。克剛是機伶鬼。也假意敷衍。

着光陰迅速。結婚期屆。秋塘第一次結婚甚是潦草。此次是美滿的結合。精神愉快。所以鋪張得很盛。舊時同學都來幫忙。借了一所最大的禮堂。儀式簡單莊嚴。那位李濟青校長來做證婚人。看見新娘打扮得像天仙一樣。與秋塘堪稱一對璧人。李校長很高興的致了一番頌勉詞。行禮已畢。又攝了一張結婚紀念照相。入夜大排筵席。盡歡而散。秋塘夫妻與蕭氏合家回到家裏。還有許多朋友跟回去鬧新房。直至天明始已。秋塘與佩芝新婚之愛。非言語所能形容。三日以後。克剛覓來探望。見秋塘正在整理行裝。預備先到國內名勝區域去度蜜月。知道他們在兩三天內動身。回來之後。就要到歐洲去的。克剛閒談了幾句。覺得冷淡無味。便告辭去了。明天秋塘剛起身。突見那位李濟青校長怒容滿面的奔來。秋塘忙問何事。李濟青氣喘如牛。指着秋塘說道。你好。你好。你來坑害我吃官司。秋塘莫名其妙。請他喝杯茶。息息氣。再說。李濟青抖抖縮縮的在身邊取出一封律師信來。交給秋塘。秋塘接來一看。見是陶留春委託孔大方律師寫的。不覺大吃一驚。信上大概說。陶留春女士被丈夫華秋塘不顧瞻養。憂鬱成病。現閱報紙。知丈夫另與蕭佩芝結婚。按刑律有配偶而重為婚姻之處。分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知情相婚者亦同。台端素負重望。竟亦觸犯刑法。殊屬

遺憾。請於三日之內。至本法律事務所面談。或有調解餘地也。秋塘讀罷大叫道。別的都敢作假。死也能假裝的嗎。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看見棺材埋到土中去。何況還有韋克剛律師在傍作證。墳墓現在。可以開棺檢驗的。死人也有人冒名頂替。太奇怪了。李濟青道。我是一個怕事的人。不管你們是真是假。反正我不願參加你們的訟事。請你將婚書交給我。待我挖去我的名字。就算交卸我的責任了。請你直接與律師辦交涉去罷。秋塘道。你不必着急。我帶你去。看我前妻的墳墓。李濟青跳脚道。我是很忙的人。原不肯出來管這些閒賬。你們硬拖了我出來。我那有閒功夫陪你們打官司呢。秋塘道。這定是有人與我開玩笑。決無打官司之理。我爲證明我的人格起見。務請陪我去。一看前妻的墳。你也可以放心。律師那裏由我去交涉。李濟青被逼不過。只得隨同秋塘去上墳。汽車迅速。不一刻即達目的地。秋塘三脚兩步奔到墳前一看。不禁目定口呆。原來碑文已變。上面刻的是亡妹陶女士宜春之墓。具名是陶留春了。他自知中了圈套。見李濟青急得尋死覓活。只得安慰了一番。將他送了回去。然後去尋韋克剛辦交涉。要知韋克剛如何措詞。且闕下回分解。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五回 造訪登門書生求息事 運籌撒網巨猾肆機心

却說華秋塘去尋覓韋克剛辦交涉。趕到韋克剛的律師事務所去一問。據說韋克剛因公到天津去了。不知他何日回來。秋塘知道他是故意迴避。心裏只是埋怨自己。屢次上了姓章的當。不知覺悟。最後還上了他的一個大圈套。自己果然太老實。姓章的未免也太險惡了。秋塘心裏甚是煩惱。以爲中國的社會太惡劣。依他的意思。想拋棄一切。帶了佩芝立刻逃到外國。既而一想。我若走了。恐怕連累李校長。爲了被人誣蔑。就將祖國賣掉。也覺得太不上算。留春的目的。無非想幾個錢罷了。只要依她的慾望。每月給她一二百元。或一次給她幾千元。與她斬斷瓜葛。皆無不可。此事最好不要張揚出去。一來保全自己名譽。二來免得佩芝傷心。能夠在短期間內解決。是爲上策。秋塘打定了主意。既不請律師。也不與朋友商量。掏出孔律師的信來看。明地址。竟親自登門去尋訪。孔大方見秋塘並不隔夜就自投羅網。就知道是一票大生意。當即殷勤招待。秋塘寒暄了幾句。便把與

陶留春離合的經過以及後來如何安葬。細述一番。請孔律師主持正義。勿受留春的朦蔽。孔大方道。你與陶女士結婚。原是由我証明的。現在我是受陶女士的委託辦理訴訟。並不是法官。不能與你們判斷曲直。我只知道保障當事人的法益。你所說的敝當事人已經死亡。可有人證物證嗎。秋塘道。陶女士彌留的時候。我與韋克剛都是親眼看見的。一切成殮安葬。都由韋克剛代辦。下葬的日子。我也到場樹立石碑。不知被誰私自改換的。大方笑道。照你說來。敝當事人竟是一個鬼了。如果我不認識陶女士。被你這一說。我還疑有人冒名向先生索詐咧。幸喜我與陶女士也有數面之交。她來委託我時。我們都還認識。我可以用人格擔保。這個陶女士確實是尊夫人。被你遺棄以後。生活雖苦。她還念着你的舊時恩情。如果不是你公然與人結婚。她還不捨得與你為難咧。秋塘道。如有交涉。與我直接辦理就是。可否以後請不要牽涉李校長。他是一位道學先生。不願參與此事的大方道。他是知情相婚。論律當處三年徒刑。敝當事人雖能原諒。可惜法律不能原諒他。你說陶女士死在上海。為什麼不公開宣佈她的死亡。韋律師與你代辦一切喪葬。你何不請他出來作證呢。秋塘道。我不希望韋律師為我作證人。我也並不願反訴陶留春欺騙敲詐。我抱着息事甯人的

主意願與陶女士和解。請你轉問她如何方能息訟。孔大方笑道：你是聰明人，這一點還想不出嗎？陶女士並不犇告你，只是光與證婚人交涉，足見她還是很愛你的。只要你能與重婚的夫人脫離關係，當面與陶女士道個歉，給她生活上確實的保障，她也能饒恕你的罪過。與你言歸於好的，你如肯照辦，敝律師當能代你勸化敝當事人，試辦和解手續。秋塘憤怒道：她如願意與我同居，從前也不會與我離開了。大方微笑道：那時大家年輕，各人都有不是，過去的事情是不必提。現在你辜負了她，她並沒有辜負你，她還能想念着你，總算良心不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還是舊人好。與她重圓，你們免得受刑事處分。你要與新夫人離婚，我來包辦。秋塘大怒道：留春若果有此意思，我願與她同歸於盡，決不容她侮辱我愛妻半根毫髮。大方大笑道：這是我爲你們着想，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能否得陶女士的同意，尙未可必。你何必着急呢？秋塘道：你去告訴她，別的事都可商量。惟有我與她同居而與我現在的妻子脫離，我甯可去坐監牢的。除此以外，她有什麼和解的條件提出來，在可能範圍以內，我無不依從。大方道：你的意見我知道了，待我問明白了敝當事人，再給你信。秋塘道：請不必寫信，明天我就來聽回音。因爲我預備要出門去了，不能久等。大方道：

你現在是犯罪的人。只怕身體未必好自由罷。如果敵當事人報告捕房。立刻就能將你們夫妻與證婚人媒人一概拘押起來。我勸你還是不要冒險逃避。這是我的忠告。秋塘道。我理直氣壯。決不怕她。明天我來聽你回話。說着就告辭出門。秋塘雖然說着硬話。心裏却也胆寒。如留春當真下毒手。把我拘押起來。在租界上無理可講。教我怎麼對得起佩芝。她不急死。也要羞死。秋塘在一路。上打着算盤。幸虧剛才李校長來。未被佩芝聽見。就是吟笙也不會知道。他們都是胆小的人。聽得了這種煩心的事。一定要大起恐慌。不如暫時瞞過他們。等交涉不妥再告訴。免得她着急。秋塘打定主意。回家見了佩芝。絕口不提。佩芝見他臉色不豫。問他何故。只推說身體不爽。佩芝却不疑心。孔大方律師等秋塘去後。便搖了一個電話給韋克剛。約定時間。同到留春的小房子裏。將秋塘到來的情形一說。三人皆拍手大笑。克剛道。如何。我料定他不敢請律師打官司的。我養過三年馬。很知道畜生脾氣。留春問道。明天他來討回信。我們將如何答覆他。克剛道。給他解決得太快。他見得案情並不十分嚴重。就不容易就範。至少要多給他一點刺激。使他神經昏亂。百脈奮張。那時候才能由我們隨便指揮。留春笑道。他是一個膽小的人。你過份恫嚇了他。只怕他真個遠走他方。難道我

們也趕到外國去與他打官司嗎。孔大方道。我們可以利用李校長去拘束他的行動。一方面有人暗中監視着他。他若真要逃避。那就說不得只好由陶女士親自出馬。將他們一對男女扭交警察扣押起來再說。留春道。那是最後一着棋子了。克剛方纔你說給他受些刺激。我們該怎樣去刺激他呢。克剛道。他現在畏你如同蛇蝎。你就是他最好的刺激品。你應該常常出去活動。給他見見你的面。報紙上也要常常給他看見你的名字。這就夠刺激他了。留春笑道。我現在能出頭露面了嗎。克剛也笑道。以後該是我的孵豆芽時代了。你的豆已經孵出芽咧。孔大方道。明天的廣告給他看見。就足夠他吃一驚。留春道。我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人。躲在么二角裏多時。本就覺得氣悶。教我出去活動。我是求之不得。不過加上一筆交際費用。我們的資本又要增加了。孔大方道。資本下得越大。將來的收穫越多。你要裝得闊綽。顯得生活十分奢侈。才能向他大量要索。如果露了寒酸相。他會把你的身價看低的。克剛道。你的缺點。就在氣派太小。上次我教你到南通去找他。好容易騙他上了你的鈎。我總想你能夠大大的啃他一下。誰知你只取到少許報酬。這一次是最後的機會了。若不用全力對付。以後就永不能拿到他半個錢咧。留春對他一橫眼睛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

你早些爲甚麼不給我一個最低數目呢。人家事成之後。你再來放這些馬後屁。已經來不及了。大方道。上次是你單槍匹馬的出戰。中間沒有敲邊鼓的人。自難取勝。此次你的後援很多。你只須做一個現成皇帝。我們捧了你的偶像出去征討他。不論他用文用武。我們都有對付方法。何況他犯罪是事實。又有兩張字據在你手裏。不怕驢子變了狗。克剛道。我與留春都相信你。一切照我們所訂的契約辦理。由你去全權支配。現在請你再墊一筆留春的交際費出來。她不能再躲在家裏了。孔大方頓了一頓道。華家的財產真有一百多萬嗎。克剛道。這還是五年前的估計咧。現在上海的地產比從前漲了好幾倍。我看三百萬還不止。秋塘那小子是糊塗蟲。他自己也不知道不動產究竟多少。靠你的手腕做去。最小的數目。也得敲他個百餘萬出來。我代他父親做過遺囑。豈有不知之理。孔大方這才大胆的去找墊款人。因爲他也看準這是一票大好買賣。契約上載明墊款是加利償還的。大方自己也無錢。不惜借了重利債來做墊款。留春與克剛皆以爲發財就在眼前。得錢便大事揮霍起來。翌日。秋塘晨起讀報。看見一條很觸目的廣告。是孔大方律師受任華陶留春女士法律顧問。這分明是向秋塘示威。秋塘果然提心吊胆。有了心事悶在肚裏。無可商量。不免憂形

於色。佩芝冷眼看見。問他何事愁眉不展。他仍推身體不適。佩芝是老實人。勸他快去延醫吃藥。秋塘表示不必。佩芝便去告訴了吟笙。吟笙要來與他切脈。他又說道。我最怕吃中國藥。待我出去請西醫診。吟笙勸他不要吹風。請醫生回家來看。秋塘搖頭道。我並無大病。出去散散也好。大家也就不便相強。吟笙還以爲秋塘不信任他的醫道。更不敢自薦。飯後。秋塘獨自出門。到孔大方律師事務所去聽回話。孔律師却不在那裏。等夠多時。始見孔律師到來。秋塘問他如何。孔律師道。今天陶女士有電話來。說是身體略有不適。不能出門。改期再談。秋塘不耐道。改到幾時再談呢。孔律師道。這倒她沒有確定。大概要等她的身體全愈再約日期。我會通知你的。秋塘道。你問過她有調解方法嗎。孔律師道。你們究竟是夫妻。總有些情分的。她聽說你來請求調解。心裏非常快活。她說一切都好商量。最希望同閣下當面磋商。你如允許她。她還想到公館裏去拜見你的新夫人咧。秋塘連忙拒絕道。快請她不必來。就說我們不敢當。孔律師笑道。陶女士很想與你破鏡重圓。只消給她面子下得去。她很肯讓步。還是我出來做一個和事老。想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免得傷和氣大動干戈了。秋塘擺手道。貴律師的盛情。非常感激。只是她的詭計太多。手段太辣。我見她實在有些害怕。別

的條件都可以磋商。惟有這件事情不必開談。我今生再也不願與她見面了。孔律師微微一笑。對秋塘望了一眼。見他氣汹汹的樣子。心想此人太無用了。莫怪他會被留春克剛玩諸掌上。便對他說道。待我見了陶女士。約定日期。再來通知你。屆時請李濟青先生也要到場。秋塘道。李先生是怕事的人。可以不必去驚動他老人家罷。孔律師正色道。事情既犯到身上。怕也無益。他是本案的重。要證人。怎能規避。如果談判決裂。他若不到。我們可以登報緝拿他。因為他與你一樣都是現行犯。秋塘聽說。又怕起來了。說道。只要留春肯答應。與我永遠脫離關係。甚麼條件我都應承。就是請她不要牽一切不相干的人。孔律師道。你打算怎樣與她和解。你先說與我聽聽。秋塘道。從前我按月貼她的生活費。現在我既另娶他人。不願再用這種藕斷絲連的方法。我願意給她一筆整數的錢。以後永不許她再與我纏擾。孔律師點頭道。華先生真是一位君子。我不能不把做當事人的實情告訴你。她自從離開你以後。心裏甚是懊悔。她怕你不肯干休。所以不敢嫁人。現在是生計告絕。窮極無聊。不能不希望你去幫助她一下。她的第一目的。是想你收留她回去。如果辦不到。想請你給她一點生活費。將你出給她的十萬元借據收回。但能使她不愁凍餓。不被迫走到墮落的路上去。

就心滿意足了。她想維持自己的面子。也就是維持你的面子。她究竟做過你華家的人。所以她不願丟華家的醜。秋塘道。她能這樣存心。我就很感激她。那末就請貴律師依此意旨與她開談判罷。孔律師又說了一番息事甯人的話。秋塘甚是感謝。談畢出門。因交涉見得緩和。只要化幾個錢就能平息。心裏便寬了許多。心想第一次見律師。聽他們說得甚是可怕。今天緩和起來。這不像是貪得無厭的留春的意思。我以為留春營葬只有克剛知道。這幾天克剛忽然躲避。大概又是他的詭謀。也許是他故意將坟上的碑換去。偽稱留春未死。想藉此敲詐。這就花錢太冤了。他是故意佈下疑陣來恫嚇我。我不睬他。他也會技窮的。秋塘想到這層詭計。心裏格外寬舒。回到家裏。佩芝見他面色比出去時好看得多。問起情由。秋塘說。請醫生診察。並無大病。只是疲勞過甚。打了一針興奮劑。就覺得很好了。欲知佩芝信也不信。且閱下文。

請看金剛鑽報最有趣味

惱
人
春
色

四
二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六回 挪揄常有鬼多金爲累 解脫豈無方遺產充公

當下佩芝聽了十分高興。連忙奔去報告吟笙。秋塘見了暗道慚愧。我與佩芝愛好至此。還要說謊話欺騙她。心中十分內疚。想想實在有些對不起她。只有等事情過去。再對她說明。請她饒恕罷。幾天相安無事。一日。佩芝忽覺在家煩悶。秋塘便邀她出去游玩。只因佩芝沒有見識過跳舞場。秋塘便請她去廣廣眼界。佩芝邀了父母同行。一家四人裝在一輛車中。到一家最大的跳舞場中去觀光。蕭氏合家看見那種男女摟抱的狎褻表現。都有些不慣。秋塘便解釋給佩芝聽。這是歐洲最普遍的交際禮。我們想到國外去游歷。跳舞也不能不習。如遇參加盛大宴會。來賓都不能不舞。佩芝極想出國游歷。對於一切交際禮節都很留意。此時便在留心看他們的脚步。如何向前。如何退後。如何轉灣。一雙眼睛只是注視在地板上。忽然有一個西崽拿了一張紙摺的方勝偷偷的塞在秋塘手中。秋塘拆開看時。只見紙上鉛筆寫道。

祇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你太忍心了。多時不見。何以骨瘦如柴。想是太辛苦的緣故。今日在此幸遇。很想趨前一傾相思。只恨村姑在側。恐引起爭端。我極望你起來與我一舞。面訴委曲。此致

秋塘愛哥。

你的愛妻留春字

西嶺在秋塘耳邊低聲說道。就是坐在對面那位穿黑衣服的陶小姐教我送來的。秋塘楞了一楞。此時音樂方停。佩芝正要回頭與秋塘說話。秋塘怕佩芝看見字條。連忙摺了一摺。交還西嶺道。她看錯了人。我並不認識。西嶺碰了一鼻子灰。唯唯而退。場中正有特別表演。燈開得很亮。秋塘不由自主的眼光射到對面。見那穿黑衣的女子。正在對他搔首弄姿。眼光像蛇舌似的對他閃爍。秋塘認得清楚。她不是留春是誰。秋塘如見鬼魅。連忙避開她的目光。場中剛在表演精采節目。吟笙夫婦與佩芝都看得高興。秋塘又未便教他們就走。心裏本不想看見留春。一雙眼睛却會無意識的射到她那邊去。只見她不往的向這裏披嘴。秋塘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以前還以為是有人故弄玄虛。留春未必真會裝假死。現在陳列在他眼前。這才證實留春確是未死。她是做成了圈套教人鑽的。秋塘心裏七上八落。不敢在此久留。隨命西嶺開賬單來。此時表演已畢。樂聲又起。留春也入舞

圈。只在秋塘的檯子面前迴旋。雙目釘住秋塘與佩芝。更使秋塘不安。西崑去了多時。才將帳單取來。在碟子裏又夾着一張字條。秋塘不敢不看。上面寫道。

你不認識我了嗎。終有一天請你認得我。那時你悔之晚矣。

秋塘不及徵求佩芝同意。付了帳。就拉她回去。吟笙夫妻也跟着出來。到了家裏。佩芝見秋塘顏色慘變。忙問何故。秋塘只得仍推身體不適。上床就睡。明天。李校長又是氣咻咻的奔來找秋塘。秋塘在客室中緊閉了門窗與他會面。李校長又拿了一封律師信給秋塘看。上說秋塘似有逃亡之意。要李校長擔保秋塘不離開本地。否則惟有報捕拘拿秋塘夫妻。靜待開審。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切實答覆。這分明是愛的美敦書。李校長瞪出雙目。望着秋塘道。你真有離開上海之意嗎。秋塘道。李老先生。請你放心。我決不會連累你的。這是他們的恫嚇手段。你不要去上他們的當。李校長道。我是嚇不起的人。萬一你要走了。我可吃罪不起咧。秋塘道。在這件案子沒有解決以前。我決不離開上海。李校長道。他們的目的究竟何在。你與律師接洽的結果如何。秋塘道。他們只是想敲詐我的金錢罷了。所以佈成這疑陣。教我故意墮入他們的陷阱。李校長道。你現在已經上當。有理也說不

清。我勸你看破些。花幾個錢與他們和解爲是。免得將來對簿公庭。弄得醜聲四播。身敗名裂。秋塘道。金錢是身外物。我向不重視。如今正在調解期中。只等她開出數目。我無不依從。李校長猶豫了一會道。你既肯依從。他們爲甚麼還要施恫嚇手段。我看問題沒有如此簡單。只怕你的前妻還要與你爲難咧。秋塘道。我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決不肯牽累別人。你老先生如再不放心。我可以與你同到孔律師處去說個明白。請你也參加做一個調解人。李校長道。我正要你同到律師處聲明一番。讓我早脫干紀。只是絕對不敢再參與你們的事了。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秋塘聽着又好氣又好笑。只得陪他同到律師事務所去。李校長見了孔大方。第一句就說。華秋塘在這裏了。我把他當面交了給你。以後他逃走不逃走都與我無涉。我不能代他擔保了。孔大方笑道。敝律師沒有拘押被告的權。你要交卸責任。須將他交給警察局。才能把他看管起來。秋塘攔着說道。此事早遲總要解決的。爲免除李先生的責任起見。我極願意今天就和解成立。不知貴當事人可有正確表示嗎。孔大方微笑道。華夫人已到事務所來過。她的意思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先要請會計師清算華家的財產。然後照兩股分派。華夫人與華先生各得一股。華先生如能同意此議。今天不妨議

一個和解草案。秋塘大驚道。她竟想抄我的家嗎。孔大方微笑道。你們的財產本來是夫妻共有的。兩人平分。她不問你要求贍養。你已經大佔便宜了。秋塘半晌未語。李校長在傍催促道。秋塘。金錢原是身外物。你是很曠達的人。何必與人斤斤較量呢。秋塘對律師說道。我是有妻子的人。答應了留春的要求。如不得我妻的同意。我沒有單獨處分財產之權。孔大方冷笑道。你的夫人是敝當事人陶女士。你另娶的那位。並未獲得法律上的地位。我勸你還是不要提起的爲妙。假使你承認她是你的夫人。那你就坐實了重婚罪咧。牽涉刑事範圍。勢必連你的重婚夫人。與這位證婚的李先生。都難逃法律制裁。那時權操在法官手中。縱欲和解。亦不可能。華先生。你就大不合算了。李校長跳脚道。我是絲毫不知道他們重婚的內幕。只是結婚的時候。他臨時拉我出去擺擺樣子的。把我也陷入法網。秋塘。你這算什麼名堂呢。孔大方笑道。李先生。這是給你一種教訓。下次不可在人家婚書上胡亂簽字。李校長恨恨道。還說下次。以後我連喜酒都不敢亂吃了。秋塘問道。這是留春的意思嗎。孔大方道。當然。我只是傳達敝當事人的意見。假使你不願和解。儘可以在法庭上相見。秋塘道。容我回去考慮一下。再給他答覆。孔大方道。可以在一星期內。你如沒有滿意答覆給我。那就

是你表示無誠意進行和解。我這裏就代表敝當事人進訴狀了。李校長還想卸脫干係。秋塘拉了他告辭出來。一路送他回學校。自己十分煩悶。還要用話寬慰這位老先生。真是苦痛已極。李校長兀自怕秋塘逃避。秋塘氣憤不過。請他派一個心腹人來監視。常駐在華家。李校長當真派了一個庶務員跟秋塘回去。他才放心。秋塘只得將庶務員款待在家中。他一個人在書房踱來踱去。想不出對付方法。吟笙見他滿面愁容。問他有何不適。他只是搖頭不語。看見他帶來的那人。常在門外探頭探腦。格外疑慮。便與庶務員尊姓大名的攀談起來。漸漸的問他因何至此。庶務員竟老實不客氣的說道。只因華先生犯了法。是我們校長做的保人。校長怕他逃走。所以命我看守他的。吟笙大吃一驚。忙問所犯何罪。庶務員道。這倒沒有知道。校長匆匆的派我跟來。並未對我說明。大概罪名總不輕罷。否則校長不至於如此着急。吟笙聽罷掉頭就走。趕到樓上去打聽佩芝。佩芝也自吃驚不小。更不知丈夫闖了甚麼潑天大禍。看他連朝鬱鬱不樂。確也可疑。父女倆奔到書房。佩芝望着秋塘臉色灰白。含着兩腮眼淚。秋塘反而驚問何事。佩芝嗚咽道。你闖了甚麼大禍。爲甚麼竟把我也瞞在鼓裏。秋塘知道事已至此。瞞也無益。只得將已往的事。源源本本。老老實實。招供了一

遍吟笙只嚇得目定口呆。佩芝低頭沉思有頃。慨然說道。我相信你決不會欺騙我。定是你從前的妻子利用了我。使你陷入法網。我既愛你。決不能害你。事已至此。惟有犧牲了我的幸福。保全你的名譽。要我與你離婚。我的精神上受不起這種苦痛。還是給我死了的爽快。我死了讓她罷。不過我的父母要請你養老送終的。秋塘大聲叫道。我甯可喪失全部財產。也不願與你離開。吟笙更慌了手脚。拉住了佩芝死也不放。生怕她立刻去尋短見。佩芝受驚過甚。坐在沙發上手脚癱瘓。氣喘不已。秋塘握住她的手說道。如今那婦人勒索我的財產。並不是我痛惜金錢。實因心中有些不甘。可恨我不幸承受了這份遺產。如果我是一個窮光蛋。斷斷不會有這種麻煩事發生。佩芝注視秋塘一眼不瞬。秋塘又安慰她道。你放心。我愛你的心。始終不變。你能爲我犧牲性命。難道我不能爲你犧牲半份家財嗎。我明天就去與她立和解契約。准定依她的要求。由她派人來清理財產。忍痛割一半給她。損失幾個錢是小事。請你不要肉痛。放達觀些。佩芝氣憤道。你以爲我把錢看得這樣鄭重嗎。你如願意給她。與我有什麼相干。秋塘還以爲佩芝有些醋意。解釋道。你不聽我說。忍痛給她的嗎。我已與她恩斷義絕。依我的心裏。最好一個錢也不給她。佩芝道。爲了我。教你忍痛。我的心也

不安。你既不願。儘可以拒絕她。秋塘頓足道。我若拒絕。却怕她當真的控告。我受罪事小。牽累你也犯罪。並且還要拉一個無辜的李老先生進去陪綁。問良心也不安。佩芝反詰道。譬如你剛才說的你成了一個窮光蛋。她還能來敲詐你嗎。秋塘道。我想她現在還度着很浪漫的生活。大概總有人供給她的用度。上次我就因發現她有不端行爲。所以我才決意不要她。我只是拿不到她的證據。並且這種醜事。鬧出去也覺臉上無光。我也不去偵查。現在她知道我有錢。才想出詭計來敲詐。萬一我比她更窮。當然不會來纏擾。佩芝道。這就是了。依我的主見。你不必受她的要挾。與其分一半家產給這下流女子去受用。不如將全部財產捐給別人。做些有益國家社會的工作。不就可以免去她的要挾了嗎。秋塘大喜道。我也有此心。只是怕你捨不得。佩芝笑道。我是愛你的人。不是愛你的財產。我原是窮人家的女兒呵。秋塘大笑道。這樣一來。我可以脫離苦海了。准照此實行。吟笙在傍邊聽呆了。此時却忍不住插嘴道。你們都發瘋了嗎。掙這份家業。多麼困難。輕輕的拿去送人。怎麼對得起祖宗。秋塘道。爲人要有創業的精神。自己能夠獨立創造一種事業。才能爲祖宗增光。若是終身做個守財奴。那才真辱沒祖宗咧。吟笙向佩芝望着。想教她阻擋。佩芝道。我是窮命。有了錢

也許要早死的。父親大概也願我們多活幾年罷。吟笙這才無話可說。只得連聲歎了幾口氣。秋塘立即出門去找一位舊同學。現在當着教育局科長。名叫周自新的。將來意說明。周自新也是驚奇不置。問他是否要將全部財產充作善舉。秋塘道。救災卹貧。乃是一種消極工作。我不願爲。我想做一點積極的事業。中國最要緊的是興教育。我對於教育事業也比較的有興趣。今天我來看你。也就爲此。周自新問他共有多少財產。秋塘道。連不動產在內。五六十萬。總是有的。但我自己也不知確數。我預備全部交出來。只要有一個靠得住的機關接受。周自新道。有錢給人。誰都願意接受。靠得住靠不住却是問題。我想請幾位公正人士出來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現在如何保管財產。將來如何進行興學。都交給委員會去討論。你自己也是委員之一。隨時可以監督用度。秋塘很高興。就請周自新去聘請委員。愈快愈妙。周自新見他如此慷慨。連日奔走接洽。聞者無不贊成。不多幾天。便召集了一個會議。秋塘夫婦到場宣佈自願毀家興學。他的計劃。想在上海創立一所學校。南通的花園改設一個女子學校。同時將財產開列一張清單。有人估計上海的不動產價值已將近百萬。全部計算約有一百五六十萬。當場就推定委員。起草保管條例。定期接收。在學校沒有創

設以前華家每月由保管委員會津貼少數生活費用。如此議決。明天報紙上登着大字標題的新聞。輿論一致讚美。博得盛大同情。惟有韋克剛留春孔大方三人看見了這消息。都大吃一驚。想不到秋塘會用這一記手段。依韋克剛的主見。教孔大方代表留春出面登報聲明異議。就說華秋塘沒有處分財產之權。孔大方道。現在輿論都同情於秋塘。組織保管委員會的又是地方上的有力份子。我們只怕鬥不過他。要挾李濟青的計劃也失敗了。依我的主見。乘現在秋塘的財產尚未交出以前。不如教留春親自去見秋塘。與他去拚命。或能拚出些錢來。事不宜遲。立刻就去。留春道。我決不肯放鬆他的。那怕與他扭到巡捕房中去。我也不會吃虧。要知後事。且閱下回。

王 小 逸 著

奇 情 小 說

天 外 奇 峯

現 正 排 印

不 日 出 版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七回 眼前人孽障惡婦咆哮 天外現奇峯仇人相見

却說留春抽足了鴉片。由韋克剛與孔律師教導了一番理由充足的言語。親自去與華秋塘當面辦交涉。她仍舊打扮得十分妖豔。出得門來。正在僱車的時候。忽見斜刺裏閃出一個蓬頭垢面的啞乞丐。伸手向她要錢。這是一個常期駐守在弄堂口的老乞丐。留春每次出門。總給他一個銅元。今天她因爲心緒惡劣。沒有理睬。那啞丐便釘在她後面。留春喚到一輛車子。說明地點。並不還價。便如飛而去。拉到華家門首。一按門鈴。僕人出來開門。留春不問情由。望裏直奔。僕人見她衣服入時。不敢攔阻。趕上去裝着笑臉問道。請問你找誰。留春怒容滿臉的申斥道。我是此地的少奶奶。華秋塘是我的丈夫。你快去喚他出來見我。僕人聽見嚇了一跳。只得請她在客室中稍坐。自去通報。誰知秋塘已在裏面聽見留春的聲音。知道她是來尋事的。秋塘怕驚動佩芝。便挺身而出。密囑僕人不要去告訴裏面少奶奶。耳中聽得留春已在大肆咆哮。他連忙搶步奔入客室。砰的將門緊閉。

怒目注視留春。留春如中瘋狂一般。見了秋塘。一把將他的胸脯揪住。高聲叫罵。秋塘也氣極了。使勁將他一推。她揪着不放。身體却支持不住。秋塘又向後掙脫。襯衫領帶盡被撕破。留春一屁股坐在一張沙發上。滿嘴白沫。氣喘不已。口中還是胡亂叫罵。秋塘出空身子。逃到屋角中。拖一張桌子過來。做着臨時防禦物。只見留春戟指罵道。你這沒良心東西。你好。今天居然敢動手打我。你太狠心了。你不要以為有財有勢。就能無法無天的虐待我。須知世界上的公理尙未全滅。即使你今天打死我。還有人替我出頭。與你算帳咧。秋塘把自己的氣平一平。心想犯不着與她鬪嘴。用極平和的口氣問道。我已與你恩斷義絕。你還來纏擾些甚麼。留春道。我與你是結髮夫妻。你將我拋棄了多年。我那一天不惦記着你。那一天不在尋找你。可憐我為你受了多少痛苦。遭了多少恥辱。被我的公公當面辱罵。都是你挑我的。現在好容易盼望到你得了家當。發了大財。總以為可以出頭了。誰知你竟會停妻再娶。不承認我們婚姻。我與你共患難的日子。你都忘記了。娶老婆這樣容易嗎。你是一個侮辱女性的流氓。我上了你的當。決不肯甘休。我要宣佈你的罪狀。秋塘氣狠狠道。我那一件事對你不起。你活着。我給你錢用。你死後。我與你棺殮營葬。誰想得到你還會從坟墓中爬出

來纏擾我。你的詭計太多了。留春冷笑道。那是我試試你的心。你看見我死。你心花都開了嗎。休說我不肯死。假使我真死了。你更不得安逸。我做了鬼。早把你活捉去了。因為我愛你。我死也捨不得放鬆你。秋塘申斥道。廢話少說。留春道。哦。你現在把我真心愛你的良心話當作廢話了嗎。從前你與我訂的海誓山盟。你都忘記了。早知你是一個得新忘舊。昧盡天良的人。我真不該為你空守這幾年。苦頭吃得像襪底般深。秋塘道。現在你既明白我是壞人。何必再來找我。你儘管去嫁人。我決不干涉。留春暴跳如雷道。你早為甚麼不說。乾攔了我幾年。把我攔得上不下。你嫌我年紀老了。另外去娶一個小姑娘。過快活日子。教我老來受苦。天下有這種容易事情嗎。我現在無路可走。願意死在你面前。秋塘冷笑道。你這種時髦姑娘會沒有人要嗎。你太客氣了。留春大叫道。你還敢當面侮辱我。我為你受了千辛萬苦。你還不信。怪不得你不要我。你說我有人。你與我拉出一個人來。我好靠他養老終身。你如提不出證據。今天決不與你干休。秋塘故意將聲浪放低道。你不必着急。你有人無人與我毫不相干。以前的事。完全拋開。請你把今天來的目的。老實說出來。我如辦得到的。准定依你。留春道。這還像一句人話。我毫無條件。我平生只有你姓華的是我最親愛的人。我

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可憐女子。你是我的丈夫。這是我的家。我希望你能回心轉意。想想我們從前的恩愛。我們是共過患難的。你曾經許過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現在你與別人享福。就沒有我的份。無論講情理。講法律。你都說不過去。我的希望就是無條件的要求與你同居。秋塘堅決的答道。這事你不必夢想。萬萬做不到的。留春道。你不必着急。我知道你捨不得離開那鄉下姑娘。我決不強人所難。你儘管留她在家裏。我也願意與她姊妹相稱。不過在名份上。她總是一個妾的地位。今天我進門。要她對我行一次見面大禮。並且還要你與她做一個離婚手續。事實上儘管讓她陪你睡覺。我只要居一個虛名罷了。秋塘大怒道。你不要做夢。我決不受你的要挾。留春柔聲道。少爺。你不要糊塗。這是我爲你設想。如果不做這番手續。你是要犯重婚罪的。我隨時隨地都能告發你們的罪名。秋塘道。我願意與你辦離婚手續。留春猶笑道。這是你被重婚女人的迷湯灌昏了。看不出那鄉下姑娘。倒有這一點擒拿工夫。你既執迷不悟。我也不勉強你。不過談到離婚。就不能不有條件了。只要你們肯依我。我也能忍痛將我的親愛的丈夫割讓給她。秋塘道。就聽你的條件罷。留春道。你的財產。是我們夫婦共同所有的。公平交易。各得一半。你把我應得的半份家財。交還給我。讓

我到修道院中修修來世。再與你做一對好夫妻。秋塘道。財產是我父親的。我父親並未承認你是姓華的媳婦。當然你沒有承繼權。留春笑道。我是嫁給你的。並非嫁給你父親。爲甚麼要得他的承認。你不是說過的嗎。我們結婚都已超過二十歲。有絕對自主權了。現在財產在你手裏。應該交還給我呵。秋塘道。抱歉得很。財產已不在我手裏了。你不看報嗎。我已將他全部充作興學經費了。留春作色道。這又是你的犯罪行爲了。你代我保管的財產。沒有得我同意。怎能擅自處分。這是你犯了侵佔罪咧。秋塘道。我已將財產充作公用。權不在我。請你去與保管委員會交涉。留春一碰桌子道。這是甚麼話。即使你願意興學。也該把我的半份財產扣除下來。你是有錢的財主。捐幾文不在心上。我是要靠他活命的。財產又不是我交給什麼人保管的。我與別人說不着話。惟有問你要。秋塘將雙手一攤道。我現在也是一個窮光蛋了。你與我拚命也無益。留春將眼珠一瞪道。你的日子總比我好過些。我總拚得過你。你想結交了紳士就能逃避重婚侵佔罪嗎。那是做了強盜。只要開一個學堂就能免罪了。我非與你打官司不可。秋塘挺身而出道。我願意跟你去。殺頭槍斃都不怕。留春叫道。把你的重婚女人喚出來一同去。你們兩個共同侵佔我的財產。說着一把拉住了秋塘。

要走。秋塘道：「一身做事，一身當。不要牽累別人。」留春見他虛心，非要逼着佩芝同去不可。秋塘只得又軟了下來，與她說好話。留春益發聲勢洶洶，非錢不可。秋塘生怕被佩芝知道，會引起她的傷心。要求留春寫一張離婚證據，答應給她一萬元贍養費。留春非要十萬不可。講到五萬元，方始成交。秋塘開門欲去取紙筆，誰知門外家人盡行圍繞。佩芝首先攔住道：「秋塘，你們在裏面說的話，我都聽見了。請你不必瞞我。你許她這許多錢，你到那裏去取？你的錢不是已經答應捐給別人了嗎？」秋塘將佩芝拉到一邊去，低聲說道：「免得多是非，與她斷絕了拉倒。」佩芝正色道：「都是你怕是非，才會鬧成這種結果。今天是非找到你門上來了。你還想躲避嗎？我願意跟她去打官司。不願將興學的公款去填她的慾壑。說着便要奔到房中去與留春當面交涉。」秋塘與吟笙夫婦都知道她不是那潑婦的對手，竭力攔阻，也不知佩芝一時那裏來的力氣，掙脫了衆人，排闥直入。秋塘與大家也一湧而進，擁護在佩芝身後。留春看見進來了這許多人，也自吃驚不小，退後了兩步，振起精神，瞪着佩芝。只見佩芝態度鎮靜，很客氣的問道：「你這位女士貴姓？」留春昂然答道：「我叫陶留春，是華秋塘的夫人。人人知道的。」佩芝道：「我也是華秋塘的妻子。嫁給他的時候，聽說他的前妻已經死了。你是

不是那位死去的夫人。留春道。我明明活着。他故意偽造事實。欺騙你的。不幸你相信了他的鬼話。陷入法網。我很替你惋惜。佩芝道。我們既然犯了重婚罪。你就該到法庭去控告。爲甚麼今天又來敲詐錢財呢。留春怒道。秋塘借我十萬元。又答應若中途遺棄。給我一半家產。都有他親筆立據。怎能說我敲詐。這是我顧全你們的面子。你反而不知好歹。我不認識你。你也不配與我說話。秋塘。你答應的和解條件。是否能夠履行。你若不願和解。我有婚書照片。借據等證據。都帶在身上。立刻可以扭你們進警察局去。秋塘囁嚅未答。佩芝慨然說道。秋塘。你儘管跟她去。你也能告她裝死詐欺的。留春此時怒不可遏。一把扭住了佩芝道。你也逃不了干紀。今天被我雙雙捕獲。先告你們一個通奸罪。秋塘過去解勸。被留春反手又是一把。三個人扭作一團。合家都慌了手脚。看見那婦人如此潑辣。都不敢上前得罪她。秋塘覺得太也難堪。教留春鬆手。自願跟她同行。留春罵道。我的目的就是要先丟丟你們的醜。因爲你們的日子過得太寫意了。秋塘與她說軟話。猶想挽回。佩芝厲聲警告。決不願屈服。留春知道今天事情弄僵。將佩芝恨入切骨。緊緊的拖住她往外就走。一羣家人跟在他們身後簇擁而去。剛走到門口。方欲跨下階沿。忽聽得一聲大喝。大家都倒退了兩步。留春

睜目看時。原來是常站在她家門口要錢的那個乞丐。留春叫道。你來幫幫我的忙。抓住他們。不要放他們逃了。乞丐道。你且鬆手。有我在。此說着將大門反手緊閉。家人正欲上前驅逐。乞丐大叫道。不與你們姓華的相干。我是來找自己的老婆。大家聽得都楞住了。那乞丐突然跳過來。伸出一隻污泥的手。一把揪住了留春的頭髮。使勁望地上一摔。只聽得通隆一響。不等她叫喚。又打了她兩記巴掌。打得秋塘佩芝都心驚肉跳。生怕留春又要藉故訛詐。誣指這暴徒是華家買通出來的。反而搶步上前攔阻。那乞丐一脚踏在留春身上。扭過身來向秋塘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口中說道。恩公。你還認識我嗎。秋塘心想平生從未施恩於人。那裏來的這種稱呼。生怕他誤認。正在楞着。佩芝却在傍邊驚叫道。這不是在玄武湖邊投水自盡的人嗎。秋塘我還有些認識他的面目。你怎麼忘記了。那乞丐強笑道。還是這位小姐記心好。秋塘更着急道。我不希望你報甚麼恩。朋友。你快些放了這女人罷。你把她打壞。非但不能報我的恩。反而要害我了。留春此時神志已清。伏在地下叫道。華秋塘。你教人打我好。我與你總算帳。接着她狂喚救命。那乞丐使勁在她胸前踹了一下。留春幾乎不能喘氣。再也喚不出口。秋塘怕在門口。被警察路人聽見。甚是不雅。連聲向乞丐求。

情請他不要暴動。乞丐道：我也不願意與她去見官。請你騰出一間空房來，讓我將她收拾一個痛快。鬧出事來完全由我承當。決不會牽涉到你們身上。因為我與這婦人另有一本清帳要算呢。秋塘只得請他進去。他便扭住了留春的頭髮，倒拖了幾步。秋塘勸他不必如此糟蹋，教她站起來，自己走罷。乞丐道：看在恩公份上，說着將留春一把提了起來。留春料想逃走不脫，她是個乖人，不肯多吃眼前虧。被乞丐扭着胸脯，乖乖的跟着。秋塘引他們到一間僕人的坐起室中，將僕人們遣開。只留佩芝與吟笙在室中，把門砰的一關。此地與街市不通聲氣，任她叫喚也不會使外人聽見。欲知這乞丐將留春關在空屋之中，如何處理，且聽下回分解。

愛 去

先生 著

騷來女士外傳

現 已 排 印

不 日 出 版

惱人春色

汪仲賢著

第三十八回 冤家伺狹路莠草除根 生意滿荒村書香有種

却說這乞丐將留春推在牆角裏。先向秋塘道歉道。華先生。今天甚是抱歉。借你的府上。清理我們的舊債。打攪受驚。種種不該。少停待我叩頭謝罪吧。秋塘問道。看來你也認識這婦人嗎。乞丐笑道。豈但認識。關係極深呢。你看我來審問她的口供。說着當即回頭厲聲問留春道。喂。你睜開了眼眶。細細的看一下。你還認識我嗎。留春當真對他看了一眼。見他滿頭鬚樁。滿頭亂髮。滿面泥垢。滿目兇光。望着有些怕人。不敢對他逼視。又怕他蠻不講理。動手就要打人。只得沉倒了頭。裝作可憐的模樣。低聲說道。你好像常在我家門口要錢的叫化子。我與你無冤無仇。並且我還賙濟過你多次。你何必幫着姓華的來欺負我。乞丐哈哈大笑道。你眼睛裏只認識銀錢鈔票。當然不會認識人了。但是我可永遠認識你的。休說你打扮得像一個妖怪。就是你燒了灰。我還是認識你的。可惜你只會移名改姓。沒有學會脫胎換骨。今天終被我捉住了。留春聽他話裏有因。又偷偷的瞅了幾眼。不

覺臉色慘變。比剛才吃耳光的時候更難看。秋塘急於問道：難道她不姓陶嗎？乞丐咬牙切齒道：她姓田。名叫田玉瑩。她是我的逃妻。我叫黃爾強。我與她在漢口結婚。我原是一個銀行小職員。他與我自由戀愛。我變賣了廣東家產。得了五千塊錢。她就要求與我結婚。同居了半年。我的一份家產被她揮霍完了。廣東我的寡居孀娘也因此氣死。後來她與她的妹子冰瑩。又設計騙我。說是她們在上海有遺產可得。逼我在銀行盜用六千塊錢。給她拿到上海去贖回祖產。再行發賣。據說一轉手間。可得幾十萬家財。我信了她的話。就去冒險私挪行款。滿望她去幾天就能回來。將款子歸還銀行。誰想她們在半路上就寄了一封信給銀行當局。反而告發我盜用行款。家裏的箱子全被她搬空。警察押了我回去抄家。箱中都是些磚瓦。她做了女騙子。只因她自首告發我的舞弊。人家反說她是好人。那時我有口難分。只得度了三年牢獄生活。脫罪以後。身敗名裂。誰也不肯收容我。後來我回上海去找她。她又誣告我搶東西。押了幾個月。我想回漢口去搜集結婚證據。流落在南京。幾乎餓死。所以憤而自殺。幸虧華先生給我盤費。才能到漢口。我今生所遭的顛沛。都是受這女騙子所賜。我恨不得吃她的肉。才能消我胸中積憤呢。說罷又要動手去打留春。秋塘連忙將他拉住。

留春忽然大叫道。誰認識你這叫化子。分明是姓華的買通出來的。我姓陶。你說的是姓田。我平生從未到過漢口。你在活見鬼。黃爾強道。你的計劃很周密。臨行時將婚書照片一齊帶去。使我毫無證據。誰知我在漢口。就到照相館中去添印了兩張結婚照。預備以後走遍天涯尋你報仇。這照片我藏在着肉。用油紙包裏。從未離過一天。拿出來給華先生對證一下。看你還能抵賴嗎。說着便在破衣服中取出一個小紙包。裏面的照片摺疊得很小。就是新郎新娘的面貌沒有損壞。秋塘接過來一看。果然是留春裝扮的新娘。只是那新郎已完全不像是現在的黃爾強了。留春此時振一振精神。恢復了她安閒的態度。昂然說道。你不必與我窮兇極惡。有理到法庭上去講。你去告我好了。黃爾強喝道。你與律師姘識。所以不怕打官司。我偏不與你打官司。索性將你的醜事一齊宣佈出來。留春叫道。你還敢侮辱我嗎。爾強也不理她。對秋塘說道。我到了上海。就想找她報仇。我無法謀生。只得流落做乞丐。在不得已時。也做做剪綵搶帽子的小偷。那天我在垃圾橋頭遇見她坐黃包車經過。我就不肯放鬆。追在她後面。跟到她住的旅館門口。我就去設法弄了些錢來。守候在門口。看見她的女僕徐媽出來。我搭訕與徐媽認識了。徐媽引我到她的家裏。那天晚上又發現了她。

的一件祕密。我看見華少爺與她的姘頭韋律師也來過一次。秋塘急急問道：「那晚我是去送她的。難道她是裝死嗎？」爾強恨恨的說道：「這個婦人的心腸真是狠毒極了。她爲了要敲詐你的錢財，竟不惜將她的親妹子冰瑩毒死。徐媽告訴我，她的妹子死得太可憐了。留春狂叫道：「你有甚麼證據敢說這種話？」爾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冰瑩死時，我在傍邊站着，眼看她七孔流血。你給她吃的藥片，我還留着兩片咧。爲了要證明你的罪惡，徐媽至今還由我養着。你還敢抵賴嗎？」秋塘對留春望了一眼，不覺毛骨悚然。佩芝拉着秋塘的膀子，更嚇得簌簌的戰抖。爾強又繼續說道：「我已知道她改名陶留春，但還不知她與華少爺也有一段糾葛。看見死的是她妹子，却用她自己的名字出面，也覺得奇怪。便命徐媽時時到她匿居的地方去走動，打聽得她們移花接木的方法。才知道這個詭計是專爲對付你華少爺的。我就格外注意了。我手下也收着幾個小廝，三徒弟每日輪流偵查她的行動。今天看見她到你家裏來，我就知道沒有好事。我在門口守了多時，但等她出來，我就想制她的死命。以消我幾年來的積憤。猶恐驚嚇了恩人，所以拉她進來問個明白。秋塘道：「既然她作惡多端，證據確實，就可以立刻報告警察送官懲辦。」爾強笑道：「華少爺，你真是太

忠厚了。她常愛假借法律來敲詐你。你還與她講甚麼法律。我就是吃了法律的苦。依我的主張立刻就能送她的命。說着將拳頭舉起。此時不但留春嚇得魂不附體。就是佩芝也嚇得望吟笙的懷裏亂鑽。秋塘連忙拉住道。你不能動手。免得闖出禍來。黃爾強住手。低頭沉思片刻。忽對秋塘長歎道。我的一生已經斷送在她手裏。即使將她打死也救不得我自己。華少爺你說的話。我無不遵命。你既代她說情。我就瞧在恩人份上。饒她一死。不過放她回去之後。只恐她與韋律師詭計多端。又要想方法害人。說着將留春身上搜索了一遍。並無字據等物。留春道。我也不願意再住在上海了。請你放我一條生路罷。爾強笑道。你說的話。連狗屁都不如。我要你當了韋律師的面立一張字據給我。秋塘道。我也同去。把孔律師也找來。爾強道。華先生是有身份人。不必去與這班無賴談判。只配我們癩三與他辦交涉。請你僱一輛汽車在後門口。我送她去。當面交還給她的現任丈夫韋克剛。秋塘怕惹是非。立刻命人去僱了一輛汽車來。代他們付訖車資。黃爾強向秋塘佩芝連聲道歉。挾了留春出後門去了。秋塘見留春馴如綿羊。垂頭喪氣的跟着爾強登車。心裏覺得萬分愉快。以爲她從此可以不再來纏擾不清了。佩芝却輕輕的對他說道。我看這婦人心地險惡。只怕未必肯

善罷甘休。你還要提防一二。秋塘道：事已至此，我惟有聽其自然。要我提防，我也無從防起。佩芝道：你不如早些將產權交給委員會提存銀行，免得受她的要挾。秋塘連連稱是。當天便去與諸保管委員商量積極進行辦法。並把李濟青也增聘做委員。忙至深夜始歸。明晨秋塘尙未起身。佩芝與吟笙便一路叫喚拿了一張當天的新聞紙進來道：黃爾強鬧出大事來了。秋塘嚇了一大跳。接過報紙來看了一遍。原來黃爾強昨天送留春出去時，已在傍晚時份。到得留春家裏。韋克剛與孔大方都在守着耳聽好消息。留春一進門，立刻翻臉。說黃爾強是強盜。黃爾強本欲見了韋克剛面數罪惡，然後處置留春。誰知留春急不能待，惹得他性起，便抽出一把尖刀將她刺倒。韋克剛與孔大方聞聲出視。黃爾強先將克剛擒住。孔大方自恃有幾分氣力，欲上前幫助。被爾強回手一刀刺個正着。爾強見肇了巨禍，索性將克剛也結果了。三個受傷的人，還是他先斷氣。家裏有一個娘姨，嚇得縮作一團。爾強又將留春踏了幾脚，看看沒有氣了。他怕連累秋塘，自己開直了大門，竟到巡捕房中去投案自首。說明死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因其與妍夫設計陷害，流落多年。今天方始遇見。詎又被其勾結妍夫韋克剛及孔大方二人，反欲誣爾強爲盜匪。持刀恫嚇。爾強爲自衛計，奪刀反抗。

致殺傷三人。爾強呈出與留春結婚證據。捕房當即將他收押。他始終沒有提起留春與秋塘的一重公案。好在留春已死。她謀死妹子的罪惡也不必宣佈。所以報紙上都沒有提及秋塘。爾強只承認她是田玉瑩。秋塘看了爾強的口供。心裏十分感激。暗中請了兩位著名律師爲黃爾強出庭辯護。一面將韋浩東迎養在家裏。請浩東幫同辦理學校中事。浩東與克剛。父子早已恩斷義絕。後來知道了克剛與留春有染。並設計敲詐秋塘。反覺十分羞慚。秋塘却用好言安慰了一番。並出資買了兩口棺木。請浩東出面領回克剛留春的尸首安葬。孔大方自有他的家屬領尸盛殮。浩東去檢點兒子遺物。發現秋塘立給留春的十萬元借據。和永不遺棄留春的字據。和秋塘寫給留春的情書。同攝的照片。都裝在一個大信封裏。另外還尋出一張克剛留春與孔大方三人同立的契約。專爲敲詐秋塘而設。毛姑娘與浩東的女兒則完全沒有下落。不知克剛拐騙到那裏去了。那個老屈死的姘夫看見了報紙。怕受牽累。絕對不敢出頭。克剛與留春的遺物也沒有甚麼值錢東西。浩東托人拍賣。得了幾百元。正夠料理他的債務。諸事妥貼。浩東爲良心驅使。拿了一包字據照片去交還給秋塘。請秋塘銷燬。免貽後患。秋塘十分感愧。見浩東老而無依。就帶了他舉家遷回南通。擇期

先為父親營葬。然後將花園全部改設一座女子職業學校。秋塘移居蕭家。華家的婢僕。老劉留為看守墳塋。小福楊媽留在蕭家供使喚。其餘老成的改充校役。年輕的一律遣散。伯禮的心愛字畫書籍。關一所紀念堂保存。上海的學校另有專員負責。以華氏私產為基金。半年以後。即正式開學。秋塘夫妻都到場舉行開學典禮。社會輿論對於他們的毀家興學。當然有一番表揚。南通的女子學校。因須添建校舍。開學較遲。秋塘夫妻不辭勞瘁。親自督工建築。從前地方人士都說秋塘是一個敗子。想不到他竟能變成一個大教育家。大家都很驚異。開學以後。學生擁擠。成績極佳。秋塘夫婦每日親自上講堂授課。課畢仍舊回到蕭吟笙家安息。竹籬茅舍。布衣蔬食。母女翕壻。度着融融洩洩的生活。絕無一點貴介公子的習氣。黃爾強轉輾上訴。案子拖延了兩年。終於判決了十年徒刑。等他出獄。佩芝已兒女成行。韋浩東早已去世。兩所學校。如果沒有黃爾強除去一害。經費只怕不能如此充足。他也是一個間接功臣。秋塘將他的歷史對新任校長王道一先生說明。就收容他在南通學校當一個庶務員。佩芝相夫教子。成了地方上一個模範女子。到處受人尊敬。有人對她的姊夫余守廉說笑道。這個賢德的夫人原是你的。你現在看她成名。也有些眼紅嗎。余守廉笑

道。我幸虧娶了她的阿姊。現在尙有一份家當可守。如果當年娶了她回來。她也要逼我將財產充公。則我在十年前也與我妹子一樣。早被先父驅逐出門了。原來他的妹子守貞。在佩芳過門未久。也因反對父親與她訂婚。跟她的情夫私奔。余沛南曾登報驅逐守貞。守貞請律師要求分給財產。終被她敲了幾十畝田去。沛南竟因此一氣身亡。佩芳做了紳士太太。難得歸寧。看見佩芝依舊度着清苦生活。嘴裏雖不便多說。心中終有些不以爲然。後來守廉娶了一個城南營的揚州妓女做姨太太。夫妻情同水火。佩芳看見佩芝與秋塘的恩愛十年如一日。才知道物質的享受。敵不過精神的愉快。

——全書完——

